民國叢書

第三編

·55·

文學類

唐詩研究　胡雲翼著

唐代詩學　楊啟高編著

唐詩概論　蘇雪林著

上海書店

唐詩概論

蘇雪林著

目錄

唐詩概論

第一章　唐詩隆盛之原因

唐朝是詩歌的黃金時代，作家之多，作品之富，都表現一種驚人的統計。論作家則中國文學史上的天才詩人半產生於這時代，他們製造無數風格與派別，初唐則有王楊盧駱之美麗，上官儀之婉媚，沈宋之新聲，陳子昂之古風。開元天寶間有李白之飄逸，杜甫之沈鬱，孟浩然之清雅，王維之恬靜，儲光羲之眞率，王昌齡之俊偉，高適岑參之悲壯，李欣常建之超凡。大曆貞元中則有韋應物之雅澹，劉長卿之閑曠，錢起之清贍，皇甫冉兄弟之沖秀，元和之際，則有韓愈之雄奇，李賀之奧麗，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寒瘦。開成而後則有杜牧之豪邁，溫庭筠之綺靡，李商隱之隱僻。由晚唐至於唐末詩人尚復蔚出，各極其才力之所至，卓然成家，絕不致有蹈襲剽竊，拾人餘唾之弊，眞有天地間氣偏

鍾此時之概。

論作品則宋計有功撰唐詩紀事八十一卷，所錄凡一千一百五十家。明高棅編唐詩品彙九十卷，所錄凡六百二十家，詩五千七百餘首，又搜補作家六十一人，詩九百餘首爲拾遺十卷。清聖祖於康熙四十四年，以明胡震亨唐音統籤爲藍本，發內府所藏全唐詩集，命詞臣參互校勘，蒐搜遺缺，爲全唐詩一部，所錄二千三百餘家，九百卷，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其不爲以上諸家所錄而至湮沒不彰者尙不可勝計。詩的形式至唐亦大備：四、五、六、七言，及長短句皆有試作。五古肇自漢，六朝大盛，唐人沿襲舊製而變其風格，別爲唐之五言。七古萌芽宋齊，至唐而正式成立。律詩亦起六朝，但體製未純，沈佺期宋之問出而基礎始奠。排律亦於此時成功。五七絕爲唐代樂府，亦於開元天寶間臻於全盛。至其綜錯離合，千變萬化。更非片言可盡其妙，總而言之，我們知道自唐以後歷五代，兩宋，元明清凡千餘年，詩歌形式無能出唐之範圍，那就够了。

唐詩之所以呈空前發達狀況者，歷來都歸功於科舉。嚴羽說「或謂唐詩之所以勝我朝（宋）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這話很可代表歷代普通意見，然而並非完全

可信。考唐書選舉志最初選舉科目多至十餘，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名目，所試以經爲重，亦常試賦。其後秀才，明經，進士三科試亦僅用策；漸加箴，銘，論，表，等雜文，漸進而用賦；至開元七年才正式以詩取士，而且大詩人如李白杜甫進士榜上都沒他們名字。楊愼說「胡子厚與予論詩曰「人有恆言，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明）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人之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予深服其言。」（升庵詩話）科舉於唐詩既無甚幫助，則唐詩發達原因何在呢？照著者意見以爲有以下幾端：

（一）學術思潮之壯闊　唐爲儒道佛三教並盛的時代。儒教自魏晉之後，漸形不振，隋文統一天下，儒教乃有久蟄思啓之意。北史儒林傳謂文帝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相與講論於東都之下。隋末王通隱居教授，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唐之功臣房玄齡杜如晦皆出其門下。唐太宗爲秦王時銳意經籍，以房杜等十八人爲學士，開文學館相與討論經義，每至夜分而後罷。高祖武德二

年（六一九）詔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子學，四時致祭。太宗封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詔以左邱明卜子夏至杜元凱范甯二十一人配享宣尼廟。又詔令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一百七十卷，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依此本。太學學舍至一千二百區，學子之多可想而知。

至於道教則幾乎為唐的國教，也可說是皇家的正教。蓋唐本姓李，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義之說，以老子為祖，立廟致祭。高宗乾封元年（六六六）追尊老子為玄元皇帝。玄宗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制兩京諸州各置廟。天寶二年（七四三）追尊玄元皇帝為大聖祖玄元皇帝。帝親注道德經，命士庶家藏一部。以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通玄真人，列子為沖虛真人，庚桑子為洞虛真人，所著書都為真經，而以道德經為羣經之首。又設立崇玄館，學生習上列真經以應貢舉。時常召見隱修道士，恩禮備至。貴族公主文人學士出家修道成為風氣，甚至帝王亦在宮受道籙，為道門弟子。燒丹鍊汞之術亦大盛，帝王餌金丹而崩者有太宗，憲宗，（因服丹多躁怒為宦官所弒）武宗，宣宗等。公主諸王服藥致死者前後約逾百數。文人如盧照鄰，李欣，李白，儲光羲，白居易，陸龜蒙均與丹

樂發生過關係。道教之自然主義於浪漫文學有極大影響，如李白神仙諸作固顯明的爲道教思想之驕兒，即王維孟浩然之歌唱自然作品和唯美文學家李商隱關於女道士各詩也受道教發達之賜。我們若說一句大膽的話，謂唐代文化大半帶道家色彩也不爲過。

佛教自東漢輸入中國，到了南北朝而大爲活動。唐貞觀時玄奘法師留學印度十餘年歷一百二十八國，歸時齎經典六百五十餘部與弟子從事翻譯，太宗親製三藏聖教序以寵之。高宗時義淨三藏也航南海赴印度求經，經三十餘國二十五年得經四百餘部而歸。憲宗親迎佛骨以祈福應。文宗時天下寺院多至四萬餘，僧尼七十餘萬人。雖中間有武宗之一番排斥，而宣宗時解禁，勢力又逐漸恢復。至晚唐時儒教勢力完全爲道佛二教壓倒。當時佛教共有十三宗，實際上則律，論，淨土，禪，天台，華嚴，法相，眞言八宗比較重要。

除此三大教之外，尙有祆教，摩尼教，景教，回教雖傳入中國時代之先後不同，而建寺僧受法律保障則始於唐代。

戰國時百家爭鳴，所以學術之進步有一日千里之觀。唐代匯各種宗教於一處洄漩盪激，激起

思想界壯闊的波瀾，文學受他影響，自不待論。

（二）政治社會背景之絢爛　唐自太宗講究文治，任用賢臣，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在位二十三年而天下大治。唐書太宗本紀說貞觀四年全國大稔，米價甚賤，東至於海，南至於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終歲僅斷死四二十九人，幾於刑措。玄宗即位之初，亦復勵精圖治，詩人杜甫憶昔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舊唐書亦說開元末年頻歲豐稔，京師米價斛不盈百。天下乂安，雖行萬里不持寸刃。社會有這一百多年的穩定，文化自然容易發展。

而且唐代對外武功之盛，也為秦漢以來所未有。唐初四十年的用兵，滅突厥，摧吐蕃，服吐谷渾，龜茲，波斯，招徠新羅，日本，擊滅百濟，高麗，都改易名王設都護以監之。又征天竺，俘其王，與大食國通商。南洋諸國像現在的交趾，柬埔塞，暹邏，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爭先稱藩入貢。綜計唐聲威所被，東至日本海，北達西比利亞，西被底格里斯河，南極印度洋，為空前東亞的大帝國。

那時夷狄外邦，不但屈於中國的武力，而且慕我文化，甘心歸順，或以仕於朝中，或以附為婚姻

爲榮。歷史上可豔稱的故事不壹而足，今且述其一二則以概其餘。像貞觀八年高祖置酒未央宮，命突厥頡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長馮智戴詠詩，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奉觴上壽因說『臣早蒙慈訓，教以文道，爰從義旗，平定京邑……三數年間，混一區宇……今上天垂祐，時和歲阜，被髮左衽，並爲臣妾。此豈臣智力，皆由上稟聖算。』高祖大悅，羣臣皆呼萬歲，極夜方能。（見舊唐書高祖本紀）太宗賦詩有『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咸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衛文鷁』（幸武功慶善宮）『百蠻奉遐贐，萬國朝未央……車軌同八表，書文混四方』（正日臨朝）及『九夷簉瑤席，五狄列瓊筵』（春日玄武門宴羣臣）等句。當時四夷賓服，八荒懷柔的盛況，可以想見一二。吐蕃王棄臣弄讚羨突厥吐谷渾皆尙唐公主，遣使多齎金寶求婚，太宗因其道遠不許。弄讚疑鄰國離間，至於大動干戈，又興師內犯，太宗討平他之後始妻以文成公主。弄讚大喜，執子壻禮於護送使臣江夏王道宗，慕中國衣服儀從之美，自服紈綺爲華風以見公主。且以先世未有與帝女結婚的，特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公主惡其國人以赭塗面之俗，便下令禁止，公主好佛，卽廣築佛寺，令國人悉皈依佛教。（見唐書吐蕃傳）又新羅，百濟，高昌，吐蕃均派遣子弟入國子監

受詩書升講筵者八千餘人。復由中國敦請儒者至其國典章奏。日本屢遣僧徒學生來唐留學，日本之有文化實自唐代始。

這時唐成秦漢以後最大帝國，又爲亞洲文化的代表，民族活動力既極其強大，則創造的意識當然也極其覺醒。而且交通便利，中外文化易於溝通，從前沒有見過的人物，沒有認識的東西，沒有經歷的境地現在也都一一領略到，人民眼界之廣，心胸之闊，智識之富，思想之超越深邃，均超軼任何時代。法國路易十四時國勢鼎盛，爲歐洲盟主，國內文化也突飛躍進，西洋史家目之爲『大世紀』。唐代在那時也可說是『大世紀』所以一切音樂，繪畫，雕刻，建築都有非常的進步，談到文學，則數百年相傳的舊調子，自束縛他們不住了。

（三）文學格調創造之努力　胡適說『一切文學都從民間來』這眞是文學史一條黃金定律。民間文學無非是些樂府歌謠之類。中國文學史上文人擬民間樂府曾有幾次光榮的成就。第一次是建安時代，因此而有五言詩時代出現。第二次便是盛唐了。至於六朝人士擬子歌等小歌倘不足計算。胡適又說『建安時期的主要事業在於制作樂府歌辭，在於文人用古樂府的舊府的舊

曲改作新詞，開元天寶時期主要事業也在於制作樂府歌辭，在於繼續建安曹氏父子的事業，用活的語言，同新的意境，創造樂府新詞』（白話文學史二六一頁）唐人對於這種文學工作，似已有一種自覺的意識，所以極力推重建安。陳子昂與東方虬脩竹篇序『……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又說『漢魏風骨晉宋莫傳』李白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又說『蓬萊文章建安骨』元稹杜工部墓誌『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其遒壯抑揚，寃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其他推崇建安之語尚多，他們建安時代的偉大，正是他們認識自己時代的偉大。

唐人創作樂府可分爲兩方面。一方面爲帝王之提倡，唐太宗雖馬上得天下而頗富於文學天才，所作不脫齊梁餘習，而氣象宏偉，自足表示開國皇帝的氣象。他的媳婦武后也是一個愛好文學的君主，嘗命上官婉兒衡量人才。又常在紫宮七寶帳與諸文臣分韻賦詩。今所傳宋之問『明月夜珠』雖屬律詩而實作以應新翻御製曲之選，也可說是樂府之一種。以後此種風氣愈爲發達，唐書李適傳『景龍中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

宴蒲桃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屠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明皇解音律，常使詞臣造爲樂府新詞，李白清平調明皇曾觀譜之入玉笛。王昌齡王之渙，崔顥李頎都精於新樂府。公主貴人亦喜此道，有獻新樂府者可以得官。

一方面則爲詩人自己的制作，這也可分爲兩面，一爲沿用樂府古題而自作新辭，李白爲代表；一爲用古樂府的精神來創造新樂府，杜甫白居易等爲代表。李白雖沿用樂府古題而不拘原意也不拘原聲調，其實就算創作。他的長短歌行體裁與自作樂府也相似，但並沒有自命爲樂府而已。天寶大亂後文學由浪漫一變而爲寫實，覺得沿用樂府古題實嫌拘束，故自我作古，另創題目，杜甫的三別三吏便是這類文學的代表。惟亦未自以新樂府自命。至李紳元稹白居易方正式提出『新樂府』三字。

制作樂府原不算什麼稀罕，然而唐人能淸楚認識文學自然的趨勢，用民歌活的言語活的境界來寫新文藝，使詩歌內容充實，形額翻出無數花樣，豈非値得敍述的一件事。

第二章　唐詩變遷之概況

歷來唐詩的分期法各有不同。嚴羽滄浪詩話『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詩則聲聞辟支果也』。他雖未標明中唐，但以大曆為另一個時代則彰彰明甚。又將唐詩劃為五體，一，唐初體，二，盛唐體，三，大曆體，四，元和體，五，晚唐體。則又像由三分法而為五分法了。

明高棅編唐詩品彙承嚴羽遺意，將唐詩分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旁流九格而以『初』『盛』『中』『晚』四個階段括之，見於他的唐詩品彙序。他這分法不但得明清以來大部份人的擁護，現在論唐詩者還不敢出他的範圍。惟後人雖用初盛中晚的名目，而年代比高氏略有更動，今括普通意見為表如下：

初唐　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開元初約九十餘年。

盛唐　由開元天寶至代宗大曆初約五十餘年。
中唐　由大曆初至文宗太和九年約七十餘年。
晚唐　文宗開成初至昭宗天祐三年約八十餘年。

高氏將柳宗元，韓愈，元稹，白居易，李賀，盧仝，孟郊，賈島歸入晚唐，後人則歸之於中唐，這又是不同之點。

近來胡適著白話文學史，其分期法又獨出心裁。他以初唐爲白話詩時期，舉王梵志王績爲代表，卽四傑的作品也說有白話的傾向。盛唐分爲兩個時期，天寶大亂前爲浪漫文學時代，大亂後直到中唐的韓孟元白爲寫實文學時代。至於晚唐則白話文學史卷中尚未出版，不知作何說法。

陸侃如馮沅君合著的中國詩史卷中，則將全部唐詩分爲李白杜甫兩大時代。初唐至天寶前的詩歌一概歸入李白時代，天寶後至晚唐一概歸入杜甫時代。

平心論之，前人初盛中晚的分法，窒礙牽強之處固多，而近人以一個大作家代表千變萬化的宗派，也嫌武斷。現在我除不信初唐爲白話詩時代外，浪漫寫實則採用胡適的話又參以個人自己

的意見，將有唐一代詩歌分爲五個時期：

第一期 繼承齊梁古典作風的時期。

第二期 浪漫文學隆盛的時期。

第三期 寫實文學誕生的時期。

第四期 唯美文學發達的時期。

第五期 唐詩的衰頹的時期。

第一期自唐初至於開元初，約九十年。王績，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張九齡都是本期重要人物。

談文學史者每喜以歷朝朝代劃分文學的時代，好像朝代一換，文學便立刻改變色彩似的。其實，我承認政治社會的大變動能够影響文學，至於朝代的長短國號的更換，則和文學沒有多大關係。有時候朝廷上換了幾姓皇帝，而文學潮流進行如故，有時候文學已改變方向，而政局依然未動。像宋初的九僧沿襲賈島的寒儉幽僻；楊億劉筠等學李商隱號西崑體，經過四十年之久，至梅堯臣

蘇舜欽而宋詩略有變化，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等出而宋詩之旗幟始換，壁壘一新，這是前者之例。明初詩歌不脫元人纖麗之習，前後七子出而詩體一變，公安派出而再變，竟陵派出而三變；又如民國肇立至今共二十二年，而五四前的文學與五四後的文學要截然劃分爲兩個時代，這是後者之例。

中國文學兩漢以辭賦爲主，近於西洋之古典主義，建安之後直至魏晉則爲浪漫主義的時代。到了齊梁發明聲律之學，詩人們辨彰淸濁，掎摭利弊，酷裁八病，碎用四聲，結果便產生了一種「近體」詩。這種近體其實卽後來律詩的胚胎。而且詩於到梁陳專講用字的妖豔，音節的諧媚，竟弄得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又變成了古典主義了。隋初欲變之而未果，唐初四傑沈宋等也不過承繼此體而廣之，並沒有什麽特異的表現，所以我們把唐初九十年間的詩歌劃入六朝範圍，也沒有什麽不可。至於王績寒山子陳子昂特立於這個風氣之外，那又不可一概而論的了。

第二期自開元初至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之亂約四十餘年。李白，王維，孟浩然，適高，岑參，李頎，崔顥，王昌齡，都是本期重要人物。

建安以後梁陳以前，固然可說是浪漫主義的時代，不過除曹植，陶潛，阮籍，鮑照四人以外，其餘作家天才都在第二三流以下，所以不能和西洋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浪漫文學放射同樣壯麗的光彩，至開天時王孟岑高崔李才學均爲不可多得，絕代天才李白也誕生在這時代，又加以政治社會的背景之絢爛，而後浪漫文學始如月到中天，光華圓滿。潮來八月，聲勢驚人。

這時期的文學形式上則打破聲調格律的枷鎖，掃除妃白儷黃的惡習，而向自由解放的道路上走。內容則六朝以來風花雪月呆板的描寫，變爲變化多端大自然的追求：凡長江大河之壯觀，深山茂林之幽奧，浩蕩洞庭，艱難蜀道，天山雨雪，瀚海飛沙，一一奔湊詩人腕下；東漢以來淺薄的浮世享樂主義，進而爲深罣厭世哲學觀的頹廢派，或成爲肥遯鳴高享受田園清福的隱逸派，魏晉以來空泛的游俠歌頌如白馬篇，少年行之類，變成蒼涼悲壯的邊庭實錄，梁陳以來華豔風流的宮體，變爲代受壓迫的婦女聲訴的宮怨文學。

中國民族自漢以後即漸呈衰老之態，晉後與異族血液混合，釀醞數百年，至唐而又恢復青春，所以民族活動力強盛，其文學也新鮮，熱烈，充滿蓬勃的朝氣，與潑刺的精神，與六朝以來懨懨無氣

的女性文學不可同日而語。而其最青春的一時期則宜以這四十餘年浪漫文學爲代表。

第三期自天寶大亂後至長慶之際約六十餘年。杜甫、韓愈，孟郊，賈島，白居易，元稹，以及韋應物，劉長卿，張籍，王建大曆十子等均爲本期的重要人物。

浪漫文學正當全盛，何以急轉直下變成寫實？原來唐自開元天寶之極盛，國富民康，物質的享受過於豐裕，上下酣嬉，政治腐敗，及漁陽鼙鼓動地而來，君臣束手，竟無法可以抵禦。卒致兩京陷落，宮闕蒙塵，玄宗倉皇西狩。安祿山史思明的勢力如火燎原，不久蔓延中國北部。中興名將郭子儀李光弼等費了無窮氣力兼借外族之助，才將這次大亂戡定。不過中央政府的威權終於不能恢復，釀成宦官擅權藩鎮割據之局，住苒至於五代而唐祚終屋！

天寶大亂延長至七八年。這七八年大流血大破壞之中，不但政治秩序紊亂不堪，社會經濟也大崩潰，人民或死於兵燹，或塡於溝壑，顚沛流離，莫可告語，極人世不堪之慘。這時候一般人的太平迷夢早已打破。而詩人飽經亂離之苦，對時代更有深刻的認識，文學的態度也就一變而爲嚴肅，認眞，深沈。而寫實文學便於這時代勃然以興。胡適說：

「向來論唐詩的人都不曾明白這個重要的區別。他們只會攏統地誇說「盛唐」却不知開元天寶的詩人與天寶以後的詩人有根本上的不同。開元天寶是盛世，是太平世；故這個時代的文學只是歌舞昇平的文學，內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是個亂離的社會，故這個時代的文學，是呼號愁苦的文學，是痛定思痛的文學，內容是寫實的，意境是平實的。』（白話文學史三一〇頁）

這眞是千餘年來未有之議論，以後我們論唐詩都當以此爲準。

寫實文學以杜甫開其端，元結顧況則可算他的同志。大曆後文學頗少時代色彩，但做詩的態度都很認眞。也可說受了寫實主義洗禮的結果。韓愈一派雖以險怪見長，而內容亦注重人生問題，可說是三分浪漫七分寫實的特別派。白居易元稹直繼杜甫衣鉢，並變本加厲而爲功利派。都有成爲系統的理論爲寫實文學張目。李賀雖爲元和詩人而他取經宮體自成一體，應當將他算做唯美文學的先驅，不算本期之內。

第四期自長慶末至大中末約三十餘年，李商隱，溫飛卿，杜牧爲本期重要人物。

今之論唐詩者把李商隱歸入杜甫的時代，此說蓋本之宋人。王安石云『唐人知學者杜而得其藩籬非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史，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沈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無以過也。』（蔡寬夫詩話）葉夢得說：『唐人學老杜惟商隱一人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彷彿。』（石林詩話）賀裳說：『義山綺才豔骨，作古詩乃學少陵如井泥驕兒……頗能質樸，然已時露豔語（載酒園詩話）朱弁謂商隱的『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之類，置之杜集中亦無愧。（風月堂詩話）至宋以後何義門亦謂晚唐中牧之義山俱學杜甫，又謂其五言出庾開府，七言出杜工部，兼學劉夢得。（讀書記）宋犖說晚唐李義山刻意學杜，亦是精麗。（漫堂詩話）衆口一詞，牢不可破，好像李商隱與杜甫眞有什麼淵源似的。要知杜甫的長處在沈默鬱挫悲壯蒼涼，精麗不過是他的一格，若說商隱詩的精麗是由杜甫學來，則話他學沈佺期，宋之問豈不更爲切合？

杜甫是寫實主義的開山祖師，影響後世原極偉大，宋人推崇他，不啻人尊周孔，江河之朝宗，而江西詩派奉之爲不祧之祖，更崇拜得五體投地。明王世貞李攀龍高唱文主秦漢，詩規盛唐，也以杜

甫爲偶像，餘波至錢謙益而未已。最近二三十年詩壇以江西派爲宗，杜之勢力亦迄未搖動。千餘年來我們這位詩人高坐黃金寶座，儼然南面稱尊，李杜雖並稱，李實未嘗有此榮耀。不過說也奇怪，這位詩界之王，在他當代倒並沒有這樣威靈顯赫，元白創功利文學明白承認受他啟示，此外則韓愈的險怪，和大歷後詩人認真的風氣雖受他影響，卻都不肯明說，而且中唐青年詩人李賀便異軍突起，不肯受他拘束，到了李商隱同他更沒甚關係了。所以以李商隱歸入杜甫時代，我以爲不大妥當。

大約李商隱一派的作品，表面則聲調鏗鏘，顏色華美，結構精密，對偶工切，近於西洋一八六〇年間繼浪漫而起之高蹈派。而句法排列，故意不照尋常習慣，措詞造語，又必曖昧隱約，曲折深奧，使讀者尋味再三，尚不能得其正確命意。故說者謂其如朦朧的黃昏，黯澹的夜色，月下清風飄拂的花香，則又與西洋象徵主義的文學有相似之點。這派文學實開中國詩歌之新境，爲歷來所未有。古人也說『詩莫備有唐三百年，自初唐之渾融變而爲中唐之清逸，至晚唐則光芒四射，不可端倪，如入鮫人之室，謁天孫之宮，文彩機杼，變化錯陳。』可見古人已於下意識中感覺到晚唐已成爲一個新時代了。那麼我們將溫李等劃爲一個時期與浪漫寫實並立，想不算什麼好奇之論吧？

第五期自咸通初至於天祐三年約四十餘年。這時唐詩氣運已完，第一流作家已絕迹，所有作品都沿襲前人餘緒，不能推陳出新，比較重要的詩人有韓偓，陸龜蒙，皮日休，司空圖等，次亦有趙嘏，方千，羅隱，許渾，馬戴等。詩的派別見本書第二十章，此處不詳述。

以上雖將唐代詩歌分期定出。但亦未必十分妥當。一則天下東西本非生來讓你分類的，二則詩派源流的長短和詩人壽數的長短也都不定。要說明確地知道某派起於何時迄於何時，某人的影響始於何日終於何日，安排得整齊清楚，刀斬斧截，像算學公式一般，那就不啻癡人說夢。譬如本書陳子昂原屬初唐詩人，死於沈佺期宋之問之前，而我們因他爲盛唐文學的先驅，所以劃入第二期範圍裏。李賀原屬中唐詩人，比韓愈早死十年，比白居易早死三十年，我們因他爲晚唐唯美文學的啓示者，也只好移在韓白後面來講。本書所謂唐末詩人多與晚唐詩人同時，祇因他們乃屬依傍一路，惟有與其他依傍家放在一處討論。更如古典，浪漫，寫實，唯美，等等名目雖取之西洋而與原來意義亦未必盡合，不過爲分別便利起見，借用而已。舉此數例以概其餘，則可知文學分類之不易。

第三章　初唐四傑

所謂初唐四傑乃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位詩人。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爲隋末大儒王通之孫，詩人王績的姪孫。六歲善文辭。後渡海省父於交趾溺水驚悸而卒，年僅二十九。（六四七——六七五）

他嘗於滕王閣作賦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一聯膾炙人口。其詩：

滕王高閣臨江渚，珮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楊炯華陰人，十一歲舉神童，長善屬文，恃才倨傲，聞人『王楊盧駱』之稱，便說『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後卒於盈川令，世稱楊盈川。（約六九五——七〇〇）

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十歲卽從曹憲王儀方授蒼雅，爲彭王府典籤，王稱之爲『寡人之相如』。

後得痲瘋疾與親友訣別，投穎水而死。（約六五〇——六八九）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屬文，武后時爲徐敬業傳檄討武后罪，后得檄但嘻笑讀之，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誰託？」矍然改容問誰作，答以駱賓王，后曰「宰相安得失其人！」敬業敗，伏誅。—或傳其亡命爲僧在杭州靈隱寺與宋之問聯句云云，不確。此根據舊唐書本傳及李勣傳附之徐敬業傳改正）

他曾作帝京篇傳誦於世，以五七言綜錯鋪排如兩京三都而風流冶豔，活潑生動，不似漢賦板重，果屬創體。

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秦塞重關一百六，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嶔崟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當時一旦擅豪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摶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黃雀徒巢桂，青門遂種瓜。黃金銷鑠素絲變，一貴一賤交情見。紅顏宿昔白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故人有湮淪，新知無意氣，灰死韓安國，羅傷翟廷尉。

四傑於音節極爲講究，所以詩歌均富於音樂之美。何左復明月篇敍「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

歌，反在少陵之上，說者謂其有功於風雅」王士禎雖有「莫把刀圭誤後賢」的抗議，但讀四傑之作而發見其「可歌」不能謂其無見。四傑作品對音節的講究，有如下的幾項：

（一）隔句押韻　王勃的採蓮曲很爲有名。其中有句云「官道城南把桑葉，何如江上採蓮花。蓮花復蓮花，花葉何稠疊。葉翠本羞眉，花紅强似頰，佳人不在前，悵望別離時，牽花憐共蒂，折藕愛連絲，故情無處所，新物從華滋，不惜西津交佩解，還羞北海雁書遲。」

陸侃如指出這首詩「官道城南把桑葉」與下文「疊」「頰」兩韻相押；而「葉翠本羞眉」又與下文「茲」「時」「絲」「滋」相押。又盧照鄰長安古意也有同樣的嘗試。（中國詩史六八九頁）雖然我們在四傑詩中更尋不出第三例子，但採蓮曲的押韻款式不能說他是無意的暗合。

（二）多用鉤句　陸氏稱此爲「疊句」，但我覺得這種句子連上接下，其功用等於工具中之鉸鏈，非排列式之疊句可比，所以杜撰此名。三百篇大雅文王第二章爲應用「鉤句」最早之作品，其後曹植贈白馬王彪，六朝西洲曲亦有模仿。但他們不過偶一用之以爲游戲而已，四傑則除楊

烱外每作七言必用鉤句，而且法則變化無窮，竟成爲他們作品特色之一。王勃採蓮曲「相思苦」「今已暮」已爲陸氏舉出，今更舉數則：

第一式（單鉤）

百丈遊絲爭繞樹，一羣嬌鳥共啼花；啼花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盧照鄰長安古意）

第二式（雙鉤）

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比目鴛鴦眞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同前）

第三式（單鉤變例）

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窗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鄰。（駱賓王帝京篇）

第四式（雙鉤變例）

千回鳥信說衆諸，百過鶯啼說長短；長短衆諸判不尋，千回百過浪關心。（同前）

還有些例子不及細錄。盧照鄰長安古意共用鉤句五處，駱賓王帝京篇五處，疇昔篇二處，豔情

代郭氏答盧照鄰三處，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七處。

（三）駢句　駱賓王之「莫言貧賤無人重，莫言富貴應須種」「也知京洛多佳麗，也知山岫遙虧蔽」「誰分迢迢經兩歲，誰能脈脈待三秋」「箇時無數併妖妍，箇裏無窮總可憐」「此時空牀難獨守，此日別離那可久」盧照鄰之「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王公」「若箇遊人不競攀，若箇娼家不來折」都是他們獨創的風格，惟一首詩中連用鉤句五六處，又用排句兩三處，常不免顯出結構上的單調，所以此法差不多及身而絕，沒有傳人。

此外則字句秀媚，如盧照鄰長安古意「百丈遊絲爭繞樹，一羣嬌鳥共啼花。」「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唯見青松在，」駱賓王帝京篇「小堂綺帳二千戶，大道朱樓十二重」疇昔篇「不應白髮頓成絲，直為黃河暗如漆」都是可歌詠之句。

王世貞藝苑卮言「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采華麗，固緣陳隋之遺，骨氣翩翩，意象境界超然勝之。五言遂為律家正始。內子安稍近樂府，楊盧尚宗漢魏，賓王長歌雖極浮靡，亦有微疵，而綴玉聯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近人遂謂四傑奠定五律七古基礎，以賓王獄中聞蟬及所作七古之多

爲證，（中國詩史六七五——六七七）但這話不見得完全可信。以五律論自齊梁間音韻之學出世，四聲八病，講求得非常苛碎，梁陳時何遜陰鏗以『苦用心』著名，鏗詩尤具五律規模，四傑於五律雖多做了幾首，而比之陰鏗進步亦有限，試看以下兩首之比較便知：

懷土臨霞觀，思歸望石門。瞻雲望鳥道，對柳憶家園。寒田穫裏靜，野日燒中昏，信美知何益，傷心自有源。（陰鏗登樓望鄉）

百年懷土望，千里倦遊情。高低尋戍道，遠近聽泉聲。磵葉才分色，山花不辨名。羇心何處盡，風急暮猿清。（王勃麻平晚行）

句的平仄甚爲嚴格，而章的平仄則否，駱賓王獄中聞蟬不過偶合於五律的法則，並非有意的提倡。以七古而論：則王勃集中有五首，盧照鄰三首，駱賓王六首，楊炯未有嘗試。王盧均不脫樂府範圍，賓王稍能自肆於繩墨之外。他的豔情代女道士王靈妃作都能脫離樂府舊套而獨立。但往往過長，發言亦過於蕪雜，尙不及王盧之明淨。王世貞謂其『亦有微疵』信然。且六朝時鮑照有行路難十八首，梁武帝，庾信，陳後主七古尤多。隋末詩人楊師道闕題，唐太宗時王宏之從軍行，陳子良之於

塞北春月思歸、閻立本之巫山高；高宗時上官儀之和太尉戲贈高陽公均作七古體。四傑比他們多做一二篇卽以提倡之功歸之，我以爲這話是勉強的。

評四傑詩文最早者爲杜甫，他戲爲云絕句之二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汝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之三云：『縱使王楊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汝曹！』在這兩首詩裏可見四傑在初唐數十年中雖著盛譽，則杜甫時代已紛紛被人集矢了。雖說文學風氣的轉移過速，而四傑紹承梁陳遺風，除氣象略加博大外，更無等貢獻，也是爲人不滿的原因之一吧？

第四章　沈宋與律詩

律詩自梁陳以來逐漸進化，到了沈宋時代又有一度有意的『律詩運動』而且『律詩』二字的名目也是那時才有的。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

切，穩順聲勢，謂之「律詩」。於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新唐書文藝傳中宋之問傳』漢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蘇李即蘇武和李陵，前人謂其爲五言詩之祖。作風與沈宋本不相類，但漢至六朝爲五言詩時代，唐爲近體詩——即律絕——時代，以沈宋與蘇李並論，可見含有他們劃分時代的暗示；嚴羽滄浪詩話『風雅頌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兩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王世貞藝苑卮言『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而法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又胡應麟詩藪『五言律體兆自梁陳，唐初四子靡縟相矜，時或拗澀未堪正始。神龍以還，卓然成調。沈宋蘇李合軌於前，王孟高岑並馳於後。新製迭出，古體攸分，實詞章改革之大機，氣運推遷之一會也』這些話都能認淸時代，允稱卓識。

宋之問字延淸，一名少連，汾州人。偉儀貌弱冠知名，武后時與楊烱分值內教，時張易之有寵，之問與閻朝隱等傾心媚附。易之敗，貶龍州參軍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仲之欲殺武三思，之問上書告

密，由是擢官，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諂事太平公主。及安樂公主權盛，又去攀附。睿宗立以其猾險盈惡，詔流欽州，尋賜死。（六五〇——七一二）

沈佺期字雲卿，內黃人。及進士第，累除協事中。張易之敗，長流驩洲，神龍中召見拜起居郎，歷官至太子詹事，開元初卒（約六五〇至七一五）。

二人都是醉心利祿諂佞無恥的小人，其對於當日詩境的貢獻比四傑偉大，就是上文所說的「律詩運動」了。律詩爲什麼在他二人時樹立基礎，也有原因。一則它自齊梁以來經過幾百年的醞釀，到這時應當成熟；二則律詩的要素是「對偶」，此事講求亦已由來已久，文心雕龍麗辭篇已有「四對」之說，上官儀更創爲「六對」和「八對」（詩苑類格）其精密較文心更進。唐書又稱儀詩綺錯婉媚，人多效之，謂爲「上官體」，其實不過對偶工切而已。沈宋有此憑籍，奠定律詩基礎，當然更不費力；三則唐初一百年間帝后均好文學，羣臣應制之作不可勝數，應制詩本是一種應酬文藝，除歌功頌德之外別無內容，故形式特別注重；而且帝王遊幸宴會之際，偶爾高興命詞臣應制，誰的詩先成，誰可先得獎賞，所以這類詩章的體裁自然生出一種限制，而律詩更易成功了。沈宋

爲武后朝文學侍從之臣，集中之詩十之四五爲應制之作，其提倡「律詩運動」實可謂出於帝王之鎔陶。現引他們五七律各一首於下：

倚櫂望茲川，銷魂獨黯然。鄉連江北樹，雲斷日南天。劍別龍初沒，書歸雁不傳。離舟意無限，催渡復催年。（宋渡吳江別王長史）

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長照漢家營。少婦含春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爲取龍城？（沈雜詩三首之一）

青門路接鳳凰台，素滻宸遊龍騎來。澗草自迎香輦合，巖花應待御筵開。文移北斗成天象，酒遞南山作壽杯。此日侍臣將石去，共歡明主賜金回。（宋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浪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謂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沈古意呈補闕喬知之）

我們再把贊助律詩成立的幾個詩人略述一述。四傑之後杜審言，李嶠，崔融，蘇味道稱爲「四友」四人中杜審言對律體的功績更不容埋沒。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其年代約當公元六四五至七一〇其五律以渾厚名，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凡例「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端，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大備。神龍之世陳（子昂）杜沈宋如渾金璞玉不須追琢，自饒名貴。」又評審言律詩云「初唐五律不用雕鏤，後人雕鏤者正不能到。故曰大巧若拙，陳杜沈宋足以當之」此外則五言長律漸具規模，也可以說是杜審言的貢獻。宋謝靈運爲五言詩首尾皆偶，顏延年謝瞻亦然，這雖非排律的體裁但已接近了。唐初詩人上官儀的安德山池宴集奉和秋日即目應制都是很像樣的排律。其同時詩人集中六韻七韻之排律幾於俯拾即是。四傑集中此體亦多。雖無排律之名卻都有排律之實（排律之名係明高棅截取元稹杜工部墓誌中「排比聲律」二字爲之。古未常有。）沈佺期宋之問所作雖比較的「富贍精工」（胡應麟語）而沿襲舊製，長不過六韻八韻，很少到十韻以上者。至杜審言則贈崔融詩長二十韻，和李大夫嗣眞奉使存撫河東長至四十韻，後來他的孫子杜甫喜作長篇排律，「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蔡夢弼謂黃魯直常言杜子美詩法出杜審言（草堂詩話）胡元任亦說老杜詩法乃家學所傳（苕溪漁隱詩話）殊可信。

此外則崔湜閻朝隱劉元濟盧藏用，馬懷素，武平一，上官婉兒都是那時一個團體的作家，風格多少有些相近不多敍了。

第五章　初唐幾個白話詩人

自齊梁至陳文學作風都是一綫相傳的。在隋代雖有幾個政治人物想提倡古樸而沒甚效果。（見下章）但隋代却產了幾個白話詩人，一個是王績，一個是王梵志。因爲他們對於當代文壇並沒有多大影響，所以他們的時代雖比四傑沈宋較前，我却要將他們排在這章來講。

王績的詩名在初唐固不能與四傑沈宋相競。但元人楊元弘編了一部唐音把他刊於『正音』第一人。王梵志則唐時幾無人知道，宋時始漸有稱之者。近胡適著白話文學史將他大大表彰一番，他才在文學史上佔一地位。

王績（約五九〇——六五〇）字無功，絳州龍門人，爲王通之弟。性簡放嗜酒。唐書隱逸傳，本

傳載其有趣軼事甚多，讀之令人想見其風度。他有時入仕途却是爲了美酒，性情大似陶潛、所以作風也天然似陶了。其詩之佳者爲白話化的田家歌頌和山居雜興。而小詩更有風味。

石苔應可踐，叢林幸易攀。青溪歸路直，乘月夜歌還。（夜還東溪）

爲向東溪道，人來路漸賒。山中春酒熟，何處得停家。（山中別李處士）

春來日漸長，醉客喜年光。稍覺池亭好，偏宜酒甕香。（初春）

阮籍醒時少，陶潛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來與且長歌。（醉後）

浮生知幾日，無狀逐空名。不如多釀酒，時向竹林傾。（獨酌）

北場芸藿罷，東皋刈麥歸。相逢秋月滿，更值夜螢飛。（秋夜喜遇王處士）

五絕在六朝時本已發達，但因爲它是從子夜，歡子，懊憹……吳語文學變化而來，所以文人擬作，也不脫豔情本色。——如梁武帝子夜四時歌，團扇歌；陳后主自君之出矣。——這與宋初小令體詞專紀戀愛的形況相似。其後用之咏物，如咏舞，咏歌，咏七夕穿針，咏燈，也大半帶着豔情色彩。若說自由抒寫情感，或描畫自然風景，則一部六朝詩集很難尋出幾個例子。至於將陶潛田園詩風趣表

現之於寥寥二十字之中，王績還算是第一個。後來他姪孫王勃的山扉夜坐，春園都感染他的作風而寫的。而王維裴迪的輞川雜詩怕也是仿他呢。

王梵志的事蹟最早見於唐人馮翊的桂苑叢談（唐代叢書初集）其後太平廣志也有差不多的記載。他生於隋文帝時，相傳是林檎樹的瘿裏長出來的。其詩集據胡適的搜羅共有四種本子。現引其爲人所稱的詩數首。

梵志翻着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個，莫嫌沒滋味。

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担柴漢，心下較些子。

世無百年人，強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

這類詩用白話寫成，易於通俗所以民間流傳甚盛。但思想則並不超卓，所表現的都是中國傳統的樂天知命的人生觀，而且還是庸俗化了的。像「他人騎大馬，」後來衍爲『他人騎馬我騎驢』，正是使中國民族停滯不進的下劣思想。不過王梵志有幾首詩，陸氏謂爲「貧而樂」的作品，却也

別有風味。

吾有十畝田，種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樹，綠豆兩三窠。熱便池中浴，涼便岸上歌。遨遊自取足，誰能奈我何！

草屋足風塵，牀無破氈臥。客來且喚入，地鋪稿薦坐。家裏元無炭，抑麻且吹火。白酒瓦鉢藏，鐺子兩脚破。鹿脯三四條，石鹽五六課。看客只寧馨，從你痛笑我。

寒山子和他的道侶豐干拾得事迹之神秘，差不多和王梵志一樣。寒山詩的後序，說他是貞觀初的人。太平廣記寒山子一條又說他是大歷中人。時代一下子由七世紀初搬到八世紀初了。近來胡適考證他爲八世紀人。第一以他的詩曾受王梵志影響知其生於梵志之後，第二根據太平廣記的記載。至於豐干拾得胡氏認爲後人逐漸附麗上去的，其詩皆後人仿作。（白話文學二四二——二五二頁）

寒山子有人說他是個道士，有人說他是和尚，但據寒山詩集看來他的詩有『投輦從賢婦，巾車有孝兒』及『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喎喎』可見他不過是個挈家隱居之士。他的思想忽儒，忽佛，

忽道，見解也不是怎樣高尙超脫，正是民衆詩人本色。

東家一老婆，富來三五年。昔日貧於我，今笑我無錢。渠笑我在後，我笑渠在前。相笑儻不止，東邊復西邊。

誰家長不死，死事舊來均。始憶八尺漢，俄成一聚塵。黃泉無曉日，靑草有時春。行到傷心處，松風愁煞人。

我見百十狗，箇箇毛鬇鬡。臥者渠自臥，行者渠自行。投之一塊骨，相與啀喍爭。良由爲骨少，狗多分不平。

老翁娶少婦，髮白婦不耐。老婆嫁少夫，面黃夫不愛。老翁娶老婆，一一無棄背。少婦嫁少夫，兩兩相憐態。

第六章　開天文學之先驅

上文已說過自梁陳以後至於初唐，幾百年間文學是沿着一條綫進行的，卽可謂華靡的「六朝體」但這條綫的進行並不是直的，中間也曾繞過幾個灣子，這就是復古的運動。復古的運動在梁「永明體」風行時已發生過一次，梁書庾肩吾傳，「……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

……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爲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

單看梁書的話，似乎簡文帝在反對「永明體。」但細讀這書的內容，則簡文所反對者乃是「反永明體」的人。只看他又說「至於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便可明白這班「反永明體」的人大約都是些村夫子之流，雖有革命之心，而無革命之力，甚

至開出以經典爲詩文的笑話，無怪要招簡文帝一場譏嘲了。其中裴子野是比較有力量的。他著雕蟲論以詆當時文風。他自己著作也履行質樸的條件。史稱其「承先世史學不尚麗靡之詞，嘗删沈約宋書爲宋略二十卷，約見而嘆曰吾不如也」簡文又稱其詩「了無篇什之美」可見他作風之一二。

六世紀時北方民族也曾有復古的運動。北史文苑傳「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淸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節」當南方文士風花雪月蜂腰鶴膝鬧得起勁的時候，北方却在模擬詰屈聱牙的大誥文學，大開時代倒車。隋文帝起自北朝，也具有不喜詞華的特性。統一天下，後想革除梁陳以來弊風，代以樸素的實用文學。甚至不惜用政治力量干涉文人思想的自由。臣下文表略涉華豔，便送法司治罪。隋書文苑傳稱「……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靡。故憲台執法，屢飛霜簡」及觀李諤論文體輕薄書，可知那時對於美文的掃蕩，是如何的雷厲風行。煬帝初習藝文頗慕梁陳餘習，有非輕側之論。即位後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擬飲馬長城窟，隋書稱其「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楊素贈播州刺史薛道衡十四首，北史稱其詞氣穎拔，風韻秀上，爲一時

盛作」可見臣下也向風了。但隋祚過短，而煬帝之提倡實用文學也不如他父親的誠意。他後來就於逸樂，東西遊幸，所至流連聲伎，大製淫豔篇章，如春月花月夜之類。庭臣中如作「空梁落燕泥」的薛道衡，作「庭草無人隨意錄」的王胄都是梁陳一脈相傳的文士。且六朝以來中更數百年文，文人學士習爲華靡之詞。積重難返，隋初那一點改革運動，不曾片石投海，當然沒有什麼顯明的影響。唐初四傑又大振六朝之頹波，以華麗的體裁風靡天下，原是自然的結果。

但當四傑風頭正健之時，第三次反美文運動又起來了。這就是陳子昂張九齡二人的工作。

陳子昂（六五六——六九八）字伯玉，梓州射洪人。武后朝登進士第，官右拾遺。他對於文藝的意見主張「復古論」與東方虬脩竹篇序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唐書稱「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見之曰「且必爲海內文宗！」乃請定交。」他的感遇本是雜詩與阮籍詠懷相似。其中有一己的感慨，有史跡的咏嘆，有對於社會風尚的批評有關於政事的議論。現在隨意引二首：

聖人不利己，憂濟在元元，黃屋非堯意，瑤台安可論。吾聞西方化，清淨道彌敦，奈何窮金玉，雕刻以爲尊；雲構山林盡，瑤圖珠翠煩，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過適增累，矜智道逾昏。

朝入雲中郡，北望單于台。胡秦何密邇，沙朔氣雄哉。藉藉天驕子，猖狂已復來。塞垣無名將，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嘆，邊人塗草萊！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歷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卒謚文獻，九齡在相位。有謇諤匪躬之誠，爲李林甫所排斥，而不戚戚怨望，惟文史自娛。其作風與子昂相近，感遇十二首更與感懷一般機抒。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矯矯珍木顛，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

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煖，自有歲寒心。可以薦嘉客，奈何阻重深。運命唯所遇，循環不可尋。徒言桃李樹，此木豈無陰？

他們同派的詩人有東方虬蕭穎士等。陳子昂稱虬之詩道：「咋於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

氣端翔，音情頓挫，光映朗練，有金石聲……不圖正始之音，復覩於前。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這可見虬之詩格頗與子昂同調。蕭穎士於文章少許可，獨好子昂及盧藏用富嘉謨之文。穎士的詩。不但力追建安，還仿三百篇格式作江有楓，菊榮，涼雨有竹江有歸舟，可算是個極端的復古家。

這班人雖反對齊梁想另創文藝空氣，而他們的目的恢復「建安」文學而已，一切著作也就以力追建安爲事，所以不能轉移一代觀聽。要知道時代的輪子是向前進的。使它打退轉，總是勞而無功。後來李白也提倡「復古」但他旗子上寫的是「復古」實際却是「創新，」所以成功了。黃子雲野鴻詩的「唐初伯玉……諸公獨創法局，運雄偉之斤斲衰靡之習而使淳風再造，不愧騷雅元勳，所嫌意不加新，而詞稍直率耳」陳子昂文學革命之失敗，正坐這「意不加新」四字。不過開元天寶（公元七一三——七五五）四十三年中的文學，完全脫離齊梁古典主義的束縛，別開如火如荼的浪漫主義的生面，陳子昂張九齡一班人的勞力是不可埋沒的。

峴傭說詩「唐宋五言古猶紹六朝綺麗之習，惟陳子昂張九齡直接漢魏，骨峻神竦，思深力遒，復古之功大矣」沈德潛說詩晬語「射洪（陳）曲江（張）起衰中立，此爲勝廣」劉熙載藝概

「唐初四子紹陳隋之舊故才力迥絕，不免時人異議。陳射洪張曲江獨能起一格爲李杜開先豈天運使然耶？」

第七章　開天間詩人與樂府新詞

貞觀雖稱盛世，而當隋室大亂之後元氣方復，文化僅見萌芽尚未發展，到了開元天寶休息生養差不多有一百年，才算開了爛縵的花，結了豐碩的果。所以唐代眞正的黃金時代在開天不在貞觀。

這時代的詩人可說都是幸運兒，生活在富庶的鼎盛的國家裏，作品反射的只是青春的光熱，生命的歌頌，自然的美麗，祖國的莊嚴，什麼人生的悲哀，社會的痛苦，永遠不會到他們心上。況且道教正在發展，做人最高的標準便是神仙。所以那時詩人的人生觀都像胡適所說的是「放縱的愛自由的，求自然的」這種人生觀和富裕繁華，奢侈閑暇的環境結合，當然產生一種春花爛縵虹彩

繽紛的浪漫文學。

這時期的詩人第一批是賀知章包融張旭張若虛，號稱爲『吳中四士』賀知章字季眞會稽永興人。證聖初（六九五）登進士第。開元時爲皇太子侍讀。清淡風流，晚節尤放曠，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天寶三載（七四四）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爲道士還鄉里，年八十六始卒。杜甫醉中八仙詩云『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其狂可想。他的絕句尤膾炙人口如『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摧，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回鄉偶書）又柳枝『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均具性靈。

張旭蘇州人，嗜酒善草書。每醉後號呼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世呼爲『張顚』。他也是醉中八仙歌裏的人物之一，所謂『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便是他發狂時的寫照。其桃花谿云『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磯西畔問漁船。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淸谿何處邊！』

包融潤州人（一云湖州人）詩頗自然，如登翅頭山題儆公石壁「青爲洞庭山，白是太湖水」送國子張主簿「春夢隨我心，悠揚逐君去。」

張若虛有春江秋月夜極有名，其中如「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祇相似。不知江水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及「玉戶簾中捲不去，擣衣砧上拂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胡光輝云「春江花月夜原爲樂府詩，由陳後主造題，與玉樹後庭花堂堂等同調。陳代歌詞可惜而今不見。現在此詞可見而又最古者爲隋煬帝所作。其詞爲「莫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湖水帶星來」新奇可誦，但只有五言四句，及至張若虛作此題時洋洋長篇，極詭麗恢奇之能事。滿篇富有玄理，而毫不覺沈悶。如「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誰能舉此答案？」（文學史講稿）

還有張九齡亦爲開元詩人，已見前章。蘇頲張說姚崇宋璟詩名皆爲功業所掩，不具論。

第二批詩人則爲王昌齡，王之渙，李頎，崔顥，王灣，王翰。他們對於詩壇的貢獻第一是五七絕的

提倡，第二是歌行雜體的試作。

五言絕句六朝以來便已有了。（見第五章）至於七言絕句有人以為沈宋立其基礎（中國詩史）其實此體也是古已有之。如梁簡文帝烏棲曲，湯惠休歌思引，蕭子顯春別均七言四句，三句用韻，一句獨否，便是七絕之先聲。（引陳鐘凡韻文通論）到了開元時代則作者如林，七絕才算成熟了。絕句在這時候所以發達與音樂實有析不開的關係。王士禎以宋洪邁唐人萬首絕句為本，另撰了一部『唐人萬首絕句選』謂絕句為有唐三百年之樂府。我們讀孟棨本事詩玄宗聽唱李嶠『山川滿目淚沾衣』的故事；集異記『旗亭畫壁』的故事；松窗錄明皇坐沈香亭召李白作清平調命李龜年歌，而自吹玉笛倚其聲的故事，及天寶亂後李龜年在湘中唱王維紅豆生南國，秋風明月苦相思的故事，不能不信此說。後來的詞還有絕句的遺跡，如瑞鷓鴣小秦王皆然。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唐初歌詞多是五七言詩，初無長短句』王灼碧雞漫志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毬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為歌曲。』

歌行雜體在開元時也劃分了一個新時代。五古自陳子昂張九齡提倡恢復建安風骨後，已由

體行變爲單行，開元諸子所作尤多變化。七古則四傑和沈宋劉希夷張若虛所作多爲宮觀閨情之作，纏綿婉轉雖有餘，蒼莽雄渾則不足，而且動作長篇，拖沓可厭。至於開元時代李白和這班詩人出來借樂府技術的訓練把七古的範圍推廣：贈答，送別，抒情，寫景，無一不可，有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之概，比以前那些扭扭捏捏的作品大異其趣，這才算完全擺脫齊梁女性文學的餘毒了。而且務爲小篇幅短峭精悍，橫厲無前，沈鬱頓挫，音雄節健。如李頎的古從軍行，古意；崔顥的川上女，七夕都是。錢木庵論七古云『開元中其體漸變，然王右丞尚有通篇用偶言者，旋乾轉坤，斷以李杜爲歌行之祖。李杜出而後之作者不復以駢儷爲能事矣。』（唐音審體）這話是不大對的。我們只要把六朝初唐和開元的歌行同讀一下便知李杜前風氣已改變了。

王昌齡字少伯，京兆人，開元十五年（七二七）進士，補祕書郎。二十二年（七三四）中宏詞科。晚節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世亂還鄉，爲刺史閭丘曉所殺。其詩緒密而思清，與高適王之渙齊名，時謂『詩天子』所作以七絕爲最多而且最佳，宮辭尤著。其長信秋詞五首之一云『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青樓曲二首之一云『白馬金鞍從武皇，

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少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芙蓉樓送辛漸二首之一云：『寒雨連天夜入湖，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聽流人水調子云『孤舟微月對楓林，分付鳴箏與客心。嶺色千重萬重雨，斷絃收與淚痕深。』沈德潛說『七言絕句貴言微旨遠，語淺情深，如清廟之瑟，一倡而三歎，有餘音者矣。開元之時，龍標供奉允稱神品』又說『龍標絕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測之無端，玩之無盡，謂之唐人騷語可。』（唐詩別裁）王士禎亦謂『七言初唐風調未諧。開元天寶諸名家無美不備；李白王昌齡尤爲擅場』

王之渙并州人。與兄之咸之賁皆有文名。天寶間與王昌齡崔國輔鄭昈聯迭和名動一時。集異記『旗亭畫壁』的故事即以之渙涼州詞爲第一。其詩之『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又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王詩今僅存六首，其餘皆散佚。

李頎東川人，家於潁陽。開元十三年（七二五）進士。官新鄉尉。殷璠河嶽英靈集云『頎詩發調既清，修辭亦秀。雜歌咸善，玄理最長。』又稱其聽彈胡笳聲，說『足可歔欷，震蕩心神』他長於歌

行，塞下之作尤爲橫恣。亦善描寫音樂，彈胡笳既爲殷璠所稱。尙有聽安萬善吹觱篥歌，琴歌，送別，都有特色。今錄其末一首：

主人有酒歡今夕，請奏鳴琴廣陵客。月照城頭烏半飛，霜淒萬木風入衣，銅鑪華燭增光輝，初彈綠水後楚妃，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淸淮奉使千餘里，敢告雲山從此始。

崔顥汴州人，開元十一年（七二三）進士。有俊才，累官司勳員外郎，天寶十三年（七五四）卒。他善作戰爭詩。河嶽英靈集評他道：「顥年少爲詩名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說盡戍旅。至於「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錯落金鎖甲，蒙茸貂鼠衣」又春風吹淺草，獵騎何翩翩，插羽兩相顧，鳴弓上新絃」可與鮑照並驅。」他有名的七律爲黃鶴樓。李白見之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竟不更題而去。其所作七古長篇如江畔老人愁，邯鄲宮人怨均爲敍事體，爲後來元白長篇敍事的先河。

王灣洛陽人，先天（七一二）進士。開元初爲滎陽主薄。詞翰早著，其「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之句，當時稱最，張說手題於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爲楷式。其汴堤柳七古一篇詞質而婉，後來白

居易隋堤柳好像以此為藍本。

王翰字子羽晉陽人，登進士第，舉直言，極諫，調昌樂尉。後貶道州司馬卒。其涼州詞二首之一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還有李白，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常建，祖詠，儲光羲，綦毋潛也都算開天詩人，不過他們的詩另成派別，當於下文論之。

第八章　戰爭和邊塞的作品

戰爭和邊塞作品，是唐代文學的特產，是唐民族勢力向外發展的結果。太宗，高宗，武后，對外幾十次的大用兵，暫不詳述，只把玄宗的武功記幾件於下：

開元二年（七一四）吐蕃將十萬人寇臨洮，朔方道行軍總管王晙與戰於武階，斬首萬七千，獲馬羊二十萬。又戰於長子，吐蕃大敗，死者枕藉，洮水為之不流。

開元十年（七二二）吐蕃圍攻小勃律，北庭節度使張孝嵩遣張思禮以步騎四千與小勃律王沒謹忙夾擊，吐蕃死者數萬獲鎧杖馬羊無數，復九州故地。

開元十五年（七二七）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君㚟與吐蕃戰青海破其大將悉諾羅。會君㚟爲盜所殺，功不成。帝乃用蕭嵩爲河西節度縱反間大破吐蕃於祈連城下吐蕃勢漸衰，以後又連年征伐，十八年遂卑辭款附。

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奚契丹可突干之兵。玄宗大喜，詔有司告九廟。契丹酋屈刺及突干恐懼乃遣使詐降，守珪得其情使右衛騎曹王悔陰結契丹別帥李過折斬屈刺及突干，盡滅其黨，傳首於東都。

天寶初東突厥諸部自相侵伐，國中大亂。三載（七四四）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之，破其左阿波達干十一部，獨右未下。會回紇部長攻殺東突厥白眉可汗而自立爲可汗，遣妻使於唐。東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地皆入於回紇。

服吐蕃，平定奚契丹，滅東突厥是玄宗朝對外武功之犖犖大者，還有許多小武功具載玄宗本

紀外國列傳。唐代國威在中宗朝略見減色，現在又重行振興了。爲永久駕馭異族的緣故，玄宗又於邊陲要地置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劍南，嶺南十節度經略使，凡領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

戰爭固然是一件不必贊許的事，但漢族與夷狄之族在事實上不能兩盛，略略放任，便召周玁狁，漢匈奴，晉五胡十六國之禍。唐代武力極強，但邊防偶一疏忽，那些游牧民族便蠭擁般侵了進來，他們強割你的麥子（通鑑積石軍每歲熟，吐蕃輒來穫之，邊人呼爲吐蕃麥莊）殺戮你的人民（李白戰城南匈奴以殺戮爲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古風第十四『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借問誰凌虐，天驕毒威武！』）擄掠你的壯丁（見元稹白居易新樂府傳戎人）截刖你的老弱（元稹傳戎人『少壯爲俘頭被髡，老翁留居足多刖，烏鳶滿野尸狼籍，樓榭成灰牆突兀』）其他如焚毀你的城邑，佔據你的土地，搶刼你的財貨金寶更不必細述。那些野蠻民族既如此肆毒，則非好好懲創他們一下不可。所以唐代對外用兵實都是可讚美的民族自衞戰爭，而不是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的侵略戰爭了。

這種民族自衛戰爭，不惟有促使民族向上的力量，而且有啓發文藝靈源的功效。試想那時文士每年看見幾萬或幾十萬的大軍開赴邊塞，其千騎水流，萬乘雲屯，笳鼓震天，金甲耀日的壯觀，豈不使他們心雄氣旺？想到東南西北均歸版圖，海角天涯爭來入貢，各王稽首於闕下，單于繫頸於轅門，以及朝會時『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況，又豈不感到一種驕傲的喜悅？那時中國民族光榮之奕赫，勢力之膨脹，我們今日談到，尙自欣羨不置，而文學家心靈親自鼓盪於這荼火般勝利空氣裏，則其產生大批壯快興奮的戰爭歌頌，原亦難怪。

雖然他們也感到戰事的慘酷而發爲非戰之論，如常建的『髑髏皆是長城卒，日日沙場飛作灰』，王翰的『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但比較並不多見。詩人對於戰爭的咀咒，似乎尙不及對於戰爭讚美的熱忱呢。杜甫的兵車行與中唐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則爲反對楊國忠征雲南蠻而作，與防禦吐蕃突厥不同，又當別論。而且杜甫的前後出塞壯烈之詞，尙多於悲涼之意。後來陳陶的『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曹松的『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以及其他征戍之苦，都是中晚以後之作，那時唐室離開這光榮時代，早已遠了。

唐時詩人多從軍親歷邊塞，所以作品另具一種異國情調。我們現在在唐詩中看見『回樂峯』『受降城』『天山』『陰山』『臨洮』『青海』『瀚海』『劍河』『官河』『輪台』『疏勒』『吐谷渾』種種邊塞的地名；看見『黃沙』『白草』『雪山』『關月』『長雲』『大漠』種種沙漠的景色；看見『胡笳』『觱篥』『穹廬』『野帳』『琵琶』『羌笛』『胡姬』『老胡』『虜騎』『單于』『月支』種種外國的器用和人物，便知唐代民族勢力向外發展與文學的關係，現在有人說唐人詠邊塞多捕風捉影之談，又有人說他們對戰爭無論是歌頌或詛咒，只是詩人筆下的理想，放言高論並無實際生活的反映，所以都缺乏『深刻』這都是沒有將當時政治社會背景考查清楚的話，我們萬難承認。

初唐崔融使曾從軍，其作品多記關塞風景與軍中情事，如塞上寄內，西征遇風，塞垣行，從軍行激昂悲壯已開高岑先路。開天時王昌齡李頎王之渙王維此種作品更做得高妙。昌齡有『蟬鳴空桑林』之塞下曲四首，塞上曲，從軍行六首，代扶風主人答箜篌引等。今錄從軍行七首之四：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聽不得，高高秋月照長城。

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捲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又出塞二首：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振，匣裏金刀血未乾。

李頎有『黃門雁門郡』之塞下曲，『行人朝走馬』之古塞下曲，『白日登山望烽火』之古從軍行。今錄其古意一首：

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莫敢前，鬚如蝟毛磔。黃雲隴底白雲飛，未得報恩不得歸。遼東少婦年十五，慣彈琵琶解歌舞；今爲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

王之渙『黃河遠上』一首已見上章不更引。王維有李陵詠，隴頭吟，老將行，燕支行，出塞，少年行四首，贈裴旻將軍隴西行從軍行大約都是少年時所作。今錄他二十一歲時所作燕支行一首：

漢家大將才且雄，來時謁帝明光宮，萬乘親推雙闕下，千官出餞五陵東。誓辭甲第金門裏，身作長城玉塞中。衞霍才堪一騎將，朝廷不數貳師功。趙魏燕韓多勁卒，關西俠少何咆勃，報讎只是聞嘗膽，飲酒不曾妨刮骨。畫戟雕戈白日寒，連旗大旆黃塵沒。疊鼓遙翻瀚海波，鳴箭亂動天山月。麒麟錦帶佩吳鉤，颯沓青驪躍紫騮，拔劍已斷天驕臂，歸鞍共飲月支頭。漢兵大呼一當百，虜騎相看哭且愁，教戰雖令赴湯火，終知上將先伐謀。

這一羣詩人裏我們特別要介紹兩個成功更大的詩人高適岑參。

高適字達夫渤海蓨人。少年時不事生產，家貧以求丐取給。四十歲後始學爲詩，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爲好事者所傳誦。曾爲哥舒翰掌書記。後來做到淮南節度使，轉劍南西川節度使，封渤海侯，永泰元年（七六五）卒。胡適說他的詩『似最得力於鮑照。』關於邊塞之作如營州歌『營州少年愛原野，狐裘蒙茸獵城下，虜酒千鐘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最有名的卻是燕歌行這是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和出塞還客某之所作。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是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

旗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凌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衰，孤城落日鬥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不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筋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風飄飄那可度，絕域蒼茫更何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爭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岑參南陽人。少孤貧，好學，登天寶三年（七四四）進士第。官至嘉州刺史。後死於蜀中約當七六九年左右。或論其詩『辭意清切，迥拔孤秀，多出佳境，每一篇出，人競傳寫，比之吳均何遜』殷璠稱其『語奇體峻意亦造奇，至於「長風吹白茅，野火燒枯桑」可謂逸才。又「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宜稱幽致也』又有人稱其『縟』『麗』其實岑參的詩固然有些足當上面這些批評，他的眞正的價値却完全不在此。

上文已說過詩到開元天寶才將齊梁結習完全推倒，文學由女性一變而爲男性，岑參在同時一羣詩人中可以說更能充分表現男性的一個。他有一種熱烈豪邁的性格和瑰奇雄怪的思想，最

愛欣賞宇宙間的「壯美」以及人間一切可驚，可怖，可喜，可樂的事物。而環境恰恰又成全了他。十餘年間馳驅戎幕經歷邊塞，所見所聞，都非常人臆想能及。像那崢嶸的火山，翻騰的熱海，闌干百丈的瀚海堅冰。千峯萬嶺銀光皚皚的大雪，九月怒吼驅山走石的狂風；以至於悲壯的胡笳，豪宕的蠻舞，草頭一點疾如飛的駿馬，二百萬浩浩蕩蕩的大行軍，……都不是那脚跡不出鄉里的文人所能做得出的？即說與他同處此境，但沒有他那樣雄肆的天才也不能描寫得如此之好。古人常以高岑並論，葉燮原詩甚謂高優於岑，滄浪詩話有「高達夫派」以高括岑，實則岑勝高遠甚。

君不見，走馬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台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軍師西門佇獻捷。（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輪臺城頭夜吹籥，輪臺城北旄頭落，羽書昨夜過渠黎，單于已在金山西，戍樓西望煙塵黑，漢兵屯在輪臺北。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行。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虜塞

兵氣連雲屯，戰場白骨纏草根。劍河風急雲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亞相勤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古來靑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輪臺歌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又關於邊地風土之異，有熱海行『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衆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雲遙旋滅，蒸沙爍石然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經火山『火山今始見，突兀蒲昌東，赤焰燒虜雲，炎氛蒸塞空，不知陰陽炭，何獨然此中？……』又火山雲歌送別『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雲厚，火雲滿山凝未開，飛鳥千里不敢來……』優鉢羅花歌『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葉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此歌有自序謂花名出佛經，來自天山之南。『其狀異於衆草，勢巃嵸如冠弁，嶷然上聳，生不傍引，攢花中折，駢葉外包，異香騰風，秀色媚景』云云）許彥周詩話稱岑『嘗從征常清軍，其記西域異事甚多，如優鉢羅花歌熱海行，皆古今傳記之所不載』這話就是今人所謂的異國情調。

第九章　隱逸風氣和自然歌唱

唐時浪漫文學代表「變動」的「雄壯」的「濃烈」的一派是戰爭文學代表「恬靜」的「溫柔」的「澹遠」的一派是歌唱自然的文學。關於後者的發展，胡適曾指出兩個背景，一則五世紀以下老莊的自然主義的思想已和外來的佛教思想混合。士大夫往往輕視世務，寄意於人事之外，雖不能出家，往往自命超出塵世，於是在文學方面有「山水」一派出現；二則唐時重視隱逸，聰明的人便不去應科第却去隱居山林做個隱士。隱士的名氣大了，自然有州郡的推薦，朝庭的徵辟，既有這樣背景思想所趨，社會所重，自然產這種隱逸的文學，歌頌田園的生活，讚美山水的可愛，鼓吹那樂天安命適性自然的人生觀（是白話文學史第十三章）這話都是不錯的。但爲什麼隱逸在唐代成了特殊的高貴階級，照我看也有它本身的時代社會背景。這背景便是道教之升爲唐朝皇家正教。歷代君主都尊重隱逸，而唐代隱逸有許多是精於修鍊術的高壽道士，我們便可明白此中消息。

王遠知隱茅山，師事陶宏景傳其道法。常見陳後主及隋煬帝。太宗爲秦王時，遠知卽許其爲「太平天子，」卒時壽一百二十六。

潘師正師事王遠知，盡得道門隱訣及符籙，隱嵩山二十餘年但服松葉及水。高宗幸東都召與語，甚尊收之。淳元年卒壽九十八。

司馬承禎亦潘師正弟子，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隱天台山，睿宗時召見一次。開元時玄宗遣使迎入京，親受法籙。十五年又詔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卒年八十九。

王希夷隱嵩山師事道士黃頤四十年盡傳其閉氣導引之術。常餌松柏葉及雜花，年七十餘氣力益壯。玄宗東巡召至駕前，時壽已九十六。

吳筠本儒士，進士不第，乃入嵩山爲道士，常與越中文士爲詩酒之會，所著歌篇傳於京師，玄宗召令待詔翰林。後以忤高力士求放還山。

以上都見於唐書隱逸傳。帝王這樣看重道士，實因自以爲身爲老子之後，與道士有兄弟之誼。再凡爲帝王無不慕長生，尊禮道士是想請他們爲他鍊不死藥。劉道合傳說高宗召道合入宮合還丹，丹成獻之而道合卒，屍如蟬蛻，帝聞恨道「爲我合丹而自服仙去」就是一個證據。

唐代道士與俗人原無多少分別，道士一樣可以應貢舉，一樣可以做官，（中宗以方士鄭普思

爲祕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玄宗以吳筠爲翰林待詔皆道士做官之例）像那被曰爲「隨駕隱士」又爲司馬承楨所笑的盧藏用，武后時爲左拾遺。姚元崇奏爲管記，還爲濟陽令。神龍中累擢中書舍人，吏部黃門侍郎，修文館學士官做得很大。但他以前却是個舉進士不第隱居終南少室學練氣辟穀，善蓍龜九宮術與琴奕的人物。道士，隱士，淸客，詩人——全唐詩有其著作——混合而爲一體，無怪他在那時社會裏能夠飛黃騰達了！

隱逸既成爲社會的風氣，那不想做官或功成名就的，也都以隱居爲時髦了。八世紀後的文士詩人大都在山中隱居一度或數度，這裏可以隨便舉幾個著名詩人爲例：

李白少與東嚴子隱居岷山數年，養奇禽千計，呼之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不起。（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後與孔巢義等隱山東徂徠山，又與道士吳筠隱剡中。晚臥廬山有結廬五老峯之志。（唐書本傳與廬山志）

孔巢義少力學，與韓準，李白，裴政，張叔明，陶沔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唐書李白傳）

孟浩然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唐書本傳）又嘗隱終南山，其「不才明主棄，多病故

人疏」卽歸終南山詩中語。（本集）

儲光羲隱終南山有終南幽居詩「靈階曝仙書深室鍊金英」及「築屋靑巖裏雲蘿四垂陰」之句。（本集）

顧况晚隱茅山，自號「華陽眞隱」（舊唐書李泌傳）

孟郊少隱嵩山，集中石淙十首卽咏嵩山之勝。（本傳及本集）

盧仝隱少室山，自號玉川子。（唐書本傳）

李商隱少時學道王屋山，題李肱畫松詩「憶昔謝四騎，學仙玉陽東」（本集）

皮日休隱鹿門山著有鹿門隱書。（本集）

詩人山居的動機或者爲了便於修鍊——當時文士多少與丹籙發生一點關係——或者爲了便於讀書，但他們旣多與自然接觸，對自然更易欣賞和了解。建安以來的宮庭都市文學到了這時變爲山林田園文學其關鍵在此。

王維字摩詰，河東人。開元九年進士。他是一個書畫家，又是個音樂家，嘗爲太樂丞，歷官右拾遺。

安祿山之亂，被陷長安，亂定後從賊諸官皆治罪，他以『凝碧池頭』一詩得免。轉尚書右丞。晚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繞舍下，有竹洲花塢諸勝。與道友裴迪泛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日。性好佛，妻死三十年不娶，長齋禪誦。一日忽索筆作書別親友，舍筆而逝（七〇一——七六一）

言入黃花川，每逐淸谿水，隨山將萬轉，趣途無百里，聲喧亂石中，色靜深松裏，漾漾汎菱行，澄澄映葭葦，我心素已閑，淸川澹如此。請留磐石上，垂釣將已矣。（靑谿）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渭川田家）

還兩首一代表王維的山水詩，一代表田園詩。但他最好的作品是那些小詩。舊唐書說他『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共有五絕二十首今選錄六首。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靑苔上。（鹿柴）

秋山斂餘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木蘭柴）

颯颯秋雨中，淺淺石溜瀉，跳波自相濺，白鷺驚復下。（欒家瀨）

北垞湖水北，雜樹映朱闌，逶迤南川水，明滅青林端。（北垞）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辛夷塢）

獨生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竹裏館）

還有「渡頭餘落日墟裏上孤煙」「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林」「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各名作，不及備引。他本是一個畫家，所以能以恬靜而鮮明的筆調攝取自然眞相，蘇軾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而且他的小詩善能捉住一瞬間的印象而清澈生動的表現出來如上引鹿柴，禾蘭柴，北垞寫光線變動與西洋畫之印象主義相似。我們竟可以說他是中國詩裏的印象派。

但以他的詩與畫理並論，還是「淺而言之」的話，其實已通乎禪理了。宋嚴羽常以禪喻詩，清王士禎主「神韻說」常以王孟一派詩爲證。漁洋詩話問答「問右丞鹿柴木蘭諸絕自極淡遠，不知移向他題亦可用否？答摩詰詩如參曹洞禪，不犯正位，須參活句，然鈍根人學渠不得。」又「嚴滄浪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爲近之，如王裴輞川絕句，字字入禪」士禎又稱李白爲詩仙，而

稱王維爲詩佛，或稱其語爲佛語與祖師語。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四十遊京師與張九齡王維交游相得。維嘗私邀入內署。玄宗至。浩然匿牀下，帝召出使誦所作至「不才明主棄」本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常棄卿，奈何誣我？』又嘗以醉爽韓朝宗之約，不得薦。張九齡辟置荊州府幕，開元末病卒，壽五十二（西六八九——七四〇）

山寺鐘鳴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路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夜來去」（夜歸鹿門山歌）

出谷未停午，到家日已曛，回瞻下山路，但見牛羊羣，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衡門猶未掩，佇玄望夫君。——遊精思觀回王白雲在後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春曉）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空月近人。（宿建德江）

還有許多寫田園風味的作品如『左右林野曠，不聞朝市喧』『耕釣方自逸，壺觴趣不空』「綠樹村邊合，靑山郭外斜」他與王維齊名，世稱王孟。但王詩之特點在「靜」孟詩之特點在「淡」，

施閏章說『襄陽五言律絕，淸空自然淡然有餘』沈德潛說『襄陽詩從靜悟得之，故語淡而味終不薄』師友傳習錄劉大勤說『王孟詩假天籟爲宮商，寄至味於平淡，格律諧暢，意興自然，眞有無迹可尋之妙……』但亦有嫌他過淡者，如葉燮原詩『孟浩然諸體似淡遠，然無縹緲幽深思致，如畫家寫意墨氣俱無』他不像王維之曾做官，及曾在繁華都市裏混過多年，四十歲以前是一個農夫，後來不過做幾時幕客，所以他的詩與王維相較有淸瘦與豐腴之別。故蘇軾稱其『韻高而才短，如造內府酒手而苦無材料；』峴傭說詩稱其爲『山澤之癯；』王士禎稱其有『寒儉態。』

儲光羲，兗州人，開元中進士，又詔中書試文章，歷監察御史。安祿山亂，坐陷賊貶官，馮翊卒。有政論十五卷，詩集編全唐詩者四卷，全集共七十卷。他是較王孟尤爲著名的『田園詩人，』因爲王孟乃小地主，於農夫生活究竟有些微隔膜，儲則未仕前曾親自耕作，所以談及田園尤親切有味。他的田家卽事，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十首，田家雜興八首，田家卽事答崔二東皐作四首，都是純粹的農民文學。今引其田家雜興最後一首：

種桑百餘樹，種麥三十畝，衣食旣有餘，時時會親友；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

子解趨走。日暮閑園裏，團團蔭榆柳，酩酊乘夜歸，涼風吹戶牖，清淺望河漢，低昂看北斗。數甕猶未開，明朝能飲否？

常建開元中進士，大曆中爲盱眙尉。殷璠河岳英靈集選唐詩家二十八人而以建爲首。評道：「建詩似初發通莊，却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唯論意表。至於「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又「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數句，並可稱警策」他也善作戰爭詩如「百戰苦不歸，刀頭怨明月，塞雲隨陣落，寒日傍城沒」爲殷璠所稱。但他的詩究竟是「靜」的一派。寫自然景物尤爲明麗雋秀，像「躑躅金霞白，波上日初麗，煙虹落鏡中，樹木生天際。」（湖中晚霽）眞是畫工之筆。但我尤愛其江上琴興

江上調玉琴，一弦清一心，冷冷七弦遍，萬木澄幽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徽黃金！

祖詠洛陽人，開元十二年（七二四）進士，與王維友善，常於有司試賦終南望積雪詠賦「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卽交卷。或詰之，曰「意盡。」他的「細煙生

水上，閒月在舟中』『風簾搖燭影，秋雨帶蟲聲』寫景都甚幽雋。

綦毋潛字季通，荊南人。開元十四年(七二六)進士。官至右拾遺，終著作郎。其春從若耶溪『幽意無斷絕，此去隨所偶，晚風吹行舟，花路入溪口。……潭煙飛溶溶，林月低向後。生事且瀰漫，願爲持竿叟。』又過融上人蘭若『山頭禪室挂僧衣，窗外無人溪鳥飛，黃昏半在下山路，却聽鐘聲連翠微』殊覺清絕。

還有王維的『輞川派詩人』裴迪，維弟縉。裴迪關東人。天寶後官至蜀州刺史，其和王輞川集二十首華子岡『落日松風起，還家草露晞。雲光侵履跡，山翠拂人衣』金屑泉『縈渟澹不流，金碧如可拾，迎晨含素華，獨往事朝汲』王縉字夏卿，與兄維早以文翰著稱，官至太子賓客。留別輞川別業之『山月曉仍在，林風涼不絕』其風致與乃兄相似。

第十章　浪漫文學主力作家李白

開天浪漫文學與作家已如前數章之所介紹，現在我要敘述一個聲名最顯著的與杜甫並稱唐詩壇威權的詩人——李白。他是集開天浪漫文學之大成的一位詩人，又是浪漫文學最光榮的一位押陣大將。他與開天那羣詩人相比：好像是突出萬山間的高峯，容納百川的大海，燦爛列宿間的一片寒光皎潔的明月，雲蒸霞蔚東方的一輪金芒四射的太陽。開天時代若沒有李白，浪漫文學決不能呈現那樣空前的光彩，決不能與杜甫所領導的寫實時代相抗衡，所以我們應當喊他為浪漫派主力作家。

李白字太白，其籍貫異說紛紜，或說隴西，或說金陵，或說山東，或說蜀。但他旣屢次自命為「隴西布衣」（上韓荊州書，與贈張相鎬詩）我們就定他為隴西人，也無不可。少穎慧，五歲誦六甲，十歲通詩書，長隱岷山，刺史蘇頲見而異之道：「是子天才奇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但他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或訪道四方，以鍊丹求仙為事。他四十歲以前的生活不過如此。

天寶初，南入會稽，與道士吳筠友善。筠被召，薦之於朝，[illegible]於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御手為之調羹，與筠俱待詔翰林。帝一日坐沈香亭子，意有所[illegible]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右左以

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嘗沈醉殿上，引脚命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以言激怒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阻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傲放不自修，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終日縱飲。在京約二年餘，求放還山。出京後又開始他的浪游生活，嘗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船中，傍若無人，脚跡遍於廣陵，秦淮，金陵，宣城等處。

他五十四歲前的生活就這樣痛飲狂歌遊山玩水地混過，以後便是他轗軻困阨的時代了。安祿山之亂，他轉徙於宿松匡廬間，永王璘爲江淮兵馬都督辟爲府僚。璘起兵失敗，他坐罪長流夜郎，至半途遇赦得還。後依其族叔李陽冰於當塗縣，寶應元年得疾卒，壽六十二歲。（七〇一——七六二）關於他的死，另有一種大醉後入水捉月溺死於牛渚磯的傳說。以他這樣一個絕代的浪漫詩人，我們原希望他有這樣一個富於詩意的結局，但考李陽冰替他做的詩集序說他病亟時曾於枕上作書以作序相託，李華的故翰林學士李公墓誌也曾說『年六十有二不偶，賦臨終詩而卒』（臨終詩現不載集中）可見我們的詩人是明明白白病死的，那個「捉月」的傳說雖然美麗，我們只好割愛了。

我們現在要談他的作品。胡適說李白集樂府之大成，（白話文學史）這話我們極承認。前面說過陳子昂在開天前便打起文學革命的旗幟，但並未成功，李白也是一個有意識的文學革命者，也是反對梁陳主張復古的一個人。他曾說「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古風五十九首開頭便說：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我志在删述，重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孔子删述詩書，名爲維繫周文化，其實是創造新文化，可算文化史上一件大事。李白也想以解放的樂府，起八代之衰，上繼風雅爲文學史創造一個新局面。故以删述自比。你看他以詩界孔子自命。野心是怎樣的大！

他的革命的工作破壞方面，是將齊梁以來的加於詩歌的鐐銬——聲律——一舉打得粉碎。他的詩現存一千餘篇，但五律僅有七十餘首，七律僅有十二首，（根據趙翼的統計）佔不到全詩的十分之一。趙翼說他『才氣豪邁，全以神運，自不屑束縛於格律對偶與雕繪者爭勝。』其實他旣

鄙薄齊梁，自然不屑去模擬齊梁詩體，不然豈不與自己主張抵觸麼？

他的革命工作的建設方面，則極力做解放的樂府。他樂府的題目都沿用古題如公無渡河，上留田，野田黃雀行，雉朝飛，烏夜啼，門有車馬客，君子有所思都是，但內容形式是嶄新的，創造的，富有新生命的，與建安前的樂府大不相同，不但用舊瓶裝新酒，還將學步的嬰孩哺乳成爲大人了。他的樂府據楊齊賢蕭士贇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所錄共有一百十九篇，所用題目都是王僧虔伎錄吳競樂府古題上所有的，但他其餘作品除五七律絕外，長短歌詠體裁也與他的樂府相似。可見他在解放樂府上所得的技巧竟無往而不利。兩漢以來民歌的技術，意境，到他才充分利用了。他同時詩人王孟岑高二王崔李未常不努力創造新的樂府，但他們缺乏自覺的文學革命意識，所以不如他成功的偉大。李陽冰引盧黃門的話說道：『陳拾遺橫制頹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尙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倂盡』可見當時人便許他爲陳子昂後詩界革命成功的英雄了！

他的詩不惟集漢魏樂府之大成，而且也集開天浪漫文學的大成。有人說他的詩兼王維岑參兩派（卽悲壯與澹遠）之長，（中國詩史）其實他的詩不但兼兩派之長而且還有爲他們所無

的格調意境總而言之他有他自己的特色：

作品是時代的反映，同時也是人格的反映，沒有開天時代產不出李白和同時詩人的浪漫詩歌，沒有李白的個性也不能形成他作品的特色。我們不忘記『時勢造英雄』的話，更不要忘記『英雄造時勢』的話。

現在我們來檢查李白的性格：

他的性格的第一點是『俠』。本傳既說他少年時喜縱橫術擊劍爲遊俠。他的故人魏顥又說他『嘗手刃數人』上韓荊州書『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上裴長史書『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皆濟之。』他平生所佩服的古人爲魯仲連，侯生，戰國四公子，燕昭王，酈食其，張良，劇孟，東方朔，王猛，都可說是俠字號的人物。他既好縱橫術所以也喜談功名。目的並非爲了昇官發財，不過想學那『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或『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的飄然而來又飄然而去，見首不見尾的神龍而已，因爲這是俠客最高的標準。

他的性格第二特點是『仙』。這是他主要的思想，比『俠』還重要。唐代文人多少帶點丹籙

派的迷信，而李白更甚。他曾鍊過大丹，曾受過道籙，曾遍遊名山訪求道侶。肉體雖寄居紅塵之中精神却飛馳於天上。魏顥說他求仙不過為了『消壯心遣暇日』好像功名上受了挫折才借此自慰似的。其實讀李白全集才知道此話不然，李白一生以成仙為第一目的，功名為第二目的。成仙失望而後才去談功名，功名又失望便頹廢了。

他既具有亦俠亦仙的性格，所以作品特色：

第一是意氣的豪邁——這也與俠的性格有關。他好取雄偉宏麗開闊動盪富於刺激性的題材，以壯浪縱恣擺去拘束的筆寫了。譬如他寫山水和自然界現象：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轂轉秦地雷……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箭射東海！三峯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精金運元氣，石作蓮花雲作台。

（西嶽雲台歌送丹丘子）

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挂三石梁。香鑪瀑布遙相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

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東隅！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倒蓬壺！長鯨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淚如珠。（有所思）

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橫江詞）

日月照之，何不及此，惟有北風號怒天上來！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台！（北風行）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關山月）

他寫戰事：

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將如雲雷。手中電曳倚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我見樓船壯心目，頗似龍驤下三蜀；揚兵習戰張虎旗，江中白浪如銀屋！（司馬將軍歌）

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胡無人）

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匈奴以殺戮爲耕作，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戰城南）

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漢皇按劍起，還召李將軍。兵氣天上合，鼓聲隴底聞，橫行負勇氣，一戰淨妖氛！（塞下曲六首之一）

他寫遊俠：

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遊遨。（白馬篇）

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結客少年場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俠客行）

他醉後的大言：

君且為我搥碎黃鶴樓，我亦為君踢倒鸚鵡洲！（江夏贈韋南陵冰）

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江上吟）

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日月！（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剗却君山好，平鋪江水流！（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三首）

第二是詩思的飄逸，杜甫贈他詩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黃庭堅道：『余讀李白詩

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木工檠人所可擬議。』（題李白詩草後）嚴羽『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滄浪詩話）臞庵詩評『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說詩晬語『太白落想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濤浪自湧，白雲舒卷，從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力也。』讀了李白的詩大約都會有這樣感想。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蕭颯一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含笑凌倒景，欣然願相從。（古風）

我有萬古宅，嵩陽玉女峰，長留一片月，挂在東溪松。爾去掇仙草，菖蒲花紫茸。歲晚或相訪，青天騎白龍。（送丹丘子）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吾欲攬六龍，迴車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與人駐景光。（短歌行）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留其間。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煙亦不還。騎

龍攀天造天關。造天關，開天語，長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凋三光。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飛龍引）

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為衣兮風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迴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夢遊天姥吟留別）

第三是思想的頹廢，大凡天才的生活力往往勝尋常人十倍百倍。生活力既強，求生的志願也愈強，常想超越過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去求無限的超越的發展。況且世界的闕陷，幸福的空虛，人類生命的短促，聰明人更容易感覺到。宗教是告訴人彌補這些的，所以聰明人容易傾向宗教。李白對於生死問題常有『遊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古來聖賢人，一一誰成功？』的感想，所以熱心於求仙。誰知費了無限苦心，無限精力，金丹未成，白髮卻已種種。於是他覺悟了，灰心了，只好想法另外去尋他的生活了。他的對酒行是自述心理轉變的一首詩。

松子棲金華，安期入東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浮生速流電，倏忽變光彩！天地無彫換，容

顏有遷改，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

蕭士贇說『此詩其太白知非之作？』很對。他擬古十二首有云『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眞！』又春日醉起言志『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月下獨酌四首『蟹螯卽金液，糟丘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都表示他對成仙的失望和逃於酒中的原因。

從夢想的仙鄉一交跌入醉鄉，這一跌是非同小可的。更加功名屢次失望，愈加灰心，甚至反動起來，講究現世的享受否認道德的存在，成了一個極端的頹廢詩人了。你看他飲酒時怎樣？

鸕鷀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醱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築作糟邱台。……淸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襄陽歌）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將進酒）

天若不愛酒，酒是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淸比聖，復聞濁如賢，聖賢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月下獨酌）

一杯一杯又一杯，兩人對酌山花開。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山中與幽人對酌）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自遣）

還有笑矣乎悲來乎兩首長歌，有『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齊餓死終無成！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有？』等語。蘇軾因其思想過於出軌，斷爲僞作，其實這也不過是『古來聖賢都寂寞』的發揮，正是他頹廢的本色，如何能說是僞作呢？

自從劉伶陶潛以來對於『酒的贊頌』是沒有人能比李白這樣多而且好的，自楊朱以來厭世享樂的思想沒有人比李白這樣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他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一個浪漫詩人，同時是一個頹廢文學的大師。

崔李二王的光榮止限於開天時代，王維儲光義高適岑參雖天寶亂後猶存，而創作力都沒有

以前的活躍。惟有李白的作品很多作於天寶之後，並且依然保持着他的神仙，豪俠，頹廢的浪漫的色彩。這雖然是他的短處（見下章）但也因爲這緣故他才能替盛唐四十餘年燦爛莊嚴的浪漫文學掙得一個最光榮的收局！

第十一章　寫實主義開山大師杜甫

一種思想成了定型，便不能隨着時代進步，文學是思想的表現，所以文學經過一度的成熟，也就不易改變。安祿山之亂好像一聲靑天霹靂，把開元天寶的歌舞昇平局面，一下打得紛碎。文學家是時代的喉舌，照理，他們這時候應當嚴肅地沈痛地喊出時代的痛苦，把以前的浪漫思想一概收束起來才對。但奇怪的是我們讀那時幾個詩人的作品很不容易發現這次大亂的痕迹，王維有一首「凝碧池頭」却還不曾收入集中；岑參有扈從鳳翔的行軍詩二首說的話也不大痛切。李白天寶亂後作品比較多，如猛虎行，贈從孫義興宰銘，獄中上崔相渙，贈張相鎬以及流夜郎諸作，少說也

有三四十篇，可是他除了說幾句「共工赫怒天維中摧，鯤鯨噴蕩揚濤起雷，」的抽象話，或「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不關痛癢的描寫以外，反而充分發揮他的策士習氣，像猛虎行「蕭曹曾作沛中吏，攀龍附鳳會有時。」永王東巡歌「但用山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居然想乘亂以圖功名起來。此外各詩也處處以孟嘗信陵期人，以賈生謝安自負，「養士」「報恩」不絕於口角，「扶危」「撥亂」繹絡於筆端，大言炎炎，不可嚮邇。最後自知功名無望，又「心知不得語，却欲歸蓬瀛」要找什麼赤松黃石去了。那首扶風豪士歌更寫盡了他暮年「俠」與「仙」的浪漫夢想。時代是這樣一個流血破壞，呻吟痛苦的時代，我們的詩人腦筋裏還搬演着龍吟虎嘯風雲變色的戰國壯劇；或者拿着他的芙蓉綠玉杖在雲端裏遨遊自得，他曾自說「白嶔奇磊落可笑人也」看他這樣不懂事，果然有些「可笑」。黃魯直嘗說「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着瞑眩，啽囈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我想他並不是不屑作，其實是不會作，四十多年承平社會五十載的豪華生活，使他遠遠地離開了實際生活，變成了個「白晝做夢者」，而且藝術典型已經固定，要他驟然改變創作的態度，談何容易呢？

同時那羣詩人生活，固不見得個個都舒適，但生長開天盛世，所見所聞都是富貴繁華的景象，寫作的技術天然成爲放縱誇誕一派，叫他們去描寫新時代的一切，其實缺乏相當的訓練，所以他們對新時代的態度最初是不理會，最後是逃避：李白逃到天上，王維裴迪逃入山林。高適，岑參，則爽性逃歸靜默。大約因爲這逼椮而來的新時代太醜惡了，不是素講唯美的他們所能忍受的緣故。

這羣詩人抱着他們過去的光榮，甘心和舊時代一齊沒落，詩境遂歸新詩人佔領了。這位新詩人和他幾位同志對於當前的新時代，不但不退避反而迎上前去，細心觀察它，解剖它，尋出它受病的癥結，開出脈案，好讓握政權者來下藥；把它的變化一一銘刻在作品裏，使後世知道那個大變動的眞相。這才算把文學由天上提到人間，由夢想變成眞實，而且代浪漫主義而興，成爲唐詩一大宗派。

第一個肩起這神聖的文學使命者是誰？是杜甫。他比之開天那羣詩人年紀固不見得輕了多少，但四十以前尚無赫赫之名，文學的型式也就沒有固定。況且他在大亂前所過的也是藜藿不充，鶉衣百結的窮苦生活，對於人生的經驗比李白等深刻；以後他拿這經驗做基礎，進而描寫那顛連

困阨的新時代，就比較地不費力了。況且他天性近於寫實派，四十歲以前紀述自己貧賤生活的詩歌都生動有趣，能給讀者以一種新鮮眞實的印象，有時學爲浪漫體反而不大自然，他之成爲中國第一個寫實詩人，環境固有關係，天才更有關係。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早年家貧，奔走吳越齊魯之間。至年四十獻三大禮賦。玄宗使宰相試其文章，授河西尉，不就。改右衞率府胄曹，與京中一班閒曹小官如鄭虔蘇端往來，倒也過了幾時詩酒嘯傲窮詩人的生活。

安祿山破長安，肅宗卽位靈武。他自鄜州微服奔行在，陷於賊中。第二年脫身至鳳翔，拜左拾遺。以疏救宰相房琯，禍幾不測，賴張鎬救之獲免。出爲華州司功參軍，後赴秦州，輾轉至蜀，依嚴武。結草堂於浣花溪上。種竹栽松，生活稍得安定。嚴武入朝，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避至梓州。逾二年嚴武再鎭蜀，乃歸成都草堂。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次年嚴武卒，崔旰等據蜀作亂，他只好又帶着妻兒奔走於道路。由成都南下，自戎州至渝州，忠州，居於雲安。不到半年又到夔州，居二年，因他的兄弟在荆州，東下出三峽，到江陵居公安。又赴岳陽，明年到潭州，又明年到衡州，想到郴州

依舅氏崔偉，秋舟下荊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他生於睿宗先天元年（七一二）卒於代宗大曆五年（七七〇）壽五十八。

杜甫作品據胡適說可分爲三期。第一時期是大亂以前的詩，在京過他「騎驢三十載」的生活，從自己生活裏觀察了不少的民生痛苦，從他個貧苦的經驗裏體驗出人生的實在狀況，所以在大亂之前已能感覺到社會國家的危機，而建築他寫實文學的基礎。

自安祿山之亂至於入蜀定居爲他詩的第二時期，也是他詩最光榮的時代。他將當時社會崩壞的慘況，一一寫入詩中，可與正史互相印證，如哀江頭，哀王孫，三別，三吏，北征，都具有永久不磨的價值。

自入蜀至死於道路時爲杜詩之第三時期，此時雖仍然困窮而生活較爲安定。所作描寫田園的小詩，隨便揮灑都有天趣，後來轉徙於道路但究竟比陷賊逃難時死生懸於呼吸的境況不同，所以詩的意境也比較平靜。

研究杜甫的詩應分爲內容和形式兩方面來論。內容方面：

第一　寫實天才的表現　杜甫天性近於寫實，少年時代已然，上文已經提過了。他在天寶九年（七五〇）進鵰賦表中說『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餘篇。』但今楊倫杜詩鏡詮編年本杜甫作品自遊齊魯（據杜工部年譜遊齊魯在開元廿五年他那時廿九歲）後至天寶十四載大亂前僅存一百餘篇，就是胡適所說第一期的詩。這時正是浪漫文學最為活動的時期，杜甫有時未能免俗，也勉強學做浪漫詩體，但大都失敗，如送孔巢義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元都壇寄元逸人，渼陂行，皆是。我現在引他渼陂行中一段『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羣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渼陂不過方廣數里的小水，即說起風景象亦不至變幻如此，詩人似乎太濫用他的想像力，而且用煞氣力，仍無瀟灑自如之趣，就是他不及李白的所在。無怪要招李白『飯顆山頭』之嘲笑了。寫自己賤貧生活的作品如病後過王倚飲贈歌『且過王生慰疇昔，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足取，多病沈年苦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遍。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交相戰。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線！』寫瘧疾狀況極眞實，後來王生邀他在家喫飯『惟生哀我未平復，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賖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淨

如練。兼求畜豪且割鮮，密沾斗酒諧終宴。」王生亦非有餘之人，詩中「力致」「賒」「親自饌」「兼求」「密沾」等字寫出極力周旋之狀，愈覺情誼可感。但沒有杜甫的寫實手段也不至於表現得這樣周詳細密。我們拿這與李白的「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相比，不覺得浮誇與眞實之異麼？又如示從孫濟，曲江三章，醉時歌贈鄭廣文甚至諷刺時政的麗人行，兵車行，投贈大人先生的贈韋左丞，哥舒開府翰也都有他寫實的本色。到了自京赴奉先述懷，寫實主義的基礎，已築得穩固。天寶之亂他寫了一百多首紀事詩，寫實文學更到了十分成熟的地步了。宋祁稱其時事詩云「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鍾惺稱其入寫諸詩云「老杜入寫詩，非徒山川陰霽，雲日朝昏，寫得刻骨；即細草敗葉，破屋危垣，皆具性情，千載之下，宛如身歷。」李子德也說「萬里之行役，山川之夷險，歲月之暄涼，交游之遺合，靡不曲盡，眞詩史也。」他不但對於寫境喜眞實，即對於中國人素不注意的紀時也喜眞實。北征開首是「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居然應用散文款式成爲詩中創格。又戲贈友二首之「元年建巳月」草堂卽事之「荒村建子月」也都將年月紀出來。

第二偉大人格的映射　人格是作品的根本，人格包涵在作品裏像太陽之光熱，人類之性靈，鑽石之晶瑩，寶刀之鋒利，換言之就是作家永久在作品裏活着。人格偉大，作品也隨之偉大，人格卑瑣，作品也隨之卑瑣，我們讀了偉大文學，如登泰山如臨東海在天空海闊的境界裏自覺靈魂的拘束，思想的汙濁，都排除得乾乾淨淨了。覺得自己的人格也崇高了，擴大了。亞里斯多德說悲劇有淨化讀者靈魂的作用，我說偉大文學也有高化大化讀者人格的作用。古今詩人多得不可勝數，為什麼後代讀者對於杜甫這樣欽佩？為什麼他在作品裏表示悲哀時我們也悲哀，歡樂時我們也歡樂，憤慨時我們也憤慨，使我們的情感變成他的奴隸，這也無非為了他的熱忱他的血性，他的高貴的品格，有以感動我們的緣故。

唐時詩人的思想多出道家，所以是個人主義的出世的，杜甫的思想則出於儒家，所以是社會主義的，入世的。少年時卽具有忠君愛國之心，濟世安民之志，你看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贈韋左丞）『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詠懷）是何等的抱負？後來身逢大亂，語及國運的顛連，奸邪的誤國，蒼生的困阨，胡羯的橫行，常大聲疾呼，

怒髮上指，肝膽如火，涕泗橫流，他的偉大人格更在作品裏充分表現了。

關於愛君的如『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赴奉先咏懷）『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北征）『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收京）『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洗兵馬）『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諸將）『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始是乾坤王室正，却教江漢客魂銷！』『與王會靜妖氛氣，聖壽宜過一萬春！』（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宋祈稱其『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汚，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唐書本傳）蘇軾說『古今詩人衆矣，而子美獨爲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蘇子瞻詩話）

我們再來看他對於窮苦階級的同情，這在詩中更是俯拾即是。如赴奉先詠懷敍宮庭的華侈，貴族的驕奢，達官的富厚之後，接着嘆息道：『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北征『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留花門論吐蕃兵騷擾百姓的狀況『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花門既須留，原野

轉蕭瑟！』「宿花石戍『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柏學士「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關於征戍之苦有兵車行。三別三吏前者爲天寶十年楊國忠捉兩京及河南河北的百姓去打雲南蠻而作。這事本來楊國忠爲個人的功名起見不比那正當的民族防禦戰爭，所以杜甫表示反對，如『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犂，禾隴畝無東西』不說戰爭本身的罪惡，但描戰爭對於社會的影響，是比其餘非戰文學更加進一步的寫法。三別三吏比兵車行又加幾倍沈痛，惟其中並無非戰思想，僅將那時兵禍之慘，如實寫出而已。最足表現杜甫偉大精神的，是那首有名的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沈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牀牀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霑溼何由徹？安得大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碧溪詩話稱其『仁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眞得孟子所存。』又稱老杜似孟子。王安石也是個社會詩人,對於杜甫更五體投地的佩服。題子美畫像後半首云『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生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此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

第三詼諧趣味的流露　我們因爲杜甫慣於言愁,慣於替痛苦的社會寫照,都把他當做一位嚴肅詩人,但他的性格其實很幽默,很富於風趣,胡適說杜甫的祖父杜審言便是個愛詼諧的人,臨死還要開宋之問武平一的玩笑,杜甫好像得了他的遺傳,故終身在窮困之中而意興不頹衰,風味不乾癟。我們看杜甫早年進鵰賦表『明主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沈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其高自稱道有東方朔自薦表的趣味。北征寫返家時妻子兒女情景『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拆波濤,舊

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這已經寫得很有趣了。下文『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不更叫人發笑麽？還有一首彭衙行是追述鄜州逃難景況寄一個款待他的朋友的。其中『癡女饑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張上若謂其『寫人所不能寫處，眞極朴極，亦趣極，惟杜公善用此法。』他戲簡鄭廣文『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把鄭虔頹唐放浪的狂態完全寫出。又送高適『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幷兒。』寫高從戎裝束似讚似嘲也有幽默風味。又狂歌行贈四兄開自己玩笑，後來蘇軾亦慣爲此。遭田義飲美嚴中丞寫田義『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回頭指大男，渠是弓箭手，各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叫婦開大缾，盆中爲吾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楊倫說『夾敍夾述，情狀聲吻色色描畫入神，正使班馬記事未必如此親切，千載下讀者無不絕倒。』至於浣花

江邊的小詩如絕句漫興，江畔獨步尋花，漫成，絕句，罵燕子，罵春風，罵桃花，花開既恨，花折又恨，一片奈何不得的光景，都可表現這老頭子十分趣味，無限風情。我們的詩人常常拉長臉子說正經話，或痛哭流涕爲社稷蒼生担憂，有時不免過於板重，但有這樣輕鬆的趣味，調劑其間。便使我們覺得他更近人情，更自然。我們讀杜甫詩，應當從他抑塞磊落，悲歌慷慨的情感裏，沈鬱頓挫的筆調裏，領略他這特有的詼諧的風趣。

杜甫詩形式方面，我們不必多費筆墨。所要知道的一則他是用氣力做詩的第一人，他自己說「頗學陰何苦用心」「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漸於詩律細」這認眞做詩，開了中唐以後苦吟的風氣。

二則他對新詩體創造極其努力。可分三項來說，首爲新樂府的創造；如哀王孫，哀江頭，悲陳陶，悲靑坂，三別，三吏，都獨創新題，自由抒寫，其成功比李白還來得大。胡應麟說「少陵不效四言，不做離騷，不用樂府舊題，是此老胸中壁立處。……太白以百憂等篇擬風雅，鳴臯等篇擬離騷，俱相去懸遠，樂府奇偉高出六朝，古質不如兩漢，較輸杜一籌」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摹擬剽竊，陳

陳相因，最爲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苕華草黃之哀不是過也。樂天新樂府秦中吟等篇，亦自此出，而語稍平易，不及杜之沈警獨絕矣」次則雜體的創造，如曲江三章，章五句，乾元中寓同谷縣作歌七首。朱熹謂後者「此歌七章豪宕奇崛，兼取九歌四愁十八拍諸調而變化出之遂成創體」李廌師友紀聞「太白遠別離蜀道難與子美寓居同谷七歌，皆風騷極致，不在屈宋下」又次則爲句法的創造，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故用倒裝，愈顯力量。

三則他作品的體裁異常廣博，李白專會做樂府，他則兼工律詩，風格也極多變化。故元稹稱其「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衆人之體勢，而兼衆人之所獨專」遯齋閑覽說『或問王荆公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李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此而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談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師者；有奮迅

馳騁若從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沈嘉亦常說「今人多稱李杜，率無定品，余謂李如春草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耳。至於老杜則堪輿中然，泰山喬嶽，長河巨海，纖草穠花，怪松古柏，惠風微波，嚴霜烈日，何所不有？」

第十二章　大曆間的詩人

大曆是代宗的年號，自公元七六六起至七七九止，共十四年。所謂大曆間的詩人並不是說這班詩人的活動，恰恰限於這十四年裏，不過他們大多數死在大曆中或大曆後，爲敍述方便起見我們只好喊他們爲「大曆詩人」。

大曆詩人的作品可分爲三派：一派是與杜甫相鼓吹的人生派，一派是表裏王維孟浩然的田園派。一派以研練字句，工秀幽雋，借五七言律絕稱長的小詩派。

人生派以元結顧況爲代表。

元結字次山，河南人。代宗時爲道州刺史。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進客管經略使，罷還京師，卒年五十。在他政治措施上可見他是個關心民瘼的人。在文學上表現當然也是如此。天寶丙戌（七四六）見運河流域百姓遭水災後的愁苦，假借隋人寃歌作閔荒詩一篇。次年在長安待制，又作治風詩五篇亂風詩五篇合名二風詩，與他所作皇謨（時議）三篇想獻之朝廷未果。詩仿卿雲虞帝等歌體裁，甚爲拙劣，故胡適說它毫沒有詩的意味。又作系樂府十二首。其中貧婦詞農臣怨也可表現當時下層階級的痛苦。

大亂以後他這類詩更多了，如忝官引，舂陵行，賊退示官吏都是很沈痛的作品。舂陵行寫道州賦稅之苛重，百姓之困苦。『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尙不忍，況乃鞭韃之？……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賊退示官吏序云：『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乃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徵斂？

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全詩如下：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河邊。

杜甫在夔州時讀了元結這兩篇詩，作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云「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得矣」可見杜甫很高興得着元結般這個同志。

元結在乾元三年（七六〇）選集他的師友沈千運，于逖，孟雲卿，張彪，趙徵明，王季友與其兄王季川七人的詩二十四首名為篋中集。其序云「……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汚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

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作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類似者有五六人。……』這可見篋中集的詩人有獨立成爲一派的狀況了。

孟雲卿河南人，一說武昌人。第進士爲校書郎與杜甫亦友善，故甫有『孟子論文更不疑』之句。其傷時云『獨立正傷心，悲風來孟津，大方載羣物，生死有常倫，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卽紀安史之亂。趙徵明天水人，工書其回軍跛者云『既老又不全，始得離邊城，一枝假枯木，步步向南行，去時日一百，來時月一程，常恐道路旁，掩棄狐兔瑩，所願死鄉里，到日不願生！』寫殘廢老軍人極動人。沈千運吳興人，家於汝北。其古歌云『北邙不種田，但種松與柏，松柏未生處，留待市朝客！』頗有王梵志『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之意。王季友河南人，家貧賣履。博極羣書。詩雖淺率而有眞趣，如宿東溪李十五山亭『上山下山入山谷，溪中落日留我宿，松石依依當主人，主人不在意亦足』卽其例。其餘各存詩數首不錄。

顧況字逋翁，海鹽人。肅宗至德進士，長於歌詩，性好詼諧，與李泌柳渾友善，他作社會詩態度雖然不如杜甫元結嚴肅，但滑稽之中也含至理。有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其上古乃愍農之作，

『齋夫咨咨，莠盛苗衰，耕之耰之，稂稗鋤犂。手胼足胝，水之蛭蟥喋我飢。』持斧爲伐人墓上松柏爲薪之兵士而作，『持斧持斧，無剪我松柏兮，柏下之土藏吾親之體魄兮！』囝在十二章中爲上乘。原註：『囝音蹇，閩俗呼子爲囝，父爲郎罷。』

囝生閩方，閩使得之，乃絕其陽，爲臧爲獲，致金滿屋，爲髠爲鉗，視爲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別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囝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

他的詩時作詼諧語又喜以俗話入詩，如杜秀才畫立走水牛歌『江村小兒好誇驍，脚踏牛頭上牛領，淺草平田擦過時，大虫著鈍幾落井』『大虫』是俗話的老虎『著鈍』或者是受驚吧？又梁司馬畫馬歌『此馬昂然獨出羣，阿爺是龍飛入雲』舊傳良馬爲龍種，杜甫所謂『雷雨晦冥方降精』是也。但『阿爺』二字用得實教人發笑。

但顧況雖好作滑稽語，詩的大部分實是新清雋秀一路。其小詩思致空靈透澈，有如寒泉水晶，讀之令人心目皆爽。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無人獨還。（歸山作）

板橋人渡泉聲，茅簷日午雞鳴，莫嗔焙茶煙暗，却喜曬穀天晴。（過山農家）

山中好處無人別，澗梅僞作山中雪，野客相逢夜不眠，山中童子燒松節。（山中贈客）

斬出河邊思遠道，卻來窗下聽訢鶯，故人一別幾時見，春草還從舊處生！（贈遠）

田園派則以韋應物爲代表。

韋應物京兆長安人。少以三衞郎事明皇，晚更折節讀書。大曆中爲自鄠令制除爲櫟陽令建中（德中年號）三年（七八二）拜比部郎，出爲滁州刺史，後又爲蘇州刺史。應物性高潔，所在焚香掃地而坐，與顧況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儔酬唱，其詩閑澹簡遠人比之陶潛稱陶韋云。今引其氣味似陶之作品二首：

幽居捐世事，佳雨散園芳，入門靄已綠，水禽鳴春塘。重雲始成夕，忽霽尚殘陽。輕舟因風泛，郡閣望蒼蒼。私燕阻外好，臨歡一停觴。茲遊無時盡，旭日願相將。（池上懷王卿）

茲晨乃休暇，適往田家廬。原谷徑塗澀，春陽草木敷。緣遵板橋曲，復此清澗紆，崩壑方見射，迴

流忽已舒，明滅泛孤景，杳靄含夕虛。無將爲邑志，一酌澄波餘。（往雲門郊居塗經迴流作）

葛立夫韻語陽秋『韋應物語平平處甚多，至於五字句則超然出於畦徑之外，如游溪詩「野水煙鶴唳，楚天雲雨空。」南齋詩「春水不生煙，荒岡筠翳石」詠聲詩「萬物自生聽，太空常寂寥」如此等句豈下於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哉？故白樂天云「韋蘇州五言高雅閒談自成一家之體，」東坡亦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卻遜韋郎五字詩」』峴傭說詩『韋公古澹勝於右丞，故與陶爲獨近，如「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甯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不覺朝已晏，起來望靑天」如出王柳先生口也。』張戒歲寒堂詩話也說韋的作品『韻高而氣淸』

元和間文人柳宗元作詩也學陶潛，與韋應物合稱韋柳。但柳境遇至爲拂逆，學陶乃強作達觀，其氣息實不類，所以峴傭說詩說道：『柳子厚幽怨，有得騷旨，而不甚似陶公，蓋怡曠氣少，沉至語少也。』

小詩派以大曆十才子爲代表。

所謂大曆十才子的說法頗爲紛歧。唐書文藝傳盧綸傳：爲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等十人。江鄰幾雜志則爲：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曾，耿湋，苗發，吉中孚等十一人。嚴羽滄浪詩話又多一冷朝陽。

胡光煒又引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鈔所載「大曆十子」人名爲：劉長卿，錢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司空曙，韓翃，盧綸，李端，李益。（文學史講稿）胡氏說管氏此語必有所本，且此十人詩個個不壞，又都存在。現在我們就以管說爲根據吧。

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人。開元二十一年進士，至德中爲監察御史，終隨洲刺史。在他詩裏我們可以知道他和孔巢父，高適，孟雲卿，皇甫冉，張繼都有相知之雅。上元寶應間（七六〇——七六二）權德輿常稱之爲「五言長城」。皇甫湜也說「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爲老兵矣；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駡宋玉，爲罪人矣。」雲溪友議謂劉因人說「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便說「李嘉祐郎士元焉得與予齊稱耶？」可見他自負不淺。

他既以五言著名，我們便來看他的五言。全唐詩話稱其「春風吳草綠，古木剡山深，明日滄洲

路，歸雲不可尋。」及「沙鷗驚小吏，明月上高枝」但我更愛他的五絕：

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孤雲歸野鶴，豈向人間住？莫買沃洲山，時人已知處。（送方外上人）

蒼蒼竹林寺，杳杳鐘聲晚，荷笠帶夕陽，青山獨歸遠。（送靈澈上人）

渡口發梅花，山中動泉脈。蕪城春草生，君作揚州客。（送子婿崔眞甫李穆往揚州）

錢起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載進士，官祕書省校書郎，終尙書考功郎中。詩格新奇理致清贍。其藍田雜詠二十二首似乎受王維輞川集的影響其佳處亦不在輞川集下。

登山登春臺，目盡趣難極。晚景下平阡，花際霞峯色。（登臺）

淨與溪色連，幽宜松雨滴，誰知古石上，不染世人跡。（石上苔）

風送出山鐘，雲霞度水淺，欲知聲盡處，鳥滅寥天遠。（遠山鐘）

有意蓮葉間，瞥然下高樹。擘波得潛魚，一點翠光去。（銜魚翠鳥）

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天寶中進士。寶應初補中書尉，歷右拾遺。出爲郢州刺史。與錢起齊名，自

丞相以下出使作牧不得二人詩祖餞，卽爲時論鄙薄。但他集中送人詩雖多，出色者却很少。今引其柏林寺南望七絕一首：

溪上遙聞精舍鐘，泊舟微徑度深松。青山霽後雲猶在，畫出東西四五峯。

皇甫冉字茂政，潤州丹陽人。天寶進士。大曆初累遷右補闕，奉使江表，卒於家。其詩天機獨得，遠出情外。與弟曾齊名，時人比之張氏景陽孟陽。其山中五詠之二：

上路各乘軒，高明盡鳴玉，寧知澗下人，自愛輕波淥。（南澗）

山館長寂寂，閑雲朝夕來。空庭復何有？落日照青苔。（山館）

韓翃字君平，南陽人。天寶進士。以「春城無處不飛花」一詩受知德宗，除駕部郎中，知制誥，擢中書舍人。前人稱其詩興致繁富，一篇一詠，朝野珍之。我則愛他詩的華貴氣象。

駿馬牽來御柳中，鳴鞭欲向渭橋東。紅蹄亂蹋春城雪，花頷驕嘶上苑風。（羽林騎）

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中散碧蹄。玉勒斗回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看調馬）

這與寒食一詩都是開天太平盛世的景象，安祿山亂後便不可多得了。但他的詩也有極淸者

如送齊山人歸長白山「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萬木中」不啻一幅畫圖。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大曆初數舉進士不第，元載取其文以進，補閿鄉尉。建中初遷校檢戶部郎中。貞元中舅韋渠牟表其才，驛召之，會卒。文宗愛其詩嘗遣中人索其家笥，得詩五百篇以進。他的和張僕射塞下曲氣概頗雄壯。

鷲翎金僕姑，燕尾繡蝥弧。獨立揚新令，千營共一呼！

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有石稜中。

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

野幕敞瓊筵，羌戎賀勞旋。醉和金甲舞，雷鼓動山川！

李益字君虞姑臧人。大曆四年進士。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益長於歌詩，貞元末與李賀齊名，每作一篇，教坊樂人以賂求取爲供奉歌辭。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爲屏障。他少年時北遊河朔幽州，爲劉濟從事所以長於邊塞詩。

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從軍北征）

新雁新從北地來，聞聲一半却飛回。金河戍客腸應斷，更在秋風百尺臺。（夜上西城）

他的「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頗爲後人讚賞。王世貞說「絕句李益爲勝，韓翃次之。」沈德潛說「七言絕句中唐以李庶子劉賓客爲最，音節神韻可追逐龍標供奉」但我極愛他那首混入李白集中的長干行。

憶妾深閨裏，煙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去來悲如何，見少離別多，湘潭幾日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淼淼暗無邊，行人在何處？好乘浮雲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綠浦上，翡翠錦屏中。自憐十五餘，顏色桃花紅，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

李端字正已，趙郡人。大曆五年進士。嘗在駙馬郭曖第賦詩甚工，公主賜以百縑。錢起謂其爲宿構，請更以己姓爲韻。端即刻又賦一首起四句云：「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鈎未上絃，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起等乃服。其拜新月「開簾見新月，便即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聽箏「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

司空曙字文明廣平人。終虞部郎中。詩格清華。其樂園「春園芳已遍，綠蔓雜紅英，獨有深山客，時來辨藥名。」石井「苔色遍春石，桐陰入寒井，幽人獨訊詩，先樂殘陽影。」意致都幽深秀雋。

尙有戴叔倫張繼也爲大曆中有名詩人。戴憶原上人「一兩棕鞋八尺籐，廣陵行遍又金陵；不知竹雨竹風夜，吟對秋山那寺燈?」氣韻流暢，清無點塵。張繼以「月落烏啼霜滿天」一詩稱最蘇州寒山寺竟因此詩而垂不朽。

大曆詩人不爲不多，不過天才都算在第二三流以下，其作品婉轉清揚芊緜秀麗如春鳥秋蟲，幽花野草，令人可愛，但只能說是「優美」而不能說是「壯美」。杜甫「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以諸公詩與李杜並讀，便會發生這樣感想。

第十三章　險怪派領袖詩人韓愈

大曆到元和三四十年間的詩境是沖和淸雅的詩派佔著優勢，已如上章所述。但到了九世紀

初期，又出了幾個才氣很大的詩人，將這中裏的局面振起了。這時代詩境分爲兩大派，一爲韓愈領導的險怪派，一爲白居易領導的人生派。

現在我們先論韓愈。所謂領袖，並不是說韓愈先造出一種險怪的詩體，教人跟從他，實際上他還受同派人的影響，不過他名望較高，家數較大，所以我們派他爲領袖。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少孤，刻苦爲學，盡通六經百家。貞元八年擢進士第。爲監察御史，上疏極論時事，貶山陽令。元和中再爲博士。改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裴度討淮西，請爲行軍司馬。以功遷刑部侍郎。諫迎佛骨，謫潮州刺史。移袁州。穆宗卽位，召拜國子祭酒，兵部侍郎。不久爲吏部侍郎，尋復吏部。卒於穆宗長慶四年（八二四）壽五十七。謚曰『文，』世稱韓文公。

韓愈是個文學革命家，他與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提倡古文運動，打倒六朝以來駢體文字代以單行的散文。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譽，可算得中古文學史上最卓越的一位。他的詩在唐詩中也另開生面，爲李杜以來的大家。

大約詩到李杜已做到圓熟的境界。過圓則流於庸，過熟則流於滑，大曆諸子之不能出色，雖爲

天才所限，也可說所生時代之不做美。到了韓愈叫他安於庸熟當然不肯；叫他騰挪變化，超過李杜，也難辦到，於是想出一條另取途徑的辦法，把自己造成奇險一派。別人的作品好像康莊大道，他的却是人跡所未曾到的峭壁懸崖；別人的作品，好像醺然醉人的小陽天氣，他的却是驚雷駭電，怪雨盲風，波涌如山，鯨呿鼇擲的海上變天。他能在李杜之後獨樹一幟，稱為大家者全靠這點冒險爭勝的志氣。這也像虬髯客見了太原公子知道不能與他逐鹿中原便遁到海外去開闢王國，另做出一番烈烈轟轟驚天動地的事業來，我們能不許他為豪傑之士麼？

韓愈詩險怪的表現可以分為幾項來說：

第一以散文的方法做詩。這是我們讀韓詩最容易感到的，古人也曾如此說過。冷齋夜話「沈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澤治平中（宋英宗年號）在館中夜談詩，存中曰「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然終不是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吾謂詩人未有如退之者。」」我們現在讀他的謝自然詩，贈靈師詩，寄盧仝，送惠師，順起順結，源源本本，有散文之結構，無詩歌之剪裁，有散文之暢達，無詩歌之藻翰，我們說這些作品是有韻的贈序文也無不可。像嗟哉董生行更和韓氏

平生散文贈序氣息相似。

> 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戚戚。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

他的詩也有明白暢達的。所以趙翼說；「其實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從字順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專以奇險見長。……若徒以奇險求之昌黎則失之矣。」但他的「文從字順」的詩，都是用散文方法寫的，仍然還是一個險怪。

五言詩的音節普通上二下三，七言則上四下三，但他偏不守這規則。如「有窮者孟郊」「淮之水悠悠」「落以斧引以纆徽」「子去矣時若發機」「溺厥邑囚之崑崙」「雖欲悔舌不可捫。」這類句法趙翼引為韓詩創格之例，其實不過是散文句法入詩而已。

第二以字書入詩及以作賦方法作詩。胡光煒文學史講稿說漢代文學家如揚雄司馬相如之

流，同時又是小學家，韓愈對於小學也很費了一番苦工，他自己又有「凡爲文詞宜略識字」的口號。他用了許多爲平常所不經見的字放在他的詩中，他著名的南山詩陸渾炎及與孟東野城南聯句並不是一個未研究過小學的人一翻就看得懂的。不但如此，有時他的詩句有六個字或一整句都是名詞。如陸渾炎的「虎、熊、麋、猪、逮猿猨」「水龍、鼉、龜、魚與黿」「鴉、鴟、鵰、鷹雉、鵠、鵾」又有幾於連句都是動詞的，如同篇中之「燖、煨、炰、燻、孰、飛奔」這顯然是有意學急就篇的句法以炫新奇。」

漢賦每喜用奇字奧義，韓詩亦然。…且賦最尙鋪張排比，而韓愈的南山詩歷敘山上之土、石、草、木、與春、夏、秋、冬、極其詳盡，與漢賦之歷敍東、西、南、北、草、木、鳥、獸、章法頗相類。我們不妨說南山詩就是一篇每句五個字的賦。現在我們引南山詩最有意鋪排的一段於下：

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鬬，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雊，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或翩若船遊，或決若馬驟，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或亂若抽筍，或嵲若注灸。或錯若繪畫，或繚若篆籀，或羅若星離，或蓊若雲逗，或浮若波濤，或碎若鋤耨，或如賁育倫，賭勝勇前購，先強勢已出，後鈍嗔

詎譎，或如辛五尊，叢集朝賤幼，雖親不褻狎，雖遠不悖謬，或如臨食案，肴核紛飣餖，又如遊九原。墳墓包槨柩，或纍若盆甖，或揭若甑豆，或覆若曝鱉，或頹若寢獸，或蜿若藏龍，或翼若搏鷲，或齊若友朋，或隨若先後。或迸若流落，或顧若宿留，或戾若仇讎，或密若婚遘，或儼若峨冠，或翻若舞袖，或屹若戰陣，或圍若蒐狩，或靡若東注，或偃然北首，或如火熺焰，或若氣饙餾，或行而不輟，或遺而不收，或斜而不倚，或弛而不彀，或赤若禿鬝，或熏若柴槱，或若龜拆兆，或若卦分繇，或前橫若剝，或後斷若姤。

趙翼又引他月蝕詩之鋪到東西南北四方神祇；譴瘧鬼詩歷數醫師，詛師，符師，灸師，以爲有意出奇爲詩中另增一格，但也不過是賦的鋪排法。

第三別人作詩都求其美，他却故意求其醜。劉熙載藝概『昌黎詩每以醜爲美』眞是一句最警闢的批評。我常說韓愈詩像法國羅丹的雕刻。羅丹前雕刻都宗希臘遺意，講究平衡，分量均齊，節奏，以優美精工爲主。羅丹出始一掃空之，其所作品筋骨突兀，面目猙惡，乍見似未施雕琢之泥石一堆，細辨之則神情飛動，眞氣流注，寓有絕大的氣魄與天才。詩自六朝至於隋唐，『美』之一字，已經

講究太過了，至李杜始有變化，但李尙崇建安，又讚美謝朓；杜則主張「新辭麗句必爲鄰」，對於六朝的殘膏剩馥，還有點戀戀不捨之意。韓愈却大言自己少時「文章蔑曹謝，」縣齋有懷又說晉宋氣象日凋耗，齊梁陳隋，衆作等於蟬噪（薦士）所以他絕對排斥辭藻，甚至趨於極端，故意在那與「美」相反的「醜」上做功夫，與羅丹破壞希臘傳統習慣正是同一用意。蘇軾說「書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劉熙載又說「八代之衰，其文內竭而外侈，昌黎易之以萬怪惶惑，抑遏蔽掩，在當時眞爲補虛消腫良劑，」這話論韓愈的詩也無不可。

他的元和聖德詩紀劉闢全家就戮的情形：「解脫攣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瀉，揮刀紛紜，爭刌膾脯。」這種醜惡的描寫，曾引蘇軾的反感，說「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者，而退之言之，何其陋也！」張栻替他辨護說「正欲使藩鎭聞之，畏懼，不敢爲逆。」趙翼從而論之道：「二說皆非也，才人難得此等題以發舒筆力，旣已遇之，肯不盡力描寫以暢其才思耶？此詩正爲此數語而作也。」我則說趙語也不見得對。使李杜遇此題不

見得肯寫卽寫也必蘊藉些，韓愈如此，無非要借此完成他「以醜為美」的條件罷了，何常有別的緣故呢。

他的譴瘧鬼「乘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嘔泄間，不知臭穢非！」月蝕詩「堯呼大水浸十日，不惜萬國赤子魚頭生，女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九無饞名，赤龍黑烏燒口熱，翎鬣倒側相搪撐婪酣大腹遭一飽，飢腸徹死何由鳴」「烏龜怯姦，怕寒縮頸，以殼自遮，終令奔蛾扶汝出，卜師燒錐鑽灼滿板如星羅！」「蝦蟆拘送主府官，帝箸下腹嘗其皤。」至於嘲鼾睡形容澹公和尚的鼾聲，令人絕倒，如「頑飈吹肥脂，坑谷相嵬磊，雄哮乍咽絕，每發壯益倍……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腿。……幽尋虱搜耳，猛作濤翻海。……乍如彭與黥，呼冤受菹醢，又如圈中虎，號瘡兼吼餒。」都是他賣弄「醜」的手段處。

現在我們再引幾處奇崛險怪的句子以覘韓詩特色：

尋勝不憚險，黔江屢洄沿。瞿塘五六月，驚電讓歸船，怒水忽中裂，千尋墮幽泉，環回勢益急，仰見團團天！（送靈師）

山樓黑無月，漁火燥星點，夜風一何喧，杉檜屢磨颭，猶疑在波濤，怵惕夢成魘。（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

風怒不休何軒軒，擺出烈火以自燔，有聲夜中驚莫原，天跳地踔顛乾坤，赫赫上照窮崖垠，截然高周燒四垣，神進鬼爛無逃門。……雷公擘山海水翻，齒牙嚼齧舌腭反，電光䃗磹頳目暖，頊冥收威避玄根。……命黑螭偵焚其元，天闕悠悠不可援，夢通上帝血面論，側身欲進叱於閽。帝賜九何湔涕痕，又詔巫陽反其魂，徐命之前問何冤。（陸渾炎和皇甫湜用其韻）

凶飆攪宇宙，鋩刃甚割砭，日月雖之尊，不能活烏蟾。羲和送日出，恇怯頻窺覘，炎帝持祝融，呵噓不相炎。……啾啾窗間雀，不知已微纖，舉頭仰天鳴，所願晷刻淹，不如彈射死，却得親炰燖。（苦寒）

詩翁（謂孟郊）憔悴劚荒棘，清玉刻佩聯玦環。腦脂遮眼臥壯士（謂張籍病眼）大招挂壁無由彎。（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斯立）

我心如冰劍如雪，不能刺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決雲中斷開青天，噫！劍與我俱變化歸黃泉！

（利劍）

還有趙嘏指出的路傍堠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雙鳥詩連用「不停兩鳥鳴」四句，雜詩連用五個「鳴」字。贈別元十八連用四個「何」字。都是古怪的句法。又韓愈與孟郊，張徹，張籍，軒轅彌明，（按此乃韓自己記名）侯喜，劉師服等人聯句，險怪文句亦不可勝數。

韓愈詩的總評，最好借他自己的話：「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薦士）險語破鬼胆，高詞媲皇墳。至寶不雕琢，神功謝鋤耘」（醉贈張秘書）「想其下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調張籍）這是他讚美孟郊和李杜的，但所謂「硬語盤空」孟郊固不足以當，所謂「乾坤雷硠」李杜也不見得如此故意作鬧，我們不如說他在那裏自讚吧。

他的詩雖極險怪，讀來却並不像樊宗師作品那樣佶屈聱牙，章鈎句棘，他的詩也頗有斧鑿痕迹，讀來却很自然，這因為他有磅礴的氣魄，足以斡旋包舉，令人不覺。他與李翊論文有「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李商隱

推崇他道：「公之斯文若元氣」可謂知言！

第十四章　韓派詩人

所謂韓派詩人就是幾個平日與韓愈唱和的朋友或門下士，作風固不見個個與韓愈相同，但其吟苦思深，不肯作一平常習見語，則都不謀而合，可算詩界一羣探險的志士。

第一個我們所要介紹的是孟郊。生於天寶十年（七五一）卒於元和九年（八一四）比韓長十七歲，可以說是韓的一個前輩。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亦少諧合，年五十始登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可有積水，我們的詩人遂終日來往，坐水旁徘徊賦詩，公事多廢。縣令沒法只好告府以假尉代他，分其半俸。鄭餘慶為東都留守，署他為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元興，奏為參謀，卒。張籍私謚曰「貞曜先生。」

韓愈平生於朋友少有許可，獨一見孟郊便引為忘形交，幾於拜倒。其薦士（薦孟郊於鄭餘慶）

歷敘漢魏詩人至唐李杜之下便說「有窮者孟郊，受才實雄驁」醉留東野「我願身如雲，東野變爲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又雙鳥詩喻自己與東野一鳴而萬物皆不敢出聲。趙翼說「昌黎本好爲奇崛矞皇，而東野盤空硬語，妥帖排奡，趣尙略同，才力又相等，一旦相遇，遂不覺如膠之投漆，相得無間。」又說韓與孟「實有資其相長之功。」（甌北詩話）這話很可信。

談到孟郊平生境遇，甚爲轗軻，進士落第二次，年五十始登一榜。家貧官小，暮年又失其三子。所以他的詩充滿一片窮愁貧病的字眼，後人「郊寒」之說卽因此而廢。我們且看他的：

貧病誠可羞，故牀無新裘。春色燒肌膚，時飡苦咽喉，倦寢意蒙昧，強言聲幽柔。承顏自俛仰，有淚不敢流。默默寸心中，朝愁續暮愁！（臥病）

無子抄文字，老吟多飄零，有時吐向牀，枕席不解聽。鬪蟻甚微細，病聞亦淸冷，小大不自識，自然天性靈。（老恨）

夜學曉未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讎。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淸桂無直枝，碧江思舊遊。（夜感自遣）

還有「至親唯有詩，抱死心有歸。」「傾盡眼中力，抄詩過與人」「老泣無涕洟，秋露為滴瀝」「冷露滴夢破，峭風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腸中轉愁盤」病骨可剸物，酸呻亦成文」「老骨懼秋月，秋月刀劍稜」都可以表現他「寒」的特色。

他的詩也有奇險一路的，如「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手中飛黑電，象外瀉玄光，萬物隨指顧，三光為迴旋」（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墮魄抱空月，出沒難自裁，齏粉一閃間，春濤百丈雷……呀彼無底吭，待此不測災。」（峽哀之一）「三峽一線天，三峽萬繩泉，上仄碎日月，下掣狂漪漣，破魂一雨點，凝幽數百年。」（峽哀之三）「峽螭老解語，百丈潭底聞，毒波為計校，飲血養子孫。」（峽哀之五）峽稜剸日月，日月多摧輝，物皆斜仄生，鳥亦斜仄飛。潛石齒相鎖，沈魂招莫歸」（峽哀之七）語雖如韓，但變他沒有韓多，氣魄不如韓大。

韓愈替他做的貞曜先生墓誌「其為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沒，間見層出」苦吟態度可想。

他因為被韓愈推許，所以詩名也與韓並，甚至時人有「孟詩韓筆」之說。他自己贈無平詩有

「詩骨聳東野，詩濤勇退之」之句，趙翼說他想與韓旗鼓相當，不復謙讓。但後人則皆抑孟伸韓。蘇軾讀孟郊「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如煮彭蜞，竟日嚼空螯，要當鬬僧（指賈島）未足當韓豪」元好問論詩絕句「東野窮愁死不休，天高地厚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惟峴傭說詩能爲持平之論，其言曰「孟東野奇傑之筆萬不及韓，而堅瘦特甚，譬之偪陽之城，小而愈固，不易破也。」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僧名無本。韓愈勸之返俗，舉進士，屢不第。文宗時爲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而卒。唐書本傳說他壽五十六（七八五——八四一）但鄭振鐸中國文學史陸侃如中國詩史都說他六十五歲不知何所根據。

他做和尙時便與孟郊韓愈認識兩人集都有贈他的詩。孟郊戲贈無本有「文章杳無底，斸掘誰能根？夢靈髣髴到，對我方與論。拾月鯨口邊，何人免爲吞？燕僧（指島）擺造化，萬有隨手奔！」等語，韓愈送無本詩歸范陽有「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覷襲玄窅，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頷。鯨鵬相摩窣，兩舉快一噉。……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等語可

見他做詩時冥搜苦索的認眞態度了。不過二人以雄怪許他實爲溢美，他的詩只是寒酸枯稿一路與孟郊合稱爲「郊寒島瘦」倒很相宜。他最得意的「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兩句自注其旁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四不賞，歸臥故山秋。」其實並不見得怎樣出色。惟「鳥宿池邊樹，僧獻月下門」「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則頗佳。唐張爲撰詩人主客圖以孟郊爲清奇僻苦主，清李懷民別撰中晚唐詩主客圖則以這名義歸之賈島。但他的詩與孟郊相比正如孟浩然之於王維，峴傭說詩道「孟郊賈島並稱，然賈萬不及孟，孟堅賈脆，孟深賈淺故也」野鴻詩的「閬仙得名，偶爲退之一吹獎耳，考其平古所作，何足流傳？」

今更引其朝飢一首：

市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我要見白日，雪來塞靑天，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絲。飢莫詣他門，古人有拙言。

還有個以奇澀著名的樊宗師，平生作文數百篇，詩七百六十九篇，今僅存文二，詩一。韓愈最佩服他，曾爲文薦之，又替他做墓誌，有「多乎哉古未嘗有也！然必出於己不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何難

也！』又說『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韓愈答劉進夫書和進學解，揭櫫『師古人之意而不師其辭，』『惟陳言之務去』的主張，恐怕是受樊宗師的影響。

樊氏的絳守居園池記，（載陶宗儀輟耕錄）宋王晟，劉忱，趙仁舉嘗爲解釋，元陶宗儀，淸孫之騄，又爲之句讀，但我們還是難得明瞭。看他記園池門上畫圖一段：『西南有門曰虎豹，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彘匿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雷火雷風，黑山震將合。右胡人，鬅，黃帑，累珠丹碧錦禊，身刀，囊，鞾，撾，縚。白豹玄斑，飫距掌，髀意相得。』又寫園景一段：『樵途隱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詭姽絢化，大小亭餖池渠間。』（舊句讀尙多不合，今略改）蜀綿州越王樓詩序『予始登，謂日月昏曉，可窺其背雷電合，風雲遇，霜辛露酸，星辰介行，鬼神變化，草木眩繡』以一串名詞，動詞，形容詞組成短峭的句法，倒有些像現在西洋未來派或感興派的體製。他之詩之生澀奇奧，想比韓愈還甚幾倍。

由險怪而走入魔道的是盧仝，馬異，劉叉，皇甫湜幾個人。

盧仝范陽人自號玉川子，徵諫議不起。後因宿王涯第，罹甘露之禍。（八三五）他寄居洛陽時

韓愈爲河南令（八〇九——九〇一）因與認識。所謂「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的贈詩就是那時做的。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月蝕詩說者謂爲譏元和逆黨，詩長一千八百餘字，句法長短不等，用了許多很有趣的譬喻，說了許多怪話。今引其寫月蝕光景一段如下：

新天子卽位五年，歲次庚寅，（憲宗元和五年，八一〇）斗柄插子，律調黃鐘，森森萬物夜殭立，寒氣贔屭頑無風，爛銀盤從海底出，出來照我草屋東。天色紺滑凝不流，冰光交貫寒曈曨，初疑白蓮花，浮出龍王宮，八月十五夜，比並不可雙。此事怪事發，有物吞食來，輪如壯士斧斫壞，桂似雪山風拉摧，百鍊鏡，照見胆，平地埋寒灰。火龍珠，飛出腦，却入蚌蛤胎。摧環破壁眼看盡，當天一搭如煤炲。磨踪滅跡須臾間，便是萬古不可開。不料至神物，有此大狠狽！星如撒沙出，爭頭事光大，奴婢炷暗燈，揜菼如玳瑁，今夜吐燄長如虹，孔隙爲道射戶外。

這雖「信口開河」，還算有點結構，至於與馬異結交詩便想入非非，不知所云了。古人嘲他的詩如乞兒唱蓮花落，一搭一搭，只是隨口瞎謅，元好問也不以他爲然，論詩絕句：「萬古文章有坦途，

縱橫誰似玉川盧，眞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但他的詩也算一種空前的創格，宋歐陽修曾仿之作鬼車詩，明劉基又作二鬼詩，淸袁枚也作題王壽峯問天圖仿玉川體可見他對後代詩人並非毫無影響。

馬異河南人。詩僅存四首。答盧仝結交詩中有「此詩峭絕天邊格，力與文星色相射，長河拔作數條絲，太華磨成一拳石。」又「喙長三尺不得語，」等句，可見詩風之一斑。

劉叉少任俠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聞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雪車冰柱二詩。他與孟郊盧仝相識（集中有贈詩）想在此際。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說道：「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歸齊魯，不知所終。

他的偶書「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間萬事細如毛，野夫怒見不平處，磨損胸中萬古刀！」又姚秀才愛予小劍因贈「一條古時水，向我手心流，臨行解贈君，勿薄細碎讐」烈士詠「烈士或愛金，愛金不爲貧，義死天亦許，利生鬼亦嗔。」都可表現他的性格。自問「酒腸寬似海，詩胆大於天」後五字可說險怪派的總評。

韓愈門下的詩人尙有張籍，皇甫湜，李翺等。張籍的詩以淸眞雅正爲主與韓之險怪異趣，李翺存詩不多，亦無特色，故只說皇甫湜。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仕至工部郎中。他性情狂躁，除了替裴度做修福先寺碑文一字三縑的報酬尙不滿意的故事外，還有可笑軼事；唐書本傳說他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汁。命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血流。他的出世篇合盧仝，韓愈爲一手而語意之狂放則顯露自己特性。像那「生當爲大丈夫，斷羈羅，出泥塗，四散號呶，擾俶無隅。埋之深淵，飄然上浮，騎龍披靑雲，汎覽遊八區；經太山、絕大海，一長吁。西摩月鏡，東弄日珠，上括天之門，直指帝所居。」是用韓散文作法。又如「旦旦狎玉皇，夜夜御天姝，當御者幾人，百千爲番，宛宛舒舒。忽不自知，支消體化膏露明，湛然無色茵席濡！俄而散漫，斐然虛無；翕然復摶，摶久而蘇。精神如太陽，霍然照淸都。四肢爲琅玕，五臟爲璠璵，顏如芙蓉，頂爲醍醐。與天地相終始，浩漫爲歡娛。下顧人間溷糞蠅蛆！」則又亂湜狂言走入魔道如盧仝了。

第十五章 功利派首創者白居易

人類的神經長久平靜乍受外界的大刺激便引起非常的興奮甚至陷於錯亂的狀態。及刺激不斷襲來，神經禁受不起，就暫時變成麻木，藉以自衛。這樣經過多時以後，神經的能力稍稍恢復，又遇着刺激，便又會引起反應。但第二度的反應來勢每比第一度和緩，而且能養成深沈周密的內省功夫，練就對付艱難的能力，所謂『人生的經驗』便是這樣來的。

開天長期太平之後，忽然有安祿山之變一般人們受此意外打擊，只覺得驚恐，憤怒，憂愁，悲哀，種種情感。一時並集，發之詩歌也就如萬竅怒號，如怒濤鼓盪，表現心靈極度的不平衡，與神經異常的興奮。後來大亂雖平，宦官，藩鎭，外患成爲連環表現的喜劇，司空見慣渾閒事不容易再牽動情感了。而且時局日非救亡無術詩人們心灰也日甚，不知不覺把以前激昂慷慨消磨於烏有之鄉，都走上嘯歌詩酒盤桓風月的頹廢路上去。連杜甫入秦州時也說『唐堯眞自聖，野老復何知』何況其

他詩人呢大曆後十餘年詩人們又離開了實現的人生，躲入藝術的小天地裏，無非爲此。

代宗時是偸安的局面，到德宗時連偸安都不成了。擁有重兵的藩鎭如朱滔，王武俊，田悅，朱納，李希烈自稱王號，四出攻掠。兵連禍結苛稅繁興，民不聊生，人心思亂。其後涇原諸道軍奉朱泚爲帝，公然叛於輦闕之下，逼得德宗不得不出奔，可算安祿山，吐蕃以後第三次的大禍。後來藩鎭分化愈多，朝庭領土一年狹似一年，稅賦所入一天少似一天，中央政府威權不過行於數省，其餘都在那些「土皇帝」手裏了。

憲宗卽位後，極力想法裁制藩鎭的勢力，數年間討平劉闢，楊惠琳，李錡，王承宗，田興之，吳元濟，李師道各強鎭。任用裴垍，李藩，李絳，裴度一班賢相，漸成中興之局，這時政治上很有蓬勃的活氣，詩人灰冷的心不覺隨之而熱，說話的興趣也因之而濃，詩壇又要湧起一度壯闊的波瀾來了。像韓愈便與高彩烈去做他的元和聖德詩，平淮西碑，還想勸皇帝定樂章，告神明，封禪泰山，奏功皇天，借此展施自己潤色鴻圖的大手筆。但另一派詩人像白居易和元稹等於瞻眺這縹緲的光榮前途之餘，迴想過去五六十年的痛苦，察看目前累朝遺留的積弊，覺得未可樂觀。於是想借文字之功，來做一

番禪益政教的工作，「人生藝術」的呼聲便應運而生了。他們同是受杜甫的影響，但比杜甫還進一步。杜甫那些時事詩，是一時刺激的反應，是客觀的描寫；而元白一派卻是「痛定思痛」的反應，是主觀的諷諭。杜甫的態度是消極的，元白則積極的，杜甫的思想沒有成爲系統，元白則成爲系統。所以杜甫僅是個寫實藝術家，元白則爲功利主義的藝術家。

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貞元十四年（七九八）進士。補校書郎。元和二年（八〇七）召入爲翰林學士；明年拜左拾遺。以言事貶江州司馬，徙忠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八一九）召還京師，明年升主客郎中，與元稹同知制誥。長慶元年（八二一）轉中書舍人。復乞外，歷蘇杭二州刺史。文宗立，以秘書監召遷刑部侍郎，俄移病，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拜河南尹。開成初（八三六）起爲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壽七十五。（七七二——八四六）

他長慶前所作詩手編爲五十卷，號白氏長慶集。後又加後集二十卷續後集五卷共爲七十五卷，凡詩三千八百四十首。（今存七十一卷，三千六百八十八首）以量數言已超軼前代任何詩人了。內客則他自分爲「諷諭」「閑適」「感傷」大三類。（長慶後集則惟以「格詩」「律詩」

分卷。）

白居易對「諷諭類」的詩，最自看重，平生的力量，可說都盡在這方面。他有與元稹論詩的長信，可說是他的一篇最重要的「文學宣言書」也是文學史上一篇極有價值的作品。大略說採詩官廢，六義始缺之後，由楚漢至於晉宋梁陳所有作品都離開人生；甚至嘲風雪弄花草，變成一種不足輕重的玩藝。「唐興二百年，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所以「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他的全部文學主張可說包括在「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十四個大字裏。

他與元稹合作策林七十五篇，主張恢復周代採詩制度，作爲採訪民意的機關。還有作府試官

時所擬進士策問，新樂府中的「采詩官」都是同一用意。有了這種機關而後他們的諷諭作品始在政治上發生效果，不然也還是「空文」罷了。

他的諷諭詩中最重要的是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還有哭孔戡，寄唐生，宿紫村閣，凶宅，夢仙等一共有一百七十二首。

新樂府作於元和四年爲左拾遺時。與元九書說「是時皇帝初卽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皆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間，有可以救濟人病，裨益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之，欲以稍稍進聞於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奬塞言責，下以復我平生之志。」自序則說「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誡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律，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這五十首樂府有關於政治問題的，有關於社會問題的，有關於婦女問題的，有關於階級問題的。其中固然有的是迂腐的見解如法曲，立部伎，華原磬，五弦彈之剌夷樂亂華夏正聲；馴犀，蠻子朝，驃國樂之反對懷彙遠人之道。但如道州民，捕蝗，杜陵叟，賣炭翁，新豐折臂翁，上陽白髮人，母別子，太行路，却都是大膽

而有特識的議論。今引賣炭翁一首：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上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官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秦中吟自序說「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爲秦中吟」其中重賦寫貧民生活「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煙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幷入鼻中辛。」又寫官庫之富厚，「繒帛如山積，絲絮如雲屯，號爲羨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傷宅「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問汝骨肉間，豈無貧賤者，忍不救飢寒！」輕肥「尊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秋官爲主人，廷尉居上頭，日中爲一樂，夜半不能休。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買花「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都可算得極好的社會主

義文學。

我們現在再引他諷諭詩中宿紫閣山北村一首，以見那時武人的橫暴：

晨遊紫閣峯，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余喜，爲余開一尊。舉杯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主人退後立，斂手及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愼勿語，中尉正承恩！

我們的詩人抱着如火熱忱，替這班被壓迫的民衆喊叫，原想借此造成正當輿論的空氣，好達到他『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宗旨，誰知『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於是像他與元九書說：『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爲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号爲沽譽，号爲詆訐，号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妻孥皆以我爲非也！』這又可見言論不自由，古今同慨了。

近來有人評他的諷諭詩說這類作品的短處，在語氣太質直，乏蘊籍之致；而千篇一律的『卒

章顯其志」的，辦法也易引起一部分讀者的不快。但白居易在新樂府序文裏早已替自己留下辯護的地步。況且這類詩是他獨創的體裁，正要以質直顯露見長，我們何能輕下評論？汪立名引海虞馮班的話，說「白公諷刺詩，周詳明直，娓娓動人，自創一體，古人無是，蓋出於小雅也。」（汪編白香山詩集）讀者正須注意這「自創一體，古人無是」八個字。

次則我們要論他的「閑適類」的作品。這也是他自己所喜歡的。與元九書說「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

在詩人中白居易與陶潛性情可說最相近了。陶潛的胸襟冲和恬淡，但也有詠荊軻的篇什，白居易會做激直的諷諭詩，却也會做悠閒自得的閑適詩。他平生最愛陶潛，曾作效陶體詩十六首，在江州刺史任上有訪陶公舊宅等詩。他說「我生君之後，相去五百年，每讀五柳傳，目想心拳拳……不慕尊有酒，不慕琴無絃，慕君遺榮利，老死右丘園」他又愛韋應物，自吟拙什因有所懷「時時自吟詠，吟能有所思，蘇州及彭澤，與我不同時」題潯陽樓「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詩

情亦清閒」他的集遇而安，易於滿足，都可以看出他和平淡泊的天性。像他的：

門前少賓客，階下多松竹，秋景下西牆，涼風入東屋。有琴慵不弄，有書閑不讀，盡日方寸中，澹然無所欲，何須廣居處，不用多積蓄，丈室可客身，斗儲可充腹。況無治道術，坐受官家祿，不種一株桑，不鋤一隴穀，終朝飽飯飡，卒歲豐衣服，持此知媿心，自然易爲足。（秋居書懷）

朝飲一杯酒，冥心合文化，兀然無所思，日高尙閑臥。暮讀一卷書，會意如嘉話。欣然有所遇，夜深猶獨坐。又得琴上絃，安絃有餘暇，復多詩中狂，下筆不能罷。唯玆三四事，持用度晝夜。所以陰雨中，經旬不出舍。始悟獨往人，心安時亦過。（效陶潛體詩十六首）

捫蝨新話『山谷常謂白樂天柳子厚皆作詩效淵明，而子厚爲近。然以手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學近而語不近，各得其一。』

他的感傷詩論爲一百首膾炙人口的長恨歌琵琶行都收容在內。其格詩律詩名作極富，不具論。

白居易詩的特點在平易二字所謂，「白俗」所謂，「老嫗都解」與韓愈的險怪立在正相反

對的地位。他寄韓愈的詩曾說「近時韓閣老，疏我先知量天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可見韓派詩人對付他的態度了。但他的詩實較韓派眞實，近人情，趙翼說「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爲最。韓孟尙奇警，務言人之所不敢言。元白尙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試平心論之，詩本情性，當以情性爲主，奇警者猶第在詞句間爭難鬬險，使人駭目不敢逼視，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頭語，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較勝於韓孟。世從以輕俗訾之，此不知詩者也。」這可算是很有見解的批評。

因爲詩具平易的特點，所以白居易在當時便成了一個大衆詩人。元稹白氏長慶集序曾說「……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豐年錄「開成中物價至賤，村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綃半尺，士人買以樂天詩」）其甚者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問，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方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辨之。」白居易與元九書也說「日者聞親友

聞禮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惡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其流傳之盛，只有宋代一個凡有井水飲處無不歌的柳永的詞可以相比。

但他的詩雖然平易，藝術却並不平易，他自吟拙什云「詩成淡無味，多被衆人嗤，上怪落聲韻，下嫌拙言辭」其實是自謙的話。滹南詩話「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篇大韻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長牽長之態，此豈撚斷吟鬚，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甌北詩話也說他的古體「令人心賞意愜，得一篇輒愛一篇，幾於不忍釋手。……惟意所之，辯才無礙，且其筆快如并剪，銳如昆刀，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工夫又鍛鍊至潔，看是平易，其精純，劉夢得所謂郢人斤斵無痕迹，仙人衣裳棄刀尺者也。」

第十六章　白派詩人

與白居易唱和的有元稹，劉禹錫，李紳，楊巨源，崔拱，張籍等人。其中元稹是白氏文學上最忠實的同志，當時並稱元白。至今論白氏詩者也必與元並舉。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九歲善屬文。少年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第一。除左拾遺。監察御史以敢言得罪執政，貶江陵士曹掾。徙通州司馬。元和十四年被召返京。穆宗爲太子時，宮人常誦稹詩，號爲「元才子」。即位後得稹詩數百篇，召爲祠部郎中，知制誥。兩年之後即登相位。以資望太淺，朝野譁笑，裴度又與他交惡。爲相才三個月，便與裴度同時罷。太和初爲尙書左丞。次年爲戶部尙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卒年五十三。（七七九——八三一）

元稹與白居易同時登科第，俱授校書郎，所以交情隆厚。白集名白氏長慶集，他的即名元氏長慶集。白居易有一篇與元九書自敍文學主張，他也有一篇敍詩寄樂天書。胡適說這書中自述早年

作詩的政治社會的背景，最可幫助我們了解當時一班詩人作「諷諭」詩的動機。他在十五六歲時所見藩鎮的罪惡不可勝數，像十餘年不入朝，任職終身；豪將愎卒殺主帥而卽請自帥；厚植羽黨自固與聯結蠻夷自重，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曾僕畜，厚斂於民名爲進奉實入私囊；京城之中厚置房宇產業，建築佛老廟宇，大興土木。那時朝廷大臣以謹愼不言爲朴雅，直臣義士則抑塞不得進言。「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示他陳子昂感遇詩二十首，他很受感動。後又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他早年受杜甫的啓示，使傾向人生主義的文學。登朝以後恰値政治上軌道，國事前途大有希望，又交結了一個白居易，使決心提倡文學運動。以爲匡時之助。後來他做左拾遺果然幹了幾件全藩鎮和勢宦側目的事。如奏舉東川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數百萬，枉法沒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浙西觀察使韓皋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又奏武寧王紹護送監軍孟昇表乘驛納表郵中吏不敢止內園擅繫人踰年；河南尹誣殺諸生尹太階；飛龍使誘亡命奴爲養子；田季安盜取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賈錢千萬。他又不怕宦官，與中使劉士元爭廳，至被踢破驛

門，奪去鞍馬，受弓矢嚇辱；又被仇士良擊敗面。但宰相反說他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而將他貶爲江陵士曹參軍。這位骨鯁的青年諫官，遭了這樣的挫折，文學運動的心反而更熱。他之成爲白居易一個忠實同志，少年時志趣固有關係，政治上的失敗，也有玉成之力。

他與白居易李仲等唱和諷諭詩甚多。以連昌宮詞爲最著。借一個宮邊老翁說出天寶年間玄宗貴妃的故事，一盛一衰，形容盡致。結爲詩人發議論道：

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爲君說，姚崇宋璟作相分，勸諫上皇言語切。變理陰陽禾麥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記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才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甯。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容齋隨筆說「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

炙人口，使讀者性情搖蕩，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宮詞有監戒規諷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五十年來作瘡痏。」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乞廟謨休用兵，蓋元和十三年所作，殊得風人之旨非長恨歌比云。」

張籍本是韓愈的好友但詩的作風不類，前已提過。他晚年與白居易交游甚密，白集中有許多贈他的詩，所以他可算是白派詩人。

張籍字文昌蘇州吳人，或曰和州烏江人。貞元十五年（七九九）進士。授太常寺太祝，久之遷祕書郎。韓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世稱張水部。終國子司業。爲詩長於樂府，所以集中樂府爲題的詩幾佔三分之一。不過他做樂府不像李白借此發其才氣，倒有杜甫咏歎時事的精神。雲仙雜記說他嘗取杜甫詩一焚以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曰「令我肝腸從此改易」可見他是怎樣傾倒於杜甫了。白居易有讀張籍詩集一詩云：「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爲詩意如何？六義互鋪存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

卷之善一身。」他的樂府詞：

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爲土。歲暮鋤犂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野老歌）

促促復促促，家貧夫婦歡不足。今年爲人送租船，去年捕魚在江邊，家中姑老子復小，自執吳綃輸稅錢。家家桑麻滿地黑，念君一身空努力，願教牛蹄團團羊角直，君身常在應不得。（促促詞）

這與白居易新樂府中杜陵叟鹽商婦賣炭翁何等相似？

元稹集有和李校書新題樂府上陽白髮人華原磬等十二首序道「予友李公垂貺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爲文。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按李公垂即李紳元稹和了他的新樂府，白居易也和了。而且白氏更推而廣之，至於五十首九千二百五十一言。他們受李紳的啟示，不爲不大，則李紳也可算白派詩人之一。

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爲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元和初登進士第，補國子

助教，不樂輒去。李錡（鎮海節度使）辟掌書記錡欲反，不為草檄幾被害。穆宗召為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官至同平章事，尚書右僕射，封趙郡公卒贈太尉，謚文肅。

他現存昔游詩三卷雜詩一卷，樂府詩已不傳了。

惟全唐詩話載『紳初以古風求知於呂溫，溫見齊煦誦憫農詩曰：「春種一粒黍，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曰「此人必為卿相」果如其言。』這兩首小詩價值不在元白長篇樂府之下。

現在我們再介紹兩個內容不與白派相同而形式相同的詩人，一個是中唐詩壇有名的劉禹錫，一個是不大出名的徐凝。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貞元九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王叔文用事，引入禁中。叔文敗，坐貶連州刺史，在道貶朗州司馬。十餘年召還。將置之郎署，又以玄都觀看花及重游玄都觀譏刺執政兩度外放。會昌初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七七二——八四二）

禹錫素善詩，晚節尤精，不幸坐廢，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與白居易酬復頗多，有劉白唱酬

集，居易嘗叙其詩道：『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又說『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劉禹錫與柳宗元交誼最篤，但因與白居易元微之倡和太多之故，作風也趨向平易，不似柳之清峭。如月夜憶樂天兼寄微之：

今宵帝城月，一望雪相似，遙想洛陽城，清光正如此。知君當此夕，亦望鏡湖水。展轉相憶心，月明千萬里！

至於蘇州白舍人寄新詩有歎早白無兒之句因以贈之：『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寄宣武令狐相公：『少有一身兼將相，更能四面占文章』和令狐相公答白賓客：『身無拘束起長晚，路足交親行自遲』春日書懷寄東洛白二十二：『眼前名利同春夢，醉裏風情敵少年』儼然是元白的口吻，後來袁枚的詩也是這一路。

但劉禹錫還有他自已的貢獻。他十餘年竄謫蠻荒中，常取民歌的音節和情致作楊柳枝詞，竹枝詞，踏歌詞，得到異常的成就。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却有晴！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江上朱樓新雨晴，瀼西春水穀紋生，橋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憑寄狂夫書一紙，家住成都萬里橋。

他的竹枝九首自序道：「四方之歌異音而同樂。歲正月余來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為賢。聆其音中黃鍾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傖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豔音。昔屈原……作九歌……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颺之，附于末。後之聆巴歈知變風之自焉。」後來詩人常以異鄉風土作為竹枝詞，充分利用民歌風格，可說是劉禹錫遺下的影響。

劉氏因為汲取民歌風格，居然能推陳出新，又替詩歌增加了幾種新體裁。如：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聞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瀟湘詞）

春去也，笑惜豔陽年。猶有桃花流水上，無辭竹葉醉樽前，惟待見靑天！（春詞）

水至清，盡美。從一勺，至千里。利人利物，時行時止。道性淨皆然，交情淡如此。君遊谷堤上，我在

石渠署裏，兩心相憶似流波。潺湲日夜無窮已。嘆水別白二十二（一韻至七韻）

徐凝睦州人。他咏廬山瀑布「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被蘇軾誚爲「惡詩」在唐時詩名也不大。他有寄白司馬答白公及和白詩數首。和秋遊洛陽云「洛陽自古多才子，唯愛春風爛熳遊，今到白家詩句出，無人不詠洛陽秋。」將歸江外留辭侍郎「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無人道布衣，」和侍郎邀宿不至「料得白家詩思苦，一篇詩了一彈琴。」因爲他對元白這樣傾倒所以詩風極其相似，可以說是中唐一個白話詩人。

遊客遠遊新過嶺，每逢芳樹問芳名。長林遍是相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相思林）

古樹欹斜臨古道，枝不生花腹生草。行人不見樹少時，樹見行人幾番老。（古樹）

寶鏡磨來寒水清，青衣把就綠窗明。潘郎懊惱新秋髮，拔却一莖生兩莖！（覽鏡詞）

第十七章　唯美文學啟示者李賀

元和長慶以後詩壇風氣又起了一重大變化，卽由人生文學改而爲藝術文學，由男性文學又變成女性文學了。這種文學外表無非綺羅香澤，內容不外月意實情，而色澤必豔麗，音節必瀏亮，結構必完密，好像以『美』爲唯一條件，故我們可以喊它爲唯美文學。

爲什麼唯美文學在這時候發達起來呢？我以爲也有它的時代社會背景。

一則爲言論之不自由，憲宗卽位之初朝綱大振，頗有中興氣象，使文人久臻灰冷之希望爲之復蘇。況且那時言論倘可隨意，故元白可以打起人生文學的旗幟，隨便發表他們的諷諭作品，以後朝廷上成了宦官和朋黨的世界，言論就不能像這樣自由了。宦官自德宗時，握有神策軍權，藩帥多由此軍簡任，臺省淸要亦多出其門。內外要結，根深蒂固，炙手可熱，氣燄薰天。甚至連弒憲宗敬宗，天子由其自由擁立，自稱『定策國老』，目帝皇爲『門生』。文宗太和二年（八二八）劉蕡對策極言宦官罪惡，有宮闈將變，天下將傾，海內將亂之語。考官馮宿賈餗龐元等皆嗟伏，士人讀其辭至感慨流涕，而宦官大怒謂『朝庭名器豈可與此瘋漢！』劉蕡竟下第，並被宦官誣以罪，遠貶柳州司戶參軍而卒。甘露之變，宦官族誅宰相王涯賈餗等二千餘人，文宗陽瘖縱酒，飲恨吞聲，而莫可如何。

天下雖痛憤，惟以其勢力太大手段太毒，無人敢斥其惡。像白居易作紫閣村詩那時宦官不過不悅而已，這時候便會惹殺身之禍。至於朋黨則憲宗時有裴度與李逢吉交惡，穆宗時有裴元（稹）之傾軋，敬宗時有牛（僧孺）裴之互斥，文宗時有二李（宗閔與德裕）之交攻，而李德裕與牛僧孺兩黨之鈎心鬬角，互相排擠，更如水火之不相容，父母之仇之不並立。那時文人學士周旋二黨之間發言稍一不慎，便可累及一生。即有感慨，豈敢明白宣露？況此時朝政日非，文人又由希望而轉爲絕望，只好相率逃到象牙之殿，藝術之宮去度其超然象外的詩人生活了。

二則爲對中唐文學之反動　文學的變遷有時固爲環境所左右，有時則爲作家想變換口味的關係。譬如一個人甘脆肥醲的東西吃得太膩，便想吃點清淡的蔬菜，清淡蔬菜吃得太久覺得無味則又想開葷。元和詩人韓愈等提倡險惡，絕對排斥辭藻，又孟郊賈島風格乾枯寒瘦，不合多數讀者脾胃，盧仝信口開河，漫無限制，藝術的形式更一壞而不可收拾。元白一派注重內容，形式以平易坦白爲主，末流所至遂致直率顯露，不耐尋味，——諷諭詩又當別論——所以到了太和開成之際自然引起反動。

韓愈時少年詩人李賀便不滿意於那時詩風，自己另覓徑路。到後來又有一羣青年詩人出來，按照李賀的啓示，以沈博絕麗的形式，矯正韓派的枯瘦獷野，以「藝術爲藝術」的主張打破元白的功利主義，遂成立唯美文學的時代。

唯美文學既發端於李賀，而李賀之成功又得力於宮體。我們知道齊梁之後發生一種宮體文學，梁簡文帝，陳後主均工爲之。這派文學雖名爲宮體，却不專寫宮掖生活，凡一切綺羅香澤有關女性的描寫都可包括在內。由梁陳繼續至於初唐四傑沈宋開天後勢雖不振，但潛流並未斷絕，到這時代便復活而成爲詩壇勢力。

我們又要問宮體何以會在這時復活？原來唐人本喜作宮詞，元和時白居易又把那富於傳奇文學性質的唐明皇楊貴妃故事，製成一篇長恨歌哀感頑豔，沁人心脾，一時傳遍天下。他又作江南遇天寶樂叟等長詩，元稹又仿他寫了一篇連昌宮辭都咏天寶遺事。到了大中時進士鄭嵎還仿他們做了一篇長一千四百字的津陽門詩，在這刺激之下，文人的興趣，一時傾向宮庭故事，宮詞的規模便宏大起來了。中唐王建用七絕體裁寫了一百首宮詞，王涯也做了三十首，張祜又善作小宮詞。

都可說由宮庭故事詩變化出來的。宮詞文辭美麗，李賀乃少年詩人驚才絕豔，所以更喜爲這個體裁的嘗試。

照思想的原則，一種思想或文學主義之復活一定要加上經過的時代色彩，藝術也比較進步復活的宮體也和六朝宮體大不相似，竟可說由附庸而蔚爲大國，變成一種新文學了。

要介紹李賀之前，不妨將中唐宮體詩人王建王涯先爲一述。惟二王與李賀作風不同，李賀的宮體大半是理想的，而二王則都是寫實的。李賀詩艱深，二王詩則坦易，甚至用白話寫，可說是白居易一派。

王建字仲初，潁川人。大曆十年進士。初爲渭南尉，歷祕書丞侍御史。太和中出爲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後歸咸陽，卜居原上。建工樂府，與張籍齊名。宮詞百首尤傳誦人口。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時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

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

十三初學擘箜篌，弟子名中被點留。昨日教坊新進入，並房宮女與梳頭。

私縫黃帔捨釵梳，欲得金仙觀裏居，近被君王知識字，收來案上檢文書。

樹葉初成鳥護窠，石榴花裏笑聲多。衆中遺得金釵子，拾得從他要贖麼？

宮人早起笑相呼，不識堦前掃地夫，乞與金錢爭借問，外頭還似此間無？

這些詩不是完全白話麼？他嘗與內宮王樞密醉後相譏，王樞密恨道：『吾弟所有宮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擬上奏。建以詩謝云『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常承密旨還家少，獨對邊情出殿遲，不是永辭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乃寢。

還有王涯字廣津，貞元進士，憲宗文宗時皆嘗爲宰相，死於甘露之變。他有宮詞三十首今僅存二十七首。其中如『白人宜着紫衣裳，冠子梳頭雙眼長，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一叢高鬢綠雲光，宮樣輕輕淡淡黃，爲看九天公主貴，外邊爭學內家裝』也很有風致。後來花蕊夫人作宮詞一百首，完全是規撫王建王涯的。

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時輩所排詆，韓愈雖作諱辯爲之辯護而賀

竟因此終身不過。爲人纖瘦，通眉長爪，七歲即能辭章，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足成之。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母每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肝乃已耳』卒年二十七（七九〇——八一六）

李賀的宮體詩計有三四十首，有的標明宮殿字樣如過華清宮，安樂宮，宮街鼓，三月過行宮，賦御溝水；有的寫古代宮殿故事如李夫人歌，銅雀妓，金銅仙人辭漢歌，秦宮詩，銅駝悲，梁臺古愁，瑤華樂；有的寫宮中婦女生活如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貴主征行樂，宮娃歌，夜來樂；有的託爲遊仙體裁如天上謠，秦王飲酒，湘妃，貝宮夫人。

現在引其宮體詩二首如下：

蠟光高懸照紗空，花房夜持紅守宮。象口吹香毾㲪暖，七星挂城聞漏板。寒入罘罳殿影昏，彩鸞簾額著霜痕，啼蛄弔月鈎欄下，屈膝銅鋪鎖阿甄。夢入家門上沙渚，天河落處長洲路，願君光明如太陽，放妾騎魚撇波去！（宮娃歌）

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墮髻半沈檀。轆轤咿啞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雙鸞開鏡秋水光，解

鬟臨鏡立象牀，一編香絲雲撒地玉釵落處無聲賦……妝成髮髻欹不斜，雲裾數步踏雁沙，
背人不語向何處？下階自折櫻桃花。（美人梳頭歌）

在這二首詩裏，我們顯明地看出李賀的作風特點便是「深刻」。上文說過一種文學的復活，一定要加上所經過時代的色彩。中唐是個苦吟的時代李賀嘔出心肝做詩便是受這時代風氣的感染。像「寒入罘罳殿影昏」「玉釵落處無聲賦」都是深刻的句法。

又像金銅仙人辭漢歌「天若有情天亦老」司馬光說「李長吉詩「天亦有情天亦老」一奇絕無對。石曼卿對於「月如無恨月常圓」人以爲勁敵。」其實曼卿之對，何嘗及原句之奇？又天上謠「銀浦流雲學水聲」咏懷「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新筍「斫取青光寫楚辭」詠馬「向前敲瘦骨猶是帶銅聲」他做詩時思想每能曲折地透進幾層，故一平常觀念也能寫成奇語，好像太陽射過三稜鏡，映出璀璨的七色光線一般。他從六朝宮體採取香豔的感情和華麗的辭藻，使詩恢復了「美」

又以李白之飄逸，韓愈之險怪，孟郊之刻削，融在一鑪，百鍊千錘成爲他自己的奇辭壯采。

秦王騎虎遊八極，劍光照空天自碧。羲和敲日玻瓈聲，刼灰飛盡古今平。龍頭瀉酒邀酒星，金槽琵琶夜棖棖，洞庭雨脚來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銀雲櫛櫛瑤殿明。宮門掌事報一更，花樓玉鳳聲嬌獰，海綃紅文香淺清，黃鵝跌舞千年觥。仙人燭樹蠟烟輕，清琴醉眼淚泓泓。（秦王飲酒）

老兔寒蟾泣天色，雲樓半開壁斜白，玉輪軋露溼團光，鸞珮相逢桂香陌。黃塵清水三山下，更變千年如走馬，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夢天）

李白一生夢想做神仙，又具不凡的豪情勝概，精神每飛馳於高遠處，故常想「倚劍天外，挂弓扶桑」「手弄白日，頂摩青穹」（均見李白文）他描寫自然風景也喜歡設爲高處的看法，如「廬山謠」，「西嶽雲臺歌」都像在飛機下瞰的景象。李賀的「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以及「千山濃綠生雲外」（十二月樂詞、四月）「南風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吳移海水」（浩歌）都學李白高處看法。但他的思想比李白來得深刻。「羲和敲日玻瓈聲」李白是不會作的。

他的「酒酣喝月使倒行」以及「踏天磨刀割紫雲」（楊生青花紫石硯歌）「呼龍耕煙

種瑤草」（天上謠）「挿鐘飲酒行射天，金虎蹙裘噴血斑」（梁台古愁）「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李憑箜篌引）「方花古礎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銀罌」（公莫舞歌）則學韓愈的險怪，不過辭藻瑰麗又與韓不同。李商隱李賀小傳說他「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唐書本傳也說他「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又相傳李賀以詩卷謁退之，時為國學博士已送客解帶，門人呈卷，旋讀之，首篇雁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援帶命邀之。（唐詩紀事）他們既有這樣深的關係則詩風感染，當然是可能的事。

但李賀的詩所以能獨成一家者，尚不在此。他的既不得意，心境憂鬱又以刻苦吟詩，愈多疾病，所以詩亦多帶病態，如「日夕著書罷，驚霜落素絲，鏡中聊自笑，詎是南山期？」（詠懷）「咽咽學楚吟，病骨傷幽素」（傷心行）「我生二十不得志，一心愁謝如秋蘭」多病的人神經也比較靈敏，視宇宙間一切無不可悲可感，他的思想也就一天一天變得幽僻淒厲，甚至離開了熱鬧的人境，而跑到淒涼的鬼境，白楊衰草間的古墳，荒煙蔓草中的銅駝，幽壙的漆燈，陰房的鬼火，啼血的杜鵑，

黑夜古木上怪笑的怪鴞，紙錢，旋風，神絃曲，血，死，哭，泣，淚，都成了他最愛取的材料，無怪乎作品之鬼氣森森了。

雲根苔蘚山上石，冷紅泣露嬌啼色……石脈水流泉滴沙，鬼燈如漆點松花！（南山田中行）

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金銅仙人辭漢歌）

客飲杯中酒，駝悲千萬春。……厭見桃株笑，銅駝夜來哭。（銅駝悲）

旋風吹馬馬踏雲，……青狸哭血寒狐死！……百年老鴞成木魅，笑聲碧火巢中起！（神絃曲）

南山何其悲，鬼雨灑空草，……月午樹立影，一山惟白曉。漆炬迎新人，幽壙螢擾擾！（感諷）

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秋來）

文獻通考『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謂太白仙才，長吉鬼才』滄浪詩話『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王思任昌谷詩解序『……賀既孤憤不遇，而所為嘔心之語，乃日益高渺。寓今託古，比物徵事，大約言悠悠之輩，何至相嚇乃爾？人命至短，好景虛盡，故以其哀激之思，變為晦澀之調，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類，幽冷谿刻，法當早夭……』

我們的詩人僅僅活了，二十七歲，想必就是這原故。

第十八章　詩謎專家李商隱

晚唐詩人普通以李商隱溫庭筠杜牧三人爲代表。但我們應當把商隱升爲領袖，因爲唯美文學李賀開其端，至商隱始大成。其勢力且籠罩宋初四十年詩壇，爲中國高蹈文學先導。又以無題諸作寫一生戀愛故事被後人誤會爲「寄託」無意中又成爲象徵文學之祖。在李杜韓白之外，可以獨立而成一家。張爲詩人主客圖有「瓌奇美麗主」一席，屬之商隱，始稱無愧。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初在令狐楚幕府開成二年（八三七）登進士第，調弘農尉。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女妻之，得侍御史。茂元死，游京師久不調。後隨鄭亞府盧弘正在外久之還朝，干令狐綯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劍南東川辟爲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能，客滎陽卒年四十五。（八一三——八五八）

中唐詩人李賀作品便很晦澀，然吾人讀其「石破天驚逗秋雨」「金虎蹙裘噴血斑」等句知其故作險怪奇突語以驚駭世俗而已，決不想去尋找什麼內容而且句句可以解釋。至於李商隱的晦澀，則無可解釋內容却又總像影影綽綽蘊藏了許多東西似的，常會引起讀者探索的好奇心。千餘年來註家輩出，註全集者有劉克張文亮釋道安屈晦翁朱鶴齡姚培謙程增寧馮浩等人。解錦瑟一詩者有劉貢父黃庭堅蘇軾以及近人孟森等人。其他零星考證，更不可勝數，然終莫得其要旨。元好問論詩絕句云「望帝春心記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明胡震亨也說別家詩都可箋注，獨商隱一集無一人能下手。若非其中大有祕密，何至於此？

註家既無從下手於是遂有「寄託」之說發生。玉淸而說尤盛。朱鶴齡云「或曰「義山之詩半及閨闥，讀者與玉臺香奩例稱。荊公以爲善學老杜何居？」予曰「男女之情通於君臣朋友，國風之蓁首蛾眉，雲髮瓠齒，其辭甚褻，聖人顧有取焉。離騷託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遂爲漢魏六朝樂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於君臣朋友者，往往寄託遙情於婉孌，結深怨於蹇脩，以序其忠憤無聊，纏宕往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後，閹人暴橫，黨禍蔓延，義山阨塞當塗，沈淪記室，其身危則顯言不可而

曲言之，其思苦則莊語不可而謾語之，計莫若瑤臺璚宇，歌筵舞榭之間，言之可無罪，而聞之足以動。其梓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已自下箋解矣。吾故曰義山之詩乃風人之緒，屈宋之遺，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豈徒以徵事奧博，擷采妍華，與飛卿柯古爭霸一時哉?學者不察本末，類以才人浪子目義山，即愛其詩者亦不過以爲帷房暱媟之詞而已，此不能論世知人之過也』（李義山詩注序）

程增寧說『無題諸詩，人多目爲閒情之賦，咏物諸作，又或視若爾雅之詞，之二者交失之矣。愚見無題近於怨曠者，皆怨及朋友之寓言，咏物近於幽閒者乃願入溫柔之綺語，逐篇三復，自然得之，國風離騷是其所本。茍或以爲反是，則無題媟昵，大是罪人，咏物無情未爲俊物也』又說『詩須有爲而作也，義山於風雲月露之外，大有事在，故其於本朝之治忽理亂往往三致意焉……愚一一求得其實以歸之，使義山憂時憂國之心與杜子美相先後。』（李義山詩集箋注凡例）

自從他們這樣一說，李商隱不但忠憤如杜甫，而且成爲象徵主義的詩人了。且其技術之巧妙，聯想之奇特，心思之周密，幻想之瑰異，雖今日西洋象徵大家梅脫靈克，魏崙，霍伯特曼等人也無以

過，中國象徵文學僅有離騷前半段勉強可說：國風及漢魏六朝樂府都屬後人附會，李商隱在唐代對象徵文學居然能有這樣造詣，豈非文學史的奇蹟？

況唐書本傳稱商隱為人「詭薄無行」「無特操」唐末李涪著釋怪譏商隱之文「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而後人乃欲使之「與曲江老人相視而笑」在吾們的詩人眞可謂不虞之譽了。況「奇託」之說，穿鑿附會，其說往往不能自圓，深求反失此之謂也。

本書作者嘗懷疑前人之說。取李商隱詩集細加研究始將千餘年來百十人探索不可得之秘密一朝發現，蓋其無題豔情諸作篇篇都是戀愛的本事詩，眞眞實實的記錄，並無「寄託」的踪影。他作品之隱僻難解，則為戀史在事實上不能直陳，故用各種典故製成巧妙詩謎，並安上線索，使後人自去猜索。他本意也不想創什麼象徵詩體，而作品曖昧，神祕色彩甚濃，使後人誤為象徵詩則為他意外的收穫。

他平生曾戀愛兩種女子，一為修道之女冠，一為宮中之嬪御，二種戀史都難宣布，遂以詩謎方法來寫。今試引他和女道士戀愛作品一首並將所用典故註出以見其詩謎形式一斑：

松篁臺殿蕙蘭幃，龍護瑤窗鳳掩屏。無質易迷三里霧，不寒長着五銖衣。人間定無崔羅什，天上寧無劉武威，寄問釵頭雙白燕，每朝珠館幾時歸？（聖女祠）

「三里霧」後漢書「張楷有道術，居華山谷中，能爲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

「五銖衣」博物志「貞觀中岑文本於山亭避暑，有叩門者云上淸童子。文本問曰「衣皆輕細，何所出？」對曰「此上淸五銖衣」」

「崔羅什」酉陽雜俎「長白山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淸河崔羅什被徵過此，忽見朱門粉壁，一靑衣出遇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恍然下馬，入兩重門，靑衣引前。什遂就牀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敍溫涼。什下牀辭出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一大冢。」按酉陽雜俎乃商隱同時段成式所看，此故事當有藍本。

「劉武威」神仙感遇傳「劉子南漢武威太守冠軍將軍也，從道士尹公受務成螢火丸佩之，隱形辟百殺諸毒兵刃盜賊。」馮浩引劉禹錫誚失婢榜云「不逐張公子，卽隨劉武威」，謂必有事在今失詳耳。

「釵頭燕」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神女留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元中宮人猶見此釵，謀欲碎之，明旦發匣惟有白燕飛於天上。後宮人學此釵，因名玉燕釵。

唐代宗女華陽公主性聰穎，上奇愛之，大歷七年（七七二）以病丐為道士，號瓊華眞人，其觀曰華陽觀。李商隱所戀女道士名宋華陽亦居此觀。故詩之首二句形容聖女初建築儼帶宮殿色彩。首聯形容女道士服飾之華美。次聯之崔羅什劉武威皆仙女情人以寫女道士之與自己戀愛。其重過聖女祠有「綠蕚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之語，綠蕚華故事見陶宏景眞誥，以仙女而降羊權家，杜蘭香故事見晉曹毗神女杜蘭香傳，亦以仙女降張碩，皆喻唐代女道士之不守清規。宋華陽為宮女之入道者，所以用洞冥記暗射之。

他還有月夜寄宋華陽贈宋華陽眞人兼寄清都劉先生各一首，碧城三首，重過聖女祠七律一首，聖女祠五排一首，銀河吹笙七律一首，寄永道士七絕一首，可以看出商隱由雋同學永道士——商隱曾學道王屋山，永道士亦學於是中——之介紹得認識女道士宋華陽。後商隱與華陽因事失和，華陽姊妹二人捨商隱共戀永道士等等事跡。

關於與宮嬪戀愛的作品引無題爲例：

幸會東城宴未迴，年華憂共水相催。梁家宅裏秦宮入，趙后樓中赤鳳來。冰簟且眠金鏤枕，瓊筵不醉玉交杯。宓妃愁坐芝田館，用盡陳王八斗才。

曲江爲唐代帝王遊宴勝境，建有離宮，自明皇以來常挈宮眷至此避暑，唐文宗又增建紫雲樓采霞亭，商隱與宮嬪幽會皆在此。曲江在長安東南十里，故詩曰「幸會城東宴未回」

「秦宮」漢書梁冀傳「冀愛監奴秦宮得出入妻孫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

「赤鳳」飛燕外傳「后所通宮奴赤鳳雄捷能超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是日連臂蹋地，歌赤鳳來曲」

「金鏤枕」文選注「魏東阿王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爲郭后讒死。帝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將息洛水上，忽見女來云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嫁時物，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遂作

感甄賦，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無題四首之一「賈氏窺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可與此互相發明。

「芝田館」崔融賀芝草表：「芝英繞殿，暫疑王母之臺，靈草成田，聊比宓妃之館。」

商隱所愛宮嬪，姓盧浙東人，一名飛鸞，一名輕鳳，舊侍敬宗爲舞女。後入文宗後宮生子蔣王宗儉。然文宗方寵楊賢妃，不常臨幸，二人乃在外招尋面首，與商隱相識，常於曲江相會。開成四年文宗以追理譖毀莊恪太子案殺宮使十人，盧氏姊妹畏罪投井死。商隱集中罌瓦，擬意，鏡檻，曲江，曲水，景陽宮井雙桐，景陽井以及鸞鳳，盧莫愁之詩，皆記此事經過。

商隱既以古書典故影射其一生戀史，若典故用錯則事實必混淆所以他用典極其細心，絲毫不苟。女道士方面人物則東方朔，王子晉，洪崖，蕭史，青女，素娥等；境地則碧城，玉樓，瑤台，紫府，閬苑玉山等。宮嬪方面人物則赤鳳，秦宮，襄王，宋玉，魏東阿，燕太子，趙飛燕，盧莫愁，宓妃，漢后，楚妃，境地則楚宮，淡苑，景陽宮，蓬萊，芙蓉塘，天泉，龍宮等。讀者就謎面以索謎底，便可水落石出。即其一點李氏可謂空前絕後之詩謎專家」

但李商隱與女道士及宮嬪戀愛之事迹曲折甚多，非草草數言可以明瞭，須取李氏詩集與拙著李義山戀愛事迹考證共讀，始可得其詳細。

不過李商隱除了用詩謎記敍他與女道士宮嬪戀愛外，對於當時國事，並非絕口不道，如李涪之所譏。如行次西郊一百韻，有感（記甘露之禍）都是很顯明的對時局的感慨，還有隱喻的如：

七國三邊未到憂，十三身襲富平侯。不收金彈拋林外，却惜銀牀在井頭。綵樹轉燈珠錯落，繡檀迴枕玉雕鎪。當關不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富平少侯）

漢書成帝始爲微行，從私奴出入郊野，每自稱富平侯家人，又首句七國三邊皆漢事，似乎此詩是咏成帝，惟首聯以下便非成帝事迹，所以知道他借史事刺當時朝政。徐德泓說此詩爲敬宗作，帝好奢好獵，宴遊無度，賜與不節，尤愛纂組雕鏤之物，視朝每晏……敬宗即位年方十六，故以富平少侯爲比。

此外如陳後宮，覽古，皆刺敬宗。咏史，弔文宗。四皓廟爲輔導莊恪太子者嘆息。茂陵記諷武宗。華嶽下題西王母廟之悼武宗王才人。舊說倘無差謬，但以古代帝王影射現代帝王，與他以仙女影射

女道士，古妃影射宮嬪一樣，謎面與謎底不能離開而獨立。故有晦澀隱僻之病，不算上乘的象徵文學。

惟以小動物影射宮人及入宮人物，頗有意味，今引其蜂詩：

小苑華池爛熳通，後門前檻思無窮。宓妃腰細才勝露，趙后身輕欲倚風，紅壁寂寥崖蜜盡，碧簷迢遞霧巢空，青陵粉蝶休離恨，長定相逢二月中。

此詩蓋刺文宗妃子楊賢妃。長安志文宗梓陵陪葬楊封妃，畢沅撫陝時校志，疑文有誤改封妃爲賢妃。我疑楊妃在世時有「封」「賢」兩名號，「封」與「蜂」音同，故商隱以蜂爲比。楊妃雖得寵而亦有一情人，姓韓。商隱蝙蝶雞麝鸞鳳等成篇有「韓蛈翻羅幙」青陵臺有「莫訝韓憑爲蛺蝶，等閒飛上別枝花，」還有幾首雪中蝴蝶詩（雪亦指楊妃）故知「青陵粉蝶」乃知楊妃情人。其「小苑華池」「宓妃趙后」係影射楊妃身分。

這首詩離開宮闈祕史的謎底，謎面也可成爲一首咏蜂詩，所以算得是好的象徵文學。

最後我略談商隱詩的藝術。楊億談苑說商隱爲文多簡書册，左右鱗次，號獺祭魚。楊是研究商

隱的專家，宋初去晚唐不遠，其言必有所本。商隱以古書典故，製詩謎以影射其一生戀史，固無怪其如此。但用典成了習慣卽不須典之詩亦以典爲之，有時顯得堆垛飽飣毫無靈氣，如其喜雪詩連用十餘典，人日詩亦連用十餘典，所以范晞文對牀夜話謂其爲「編事」

但以大體而論他的詩實具精密縟麗的特點。敖陶孫稱其『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范梈稱其『家數微密閑豔，學者不察失於細碎』楊億則稱其「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又楊億而外許顗，呂本中，馮班，馮浩等人，都說商隱詩可醫槎枒僵硬之病與油滑麤厲之習，並說自已因研究他的詩而思想變成緻細深沈。

第十九章　李商隱同時詩人

舊唐書李商隱傳「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小學紺珠三人皆行十六故曰三十六體——文思淸麗庭筠過之。」溫庭筠與李商隱都是努力於這唯美文學的同志，文體

相同。但謂溫文思清麗過李，我很承認這話。

李賀李商隱溫庭筠三人文字都從六朝宮體蛻化出來，都可以一「麗」字包括，然李賀多用礦物性質的形容詞如「金」「銀」「玉」「瑤」又好作遊仙體，可說是「瑰麗」；李商隱碧城諸作也甚瓌麗，而大部分作品多用工藝品性質的形容詞如「錦」「繡」「雕」「鏤」且堆垛典故，巧製詩謎，可說是「縟麗」；溫庭筠好用植物性質及自然界性質的形容詞如「花」「草」「風」「月」又無內容不爲事所累，故可說是「清麗」

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太原人。少敏悟，才思豔麗，韻格清拔，工爲詞章小賦。然行無檢幅，數舉進士不第。徐商鎮襄陽署爲巡官不得志，歸江東。後商知政事欲用之，會罷相不果。楊收疾之貶方城尉，再遷尉縣尉，卒。其生年約當公元八二〇——八七〇之間。

溫庭筠同李賀一樣好作宮體詩他的七古有些很晦澀，而近體則平易。

湘東夜宴金貂人，楚女含情嬌翠嚬，玉管將吹插鈿帶，錦囊斜拂雙麒麟。重城漏斷孤帆去，唯恐瓊鐵報天曙，萬戶沈沈碧樹圓，雲飛雨散知何處？欲上香車俱脈脈，清歌響斷銀屏隔，堤外

紅塵蠟炬歸，樓前澹月連江白！（湘東宴曲）

百舌問花花不語，低迴似恨橫塘雨，蜂爭粉蘂蝶分香，不似垂柳惜金縷。願君留得長妖韶，莫逐東風還蕩搖。秦女含嚬向煙月，愁紅帶露空迢迢！（惜春詞）

他的「萬戶沈沈碧樹圓」「低迴似恨橫塘雨」都可當得「淸麗」二字。又如：

抱月飄煙一尺腰，麝臍龍髓憐嬌嬈，秋羅拂水碎光動，露重花多香不銷。……郎心似月月未缺，十五十六淸光圓。（張靜婉採蓮歌）

團圓莫作波中月，潔白莫爲枝上雪，月隨波動碎隣隣，雪似梅花不堪折。（三洲詞）

吳宮女兒腰似束，家在錢唐小江曲，一自檀郎逐便風，門前春水年年綠。（蘇小小歌）

樹色深含臺榭情，鶯聲巧作煙花主。（醉歌）

韶光染色如蛾翠，綠濕紅鮮水容媚。（春洲曲）

小姑歸晚紅妝淺，鏡裏芙蓉照水鮮。（蘭塘詞）

三秋庭綠盡迎霜，惟有荷花守紅死。（懊惱曲）

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紅顏鏡中老。（春曉曲）

紅妝萬戶鏡中春，碧樹一聲天下曉。（雞鳴埭歌）

讀了這些詩句，我們知道溫庭筠極得力於六朝吳語文學，蓋取子夜阿子，懊儂讀曲等歌合以齊梁宮體而變化出之，故其詩如春朝，如秋夜，如初鶯之弄舌，如新花之蓓蕾，如山色之葱蘢，如波光之滉漾，如珠溫玉軟，紅鞾翠倚，如十五六女郎執紅牙拍唱楊柳岸曉風殘月，眞有一種說不出的新鮮趣味和風流情致。

段成式字柯古。河南人。爲段文昌之子。研精苦學秘閣書籍披閱皆遍。歷尙書郎太常少卿連典九江縉雲廬陵三郡，坐累退居。他的詩全傳流者以七絕爲多，錄其柔卿解籍戲呈飛卿三首：

長擔犢車初入門，金牙新醞盈深罇，良人爲漬木瓜粉，遮却紅腮交午痕。

最宜全幅碧鮫綃，自襞春羅等舞腰，未有長錢求鄴錦，且令裁取一團嬌。

出意挑鬟一尺長，金爲鈿鳥簇釵梁，鬱金種得花茸細，添入春衫領裏香。

作風頗似溫李。又嘲飛卿七首戲高常侍七首也是一樣的筆墨。晚唐時小詞漸興，溫庭筠善作

菩薩蠻，玉爲唐宣帝所愛唱。段成式與其友張善繼鄭君符共作閑中好詞，鄭云『閑中好，盡日松爲侶，此趣人不知，輕風度僧語。』段云『閑中好，塵務不縈心，坐對窗前木，看移三面陰。』皆清雋有味。

還有個李羣玉也是唯美詩人，而且與溫段均有交誼。

李羣玉字文山豐州人。性曠逸，赴舉一上而止，惟以吟咏自適。裴休觀察湖南，延致之，及爲相以詩論薦，授弘文館校書郎，未幾乞假歸卒。其傷思云：

八月白露濃，芙蓉抱香死，紅枯金粉墮，寥落寒塘水。西風團葉下，疊縠參差起，不見擢歌人，空垂綠房子。

此詩冷芳幽豔，絕似李賀，而『芙蓉抱香死』口吻尤畢肖。又其醉後贈馮姬：

黃昏歌舞促瓊筵，銀燭臺西見小蓮。二寸橫波回慢水，一雙纖手語香弦。桂形淺拂梁家黛，瓜字初分碧玉年。願託襄王雲雨夢，陽臺今夜降神仙。

慧心香口，太似溫庭筠。又其歸涔陽經二妃廟：

小長洲北浦雲邊，二女明粧玉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風迴日暮吹芳芷，月

落深山哭杜鵑，猶似含嚬望巡守，九疑凝黛隔湘川。

秀麗流轉之中，氣息仍自沈穩，則文可與李商隱媲美了。以上三位詩人都可說是李商隱的嫡派，還有幾位詩人雖與李溫作風不同，而也可以說受了唯美文學運動的影響。第一是杜牧，詩以豪邁稱，而且綠情綺靡之作亦甚多。有人稱他作品有兩方面，一爲豪邁，一爲香豔，但豪邁作品亦復辭藻富麗，色采鮮明，與杜甫韓愈不同。

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太和二年進士。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乃司東都，累官至中書舍人，卒年五十。（八〇三——八五二）其爲人剛直有奇節，不爲齪齪小謹，喜談兵，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人號小杜，以別杜甫。

他在當代文學家裏面佩服杜甫韓愈，有讀韓杜集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又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三韻極佩李杜有「少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之句。他很想力矯晚唐詩壇柔靡之病，所以常作拗峭的筆法與翻案的文章。像他聞慶州趙維使君與党項戰中箭身死輒書長句便是拗體之例：

將軍獨乘鐵驄馬，榆溪戰中金僕姑，死綏却是古來有，驍將自驚今日無。靑史文章爭點筆，朱門歌舞笑捐軀，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

又如赤壁之「春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題四皓廟「南軍不袒北軍袒，四老安劉是滅劉」桃花夫人廟「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烏江「勝負兵家未可知，含羞忍辱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則爲翻案文章之例。

至於他的豔體如懷鍾陵舊遊四首之一：

十頃平湖堤柳合，岸秋蘭芷綠纖纖，一聲明月採蓮女，四面朱樓卷畫簾，白鷺煙分光的的，微漣風定翠湉湉，斜暉更落西山影，千步虹橋氣象兼。

又如閨情「暗砌勻檀粉，晴窗畫夾衣，袖紅垂寂寞，眉黛斂依稀」舊遊「盼眄迴眸遠，纖衫整髻遲，重尋春晝夢，笑把淺花枝」贈別「娉娉裊裊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多情却似總無情，唯覺尊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這些話李白杜甫韓愈都不能作，若說杜牧沒有受溫李等感染，誰則信之！相傳當時有一位善學賈島五律

的喻鳧以詩投杜牧，牧殊不理，鳧出語人道「吾詩無綺羅鉛粉，宜其不售也」這更可證實他作品與溫李有相同之點了。

第二十章　唐末詩壇

自李商隱時代到哀宗天祐三年（九〇六）唐室之亡滅，還有四五十年。這四五十年政治敗壞，國勢日蹙，懿宗時浙東淮泗叛亂，南詔入寇。僖宗時流寇王仙芝橫行河南山南，江淮，黃巢至陷長安稱帝號，大亂十年始稍定。其焚掠之殘暴，殺戮之慘酷，亂區之擴大，戰事之延長更甚於安史之變。其後又有秦宗權稱兵僭號，朱溫與李克用之互相火併，唐室元氣至是凋喪殆盡。昭宗頗稱英傑，卽位之始卽想極力振作恢復祖宗宏規，而外制於強藩，內牽於閹寺，卒爲朱全忠所弒，賚恨入地。唐代三百年天下到這時候便算完全斷送。

唐末詩壇之混亂也和政局差不多。開宗立派的大師已經絕迹，能表現特別色彩的詩家也不

可多得，詩風止於「幽僻」「尖新」「纖巧」「靡弱」「俚俗」視盛中唐李杜韓白之元氣磅礴光焰燭天者實不可同日而語，唐詩到這時候已經成爲洪波之末流大聲之餘響了。

這四十幾年中詩人創作，大都不出前人範疇，約而計之可得以下幾派。

第一派　這一派以通俗爲主，作風出於白居易。白居易作品本有「俗」之說，到了唐末竟淺得像白話一般，杜荀鶴羅隱，羅虬羅鄴，李山甫，胡曾等人爲代表。

杜荀鶴字彥之，池州人，有詩名，自號九華山人大順二年（八九一）第一人擢第，天祐初卒。自序其文爲唐風集。

其時世行二首，寫盡唐末兵禍慘狀讀之令人酸鼻。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紵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尙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八十老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爲點鄉兵絕子孫；還似平時徵賦稅，未曾州縣略安存，至今鷄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門！

又旅泊遇郡中叛亂示同志：

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腰邊，遍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木拆爲修寨木，荒墳開作甃城塼，郡侯逐出渾閑事，正是鑾輿幸蜀年。

也慘極。這三首詩想都在黃巢作亂僖宗幸蜀時作。

他的『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秋宿臨江驛）『九州有路休爲客，百歲無愁卽是仙』（亂後山居）『畫戟門前難作客，釣魚船上易安身』（感秋）『半雨半風三月裏，多愁多愁百年中』（中山臨上人院觀牡丹）都是淺俗體裁也有完全用俗語寫的，如友人贈舍弟依韻戲和『不覺裏頭成大漢，昨來竹馬作童兒』登靈山水閣貽釣者『未勝漁父閑垂釣，獨背斜陽不睬人』大有打油詩意味。

羅隱與羅虬羅鄴咸通乾符間（八六〇——八七九）號三羅。隱字昭諫，餘杭人，本名橫。十上不中第遂更名。歸投錢鏐累官錢塘令，鎮海軍掌書記，奏授司勳郎。朱全忠以諫議大夫召不行，年七十七卒。

他的詩有許多成爲今日民衆日常成語如『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水邊偶題）『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籌筆驛）『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自遣）『西施若解亡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西施）等句皆是。現在再引他白話詩數首：

莫恨雕籠翠羽殘，江南地暖隴西寒，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鸚鵡）

白似瓊瑤滑似苔，隨梳伴鏡拂塵埃，莫言此箇尖頭物，幾度撩人惡髮來。（白角篦）

又代文宣王答『吾今尙自披蓑立，你等何須讀典墳』七夕『時人不用穿鍼待，沒得心情送巧來』言『成名成事皆因慎，亡國亡家只爲多。』

羅虬詞藻富贍，累舉不第，爲鄜州從事。常欲伎女杜紅兒唱歌，紅兒以身爲副憲所聘，不敢應命。虬怒手刃之，既而悔，乃作絕句百篇號比紅兒詩以追其寃。詩非甚佳，終是晚唐淺俚風格如『長恨西風送早秋，低眉深恨嫁牽牛，若同人世長相對，事作夫妻得到頭』『蘇小空勻一面妝，便留名字在錢塘，藏鴉門外諸年少，不識紅兒未是狂』全詩大略類此。

羅鄴餘杭人累舉不第，光化中以韋莊奏追賜進士及第贈官補闕。其牡丹詩『買栽池館恐無

地。看到子孫能幾家？」山陽貽友人「行遲暖陌花攔馬，睡重春江雨打船」鸚鵡詠「金籠共惜好毛羽，紅嘴莫教多是非」都淺俗。

李山甫咸通中（懿宗年號）累舉不第。依魏博幕府爲從事，嘗逮事樂彥禎羅弘信父子。文筆雄健，名著一方。所作貧女詩頗有名：

平生不識綺羅裳，閑把荊簪益自傷，鏡裏祗應諳素貌，人間多是重紅粧；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卽道狂，兩意定知無處說，暗垂珠淚滴蠶筐。

其曲江「一種是春長富貴，大都爲水也風流」下第獻所知「虛教六尺受辛苦，枉把一身憂是非」「與他名利本無分，却共水雲曾有期」「四海風雲難際會，一身肝胆易開張」柳「含風不解相抬舉，露壓煙欺直到秋」自歎拙「世亂僮欺主，年衰鬼弄人」

胡曾邵陽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嘗爲漢南從事。有咏史詩一百首垓下「拔山力盡霸圖隳，倚劍空歌不逝騅，明月滿營天似水，那堪回首別虞姬」青塚「王貌元期漢帝招，誰知西嫁怨天驕，至今青塚愁雲起，疑是佳人恨未銷。」因其淺易通俗故民間傳誦甚廣。

這類白話詩做到後來成爲宋人擊壤詩派。

第二派　這一派以幽峭僻苦爲主是學賈島的。中晚唐詩主客圖以賈島爲清奇苦僻主。上入室爲李洞，入室爲周賀，喻鳧，曹松，崔塗，升堂爲馬戴，唐求等，及門爲張祜，方干等。

李洞字才江，京兆人，慕賈島詩鑄其像事之如神。時人但請其僻澀而不能貴其奇峭，唯吳融稱之。昭宗時不第遊蜀卒。其鄠郊山舍題趙處士林亭云：

千峰秋後疊，亂葉落寒墟，四五百竿竹，二三千卷書。雲深猿拾栗，雨霽蟻緣蔬。只隔門前水，如同萬里餘。

又『落葉濺吟身』『敲驢吟雪月』『醉眼青天小』『二三更後雨，四十字邊秋』『漱流星入齒，照鏡石差肩』凡此佳句皆似賈島。

喻鳧毘陵人，登開成五年進士第終烏程尉。與李商隱，段成式均相識，並和賈島友善。冬日題無可上人院『入戶道生茶間踏樂行，瀉風瓶水澀，承露鶴巢輕。閑北長沙氣，窗東一檜聲，詩言與禪味，語默此皆清。』又送友人歸蜀『賣琴紅粟貴，看鏡白髭新』龍翔寺居『數聲鐘裏飯，雙影樹

間茶」送友人南中訪舊知「地蒸川有毒，天暖樹無秋」甚鍊。

方干字雄飛，桐廬人，咸通中屢舉進士不第，沒文德時（八八八）貌寢陋又缺唇，嘗以詩謁錢唐太守姚合，合初卑之，坐定覽卷乃駭目變容，館之數日。其詩多警句高秀異常。宋蘇軾常手寫方干七律時自省覽云。其七律警句如「曳響露蟬穿樹去，」「沙蟬飛處聽猶聞」又「蟬曳殘聲過別枝」於咏蟬特工。而「隔岸雞鳴春耨去，鄰家犬吠夜漁歸」「泉迸幽音離石底，松含細韻在霜枝」「巖溜噴空晴似雨，林蘿礙日夏多寒」則開宋人詩體。

馬戴字虞臣，會昌四年進士。懿宗咸通末佐大同軍幕，終太學博士。落日悵望「孤雲與歸鳥，千里片時間，念我一何滯，辭家久未還，微陽一喬木，遠色隱秋山，臨水不敢照，恐驚平昔顏。」又「鳥下山含暝，蟬鳴露滴空」「濕光微泛草，石翠澹搖峯」寄賈島之「尋思別山日，老盡經行樹」則與「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無異。

唐求居蜀之味江山，王建帥蜀召爲參謀，不就。爲詩撚稿爲圓，納之大瓢，後臥病投瓢於江道「斯文苟不沈沒，得者方知吾苦心爾」客行「上山下山去，千里萬里愁，樹色野橋暝，雨聲孤館秋」

則不但似賈島且似孟郊。贈行如上人「衲補雲千片，香燒印一窠」則肖賈語。

第三派　這派以清眞雅正爲主，善作五律，謂之格律詩，學張籍，姚合。中晚唐詩主客圖以張籍爲淸眞雅正主，上入室朱慶餘，入室王建，于鵠，升堂項斯，許渾，司空曙，姚合，及門趙嘏，顧非熊，任翻，劉得仁，鄭巢，李咸用，章孝標。

司空曙爲大曆詩人，朱慶餘，王建，爲中唐詩人（按主客圖並不論時代先後）前面已述及，不必再放在這裏討論，但晚唐至唐末的許渾甚有名，不可不略爲介紹，司空圖亦以格律著，人稱其源張籍賈島，姚合然於籍爲近。

許渾字用晦丹陽人。太和六年進士，爲當塗太平二縣令，以病免，起潤州司馬。大中三年爲監察御史，歷虞部員外郎，睦郢二州刺史。

高棅唐詩品彙謂「許用晦之對偶爲晚唐變態之極」可見他有得於張籍律格詩的工夫。他作懷古詩頗有悲壯蒼涼之致，如金陵懷古云：

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戍樓空。松林遠近千家塚，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

肫吹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

咸陽樓晚望：

他的七律警句『水聲東注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草生宮闕國無主，玉樹後庭花爲誰？』『經年未葬家人散，昨日因齋故吏來』張爲曾取之爲主客圖。但他雖工對偶，却又有淺俗之名，前人有時將他放在第一派。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進士，由宣歙幕歷禮部郎中，僖宗行在用爲知制誥中書舍人。遷洛後被召入朝，以野耄丐歸，聞朱全忠受禪，不懌而卒。年八十餘。（九〇七）

圖少有俊才，晚年避世棲遯，自號知非子，耐辱居士。有先世別墅泉石林亭，頗愜幽趣，日與名僧高士遊詠。著詩品二十四則，當世傳之。其論詩貴味外味，其與李生論詩書極暢其旨。詩品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神異，濬不可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明漪見底，奇花初胎』『晴雪滿林，隔溪漁舟』清代主神韻說的王士禎常引之。

宦遊蕭索爲無能，移住中條最上層，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失良朋。燕昭不是空憐馬，支

逝何妨亦愛鷹。自此致身繩檢外，肯教世路日兢兢。

其自負之佳句有『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明川虹照雨，樹密鳥銜人』『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

容齋隨筆云『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其「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胥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

第四派　這是出於唯美文學的。韓偓，吳融，唐彥謙學溫李，陸龜蒙一部的作品也如此。趙嘏則近杜牧。

這派善於寫兒女之情的當推韓偓，他有香奩集，竟爲後來情詞之祖。清王次回等卽專模擬他，李商隱於韓偓小時贈詩有『雛鳳清於老鳳聲』之句。大約知道他將爲唯美文學後起之秀吧。他字致光（一作堯）京兆萬年人。龍紀元年（八八九）進士。拜左拾遺，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兵部侍郎。以不附朱全忠貶濮州司馬，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九〇五）復原官，偓不赴召，

南依王審知而卒。

這是一位風骨峭稜的詩人，但香匳一集豔詩比溫李尤細賦溫柔，引數首如下：

碧闌干外繡簾垂，猩血屏風畫折枝。八尺龍鬚方錦褥，已涼天氣未寒時。（已涼）

香侵蔽膝夜寒輕，聞雨傷春夢不成，羅帳四垂紅燭背，玉釵敲著枕函聲。（聞雨）

一夜清風動扇愁，背時容色入新秋，桃花臉裏汪汪淚，忍到更深枕上流。（新秋）

桃花臉薄難藏淚，柳葉眉長易覺愁，密跡未成當面笑，幾迴擡眼又低頭。（偶見）

李商隱首創「無題」詩體，韓偓也曾仿他作無題十四韻，吳融，令狐渙，劉崇魯，王渙，等皆和之。但商隱無題係影射宮嬪戀史，韓偓的仿作雖語意類却是沒有內容的。

唐彥謙字茂業幷州人。咸通時舉進士十餘年不第，累官至副使閬壁絳三州刺史。彥謙博學多藝，文詞壯麗，至於書畫音樂飲博無不出於輩流號鹿門先生。

舊唐書文苑傳唐次傳子彥謙……少時師温庭筠故又格類之。但宋初楊億却說「鹿門先生唐彥謙爲詩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愴，」楊慎升庵詩話也說「唐之絕句「用事隱僻而諷諭悠遠，似

李義山』溫李詩格本相近，謂其學溫學李無不可但如全唐詩話所引：

露白風淸夜向晨，小星乘佩且埋輪，絳河浪淺休相隔，滄海波深尙作塵。天外鳳凰何寂寞，世間烏鵲謾辛勤。倚欄殿北斜樓上，多少通宵不寐人。

一夜高樓萬景奇，碧天無際水無涯，只留皎日當層漢，並送浮雲出四維。霧靜不容玄豹隱，水生唯恐夏蟲疑，坐來離思憂將曉，爭得嫦娥子細知。

不是故意學李商隱的無題麽？不過也像韓偓的無題，僅有表面，沒有內容。總算上了李商隱的當。

秦韜玉字仲明，京兆人，中和二年得准勅及第。僖宗幸蜀以爲工部侍郎。他也是溫李一派他與李山甫均以貧女詩出名，李詩見前，他云：

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鬬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

又他的吹笙歌『彎彎狂月壓秋波』『管中藏著輕輕語』倩麗似溫。天街『寶馬競隨朝暮

客，香車爭碾古今塵」豪家「地衣鎭角香獅子，簾額侵鈎繡辟邪」咏手「一雙十指玉纖纖，不是風流物不拈，鸞鏡巧梳勻翠黛，畫樓閒望擘珠簾，金杯有喜輕輕點，銀鴨無香旋旋添，因把剪刀嫌道冷，泥人呵了弄人髯」則又似李似韓。

趙嘏字承祐山陽人會昌二年進士，大中間仕至渭南尉卒。嘏爲贍美，多興味，杜牧嘗愛其長安秋望中「長笛一聲人倚樓」之句，吟嘆不已，人因目爲「趙倚樓」今錄其全詩於下。

雲物凄涼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紫豔半開籬菊靜，紅衣落盡渚蓮愁，鱸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冠學楚囚。

其「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梁王舊館已秋色，珠履少年輕繡衣」「滿樓春色傍人醉，半夜雨聲前計非」「三千宮女自塗地，十萬人家如洞天」張爲取爲主客圖，詞采清華之中兼有俊逸豪邁之氣，又善作拗句，眞得杜牧嫡傳。

第五派　這一派是學韓愈的，唐末詩人皮日休陸龜蒙天才最高，成就也最大。在混亂靡萎詩境之中可說是極有價值的一派。但後人因皮日休替陸氏松陵集做的序：有「近代稱溫飛卿李義

山爲之最，以陸生參之，烏知其孰爲先後也。」遂將陸龜蒙歸入李派，並以皮日休與陸唱和甚多，體裁酷肖，亦指爲李派羽翼。但細讀皮氏全序則並不如此。他歷論楚辭至唐詩風的變，歸之自然。並說只有天才，始可劃分時代。其「以陸生參之烏知其孰爲先後」的話則說元和長慶之後成爲溫李世界，能取而代之者唯有龜蒙也。後人斷章取義，致致爲與皮氏相反的論斷，豈不可笑？

胡光煒說皮陸二人學韓愈。因他們一則用散文句法作詩，二則喜用漢賦及揚雄太玄經字法。（文學史講稿）見地可謂特獨。不過我以爲二人不但學韓，且學杜甫白居易，而才力雄大，雖學而能變化，故非同時詩人可及。

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性傲誕。隱居鹿門自號「閒氣布衣」。咸通八年登進士第。崔璞守蘇辟軍事判官。入朝授太常博士。黃巢陷長安迫署學士使爲讖文云「欲識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頭醜，掠髮不盡，疑其譏己，怒甚殺之。死當在廣明中（八八〇）

陸龜蒙字魯望，蘇州人。舉進士不第，辟蘇湖二郡從事，退隱松江甫里，多所論撰，自號天隨子以高士召不赴。卒於廣明中和間（八八〇——八八一）——按舊史稱「李蔚虞攜素重之，及當國，

召拜拾遺，詔方下卒。光化中贈左補闕。」云云；考李盧相於乾符元年（八七四）五年皆能，而陸氏叢書自序有「乾符六年臥病笠澤，」可見二人能相後陸猶無恙。今據林希逸序文改正。

二人曾同居太湖，所以關於太湖及吳中景物吟咏極多。又因二人都閑居多暇日，所以關於漁樵，松，鶴，茶，酒，等作也褎然成帙。如漁具十五咏添魚具詩，樵人十咏，酒中十咏，添酒中六咏，茶中雜詠，小松，新竹，鶴屏，葬鶴等。「處士文學」至二人總算到了大成的地步，又皮氏喜爲雜體，如：吳體詩，迴文詩，四聲詩，雙聲詩，疊韻詩，離合詩，人名詩等。這也是閒居無事以詩爲玩藝的結果。

北夢瑣言稱咸通中皮日休以進士上書兩通，一請以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學科，謂「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爲聖人之賊也。」一請以韓愈配饗太學，謂韓爲孟荀文中子以後一人，「蹴及楊墨，踩踐釋老，故得孔道，炳如日星焉。吾唐以來一人而已。」這可見他學問的本原了。而陸龜蒙讀襄陽耆舊傳因作詩五百言寄皮襲美稱贊皮氏學問有「積漸開詞源，一派分萬溜。先崇丘旦室，大櫂隳結構，次補荀孟垣，所貴士罅漏」。和皮詩有「軻雄骨已朽，百代徒趦趄，近者韓文公，首爲開闢鋤。夫子又繼起，陰霾終

廓如』等語。皮氏答他的詩，於唐詩人推陳子昂李太白孟浩然，杜子美，又說，『昌黎道未著，文教如欲穤，其中有聲病，於我如鞭韃。是敢驅頹波，歸之於大川。其文如可用，不敢佞與便。明水在稿秸，太羹臨豆籩，將來示時人，猰貐生饞誕……，唯思逢陳敵，與彼爭後先，』他要與韓愈爭先，後人乃派他為溫李羽翼，寧他所能逆料？

皮日休留心世經之學，所以文學上學韓之外，又學杜甫與白居易二人，湖廣通志稱其文『皆上剔遠非，下補近失，非空言也。』他的三羞詩七愛詩正樂府十篇正是有心學白居易新樂府秦中吟的。現引其橡媼嘆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蕪岡，傴傴黃髮媼，拾之踐晨霜，移時始盈掬，盡日方滿筐。幾曝復幾蒸，用作三冬糧。山前有熟稻，紫穗襲人香，細穫又精舂，粒粒如玉璫，持之納於官，私室無倉箱，如何一石餘，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貪官不避贓，農時作私債，農畢歸官倉，自冬及於春，橡實誑飢腸。吾聞田成子，詐仁猶自王，吁嗟逢橡媼，不覺淚霑裳！

又其太湖石『或拳若虺蜴，或蹲如虎貙，連絡若鉤鎖，重疊如萼跗，或若巨人骼，或如太帝符。胖

肛質簪笏格磔琅玕株，斷處露海眼，移來和沙鬚」則顯明地寫韓愈南山石板「狂波忽然死，浩氣靑且浮，似將翠黛色，株破太湖秋」縹緲峯「恐足蹈海日，疑身淩天風，衆岫點巨浸，四方接圓穹，似將靑螺髻，撒在明月中」氣勢雄偉尤似韓。

陸龜蒙是個道地的處士平生做的官不過湖蘇州郡從事，遊歷的地方也像很少，所以作品裏表示國家社會的意見不多。但江湖散人歌痛恨藩將之割據，與宦官之握兵，議論激烈，無異杜白。陰符經是中國的戰爭哲學，讀陰符經寄鹿門子有「祇爲讀此書大樸難久存」句，大加反對，而雜諷九首學陳子昂的咏懷，對時局有痛切的議論。南徑漁父刈穫彼農等詩替農民叫苦，可見他也不是專爲「空言」的詩人。

他喜修鍊術故作品有鉛汞氣。他喜咏物，「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是咏越窰的名句。

他與皮日休唱和幾占全集十分之八，受他影響必不少，我現在引他戰秋辭一段以見他學韓的處所。